

世界名劇精選

舒 湮 編



附

：

明說情劇 · 計設置裝

史小者作 · 劃計演導

1394

一 般 劇 團 適 用

世 界 名 劇 精 選

附

裝 置 設 計
作 者 小 史
劇 情 說 明
導 演 計 劃

舒 湮 編



3 0527 1273 8

序

編選這本集子的目的，是專為供給一般業餘的小劇團採用的。

劇本的抉擇，首先注重牠的上演可能性和良好的舞台效果。這裏所選的劇本，都是經過多次的上演，而合乎選擇的條件的。並且譯本在演出時為適合搬上舞台起見，曾經略有修改的地方，都依照修改本訂正。這完全是為便利上演。

編者附加的說明，不過僅欲戲劇工作者作為一種參考，幫助他們進一步理解這劇本，以期獲得應有的效果。我相信，這是給演出者的一種便利，同時也節省時間上的浪費。

因為編者手頭書籍材料的缺乏，劇本的抉擇與說明在第一集中都未達理想所期。這是感覺抱歉的。尤其是說明方面，像這樣劇選集子在中國還是初見，錯誤當然不免，希望演出者在實際中自己求得進步。

關於劇本的蒐集和一部份編行工作，應該感謝許多朋友的助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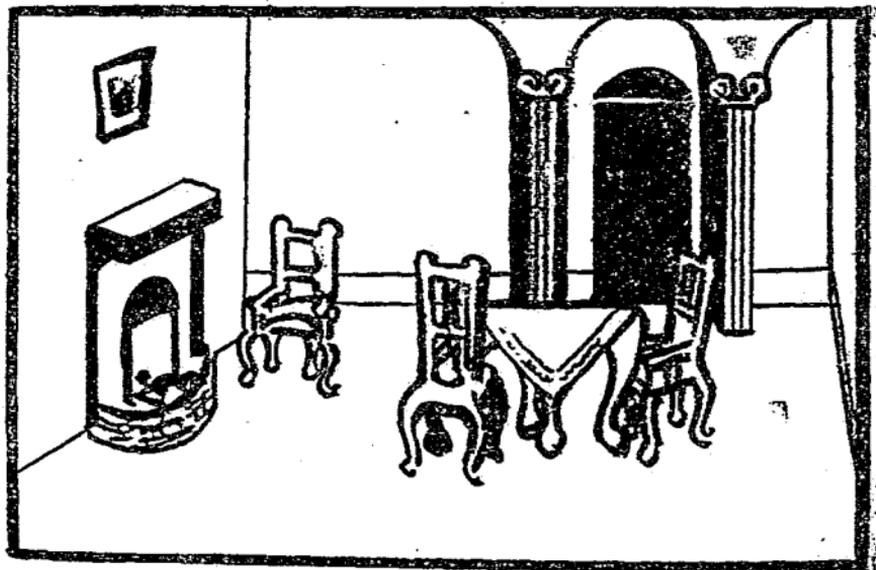
編者二十八年九月

目次

求 婚 (俄·柴霍甫著 曹靖華譯)	一
鎖着的箱子 (英·梅斯斐爾德著 焦菊隱譯)	三一
銀 包 (法·米爾波著 于伶編譯)	七五
早 點 前 (美·奧尼爾著 范方譯)	一三五
親愛的死者 (英·霍登著 芳信譯)	一三五
奇 丐 (美·巴克斯特著 羅家倫譯)	一七一
破舊的別墅 (蘇聯·雅魯納爾著 賀一青譯)	一九一
嬰兒殺戮 (日·山本有三著 田漢譯)	三三

婚 求

著甫霍柴·俄
譯 華 靖 曹



人物 丘布珂夫

洛莫夫

娜姐麗亞

景 丘布珂夫家中的客廳

第一場

丘布珂夫與洛莫夫（穿着大禮服，戴着手套入）

丘 （向他跟前走着遇見他）呵！是你來了，伊凡！真是稀客！（握手）實在想不到，你好吧？

洛 謝謝你，你怎麼樣？

丘 託福，託福，我還好，請坐。把鄰舍都忘了是很不好的。啊！爲什麼你穿得這樣整齊？穿着大禮服，戴着白手套，難道你到那兒去嗎？



洛 不，我專來拜會你的，史德潘先生。

丘 那麼，你爲什麼還穿起大禮服，這麼漂亮呢？真好像新年去拜客的一樣。

洛 你瞧，是這麼一回事，（雙手搭到他肩上）史德潘先生，我有點兒事情來打攪你。我來請你幫助我也不止一次了。不過你總是說……但是請你原諒我，我實在着急得很，讓我喝口茶再說吧。（喝茶）

丘 （向旁）來要錢的吧？不給他。（向洛）什麼一回事？

洛 你瞧，史德潘先生……對不起，先生……就是我心裏實在着急得很。總而言之，只有你一個人能幫助我。

丘 哈哈，別胡亂拉扯了吧，寶貝。一口說出來吧！

洛 就說，我就說……是這麼一回事，我是來向你的姑娘娜姐麗亞求婚的。

丘 （很喜歡的樣子）好寶貝！伊凡！請你再說一遍，我沒有聽清楚。

洛 我請你……

丘 我的好寶貝……我真喜歡得很……真是喜歡得了不得……我早都願意了。我常常都有這個意思，我的好寶貝。我一向是把你當我的親孩子一樣的看待你。我一定成全你的愛。我

是十分願意的。……我怎麼站着好像傻子一樣呢？我快活瘋了！真是要瘋了！哈哈！我真心願意的……我去叫娜姐麗亞去。

洛（很受感動）史德潘先生，你想怎麼樣呢？我能得到她的允許嗎？

丘那一定的……有這樣一個漂亮的男子，她怎能不允許呢？她一定會愛上了你的……我就來。

第二場

洛莫夫（一人）

洛 啊呀！……我渾身都發顫，好像小學生臨場考試的一樣。這真是終身大事。要早些解決的……

：啊，娜姐麗亞是很有本事的女子，又好看，又有學問……我還要想什麼呢？唉，我急得連耳朵裏都響起來了。（喝茶）我不娶是不行的……第一層，我的年齡已經三十五歲啦。這麼說起來是不能再等的了。第二層，我要有一個家庭，過兩天舒服生活……我有一種心病，常常心疼，我的性情又暴躁，常常發急……現在我的嘴唇都顫起來了，右眼皮也跳了……最可怕的就是睡覺的時候，我一躺下要睡的時候，右脇就忽然麻木起來，一直要痛到肩膀和

頭頂上……我爬起來躍着好像瘋子一樣，只好起來走來走去。走幾步再躺下去睡覺。可是剛閉上眼睛，我的脇筋又拘攣了。這樣，差不多每夜要有二十回……

第二場

娜姐麗亞與洛莫夫

娜 唔，原來是你來了！那麼爸爸跟我說：「娜姐麗亞，你去吧，那裏有一位商人來買貨物來了。」

早安，伊凡！

早安，娜姐麗亞！

洛 對不起，我還束着圍裙，穿着便衣……我們正在淘豌豆做豆乾呢。你爲什麼這好久都不到我們這兒來請坐吧……請在這兒吃早飯吧。

不，謝謝你，我已經吃過了。

洛 抽烟吧……這裏有火柴。今天天氣實在太好。昨天下了那樣大的雨，夥計們整天都不能做。

你的莊稼收得好吧？我正在怕我的莊稼收成會不好。這是什麼一回事？你穿着大禮服這真是稀罕！到跳舞會去嗎？打扮得這樣俏皮……真的，伊凡，你爲什麼穿得這樣好看？

洛（發急的樣子）你瞧好娜姐麗亞……請聽我的話這當然你，一定要很奇怪也許要生氣呢。不過……（向旁）這真叫我怎麼說呢？

娜是什麼一回事？（少停）唔？

洛我乾脆說吧。好姑娘，我從小就知道你們的，你知道我是承繼了我的先伯母和她的丈夫的遺產的。他們和你們老人家都是很要好的。我們洛莫夫家族和丘布珂夫的家族，從來的交情是很不錯的，簡直可以說是同親戚一樣。並且你是知道我的田地和你們的田地也緊緊的相連着呢。你一想就可以想起來我的沃樂微草地和你的樺樹林相連着呢。

娜對不起！我問你，你說「我的沃樂微草地，」難道那是你的嗎？

洛是我的……

娜這那兒話？沃樂微草地是我們的，不是你的！

洛不是我的，娜姐麗亞。

娜這真是教我奇怪，從那裏看出來是你的？

洛怎樣從那兒看，我說那個沃樂微草地就是你的樺樹林同戈列爾池中間的那塊突出的地方呀。

娜 是的，不錯，那是我們的！

洛 不，你記錯了，娜姐麗亞，那是我們的！

娜 請你想一想吧，伊凡，那地到你手裏很久了嗎？

洛 怎麼很久，我記得那原來就是我們的。

娜 對不起，我實在不明白。

洛 好姑娘，我有契約可做證據。沃樂微草地從前還打過官司，這是事實。現在誰都知道這是我，再也用不到爭執。你知道我的伯母的祖母，無期限無課租的把草地交給你父親的祖父的農人，教他們在那兒燒磚頭，你父親的祖父的農人，白白地拿着這田地坐享了四十多年的利益，居然把那地當成自己的了。後來在解放農奴的時候……

娜 完全不是照你所說的那麼一回事。我的祖父會祖父都說他們的田地達到戈列爾池邊，就是沃樂微草地原來還是我們的。你在這兒還爭執什麼呢？——我真不明白，這簡直是胡搗亂！

洛 娜姐麗亞，我拿契約給你看一看。

娜 不！你簡直明搗亂，簡直是拿我開心……這真是夢想不到的事！這地在我們手裏差不多三

百多年了，現在忽然說這不是我的！伊凡，對不起，我不相信你的話……那沃樂微草地本來不算什麼，一共五畝地，算起來也不過三百盧布，無論你怎麼說都可以，但是這樣無理，我真受不了！

洛 請你聽我說。我不是告訴你說，你父親的祖父的農人爲我伯母的祖母燒過磚嗎？我伯母的祖母對他們很不錯呢……

娜 祖父，祖母，伯母……我一點也不明白，那草地是我們的，說來說去還是我們的！

洛 我的！

娜 我們的！就是再辯論二天，再穿上十五件大禮服，可是那地總還是我們的，我們的……你的田地我不要，我的連一寸也不願失去……聽清楚了沒有？

洛 娜姐麗亞，那塊地我並不在乎，可是按理我不能不爭。如果你要的話，我就把它送給你好了。那原來是我的，何須叫你來做人情呢……真是怪事，伊凡，我們向來都拿好鄰居，好朋友待你。去年我們將我們的打禾機借給你，爲了這個我們到十二月才把莊稼打完。可是你呢，對我們簡直是同無賴一樣，對不起，這不是鄰居相處的道理，這簡直是無法無天的惡棍。可是你想……

洛 照你這樣看來，我到變成了一個騙子手嗎？姑娘，我向來沒有霸佔過人家的田地，並且無論誰也不願他拿這罪名加到我身上。……（快步走到茶杯去喝了一口茶）沃樂微草地是我的！

娜 豈有此理，我們的！

洛 我的！

娜 豈有此理！我叫你看一看，今天我就打發夥計到那兒去！

洛 什麼？

娜 今天我的夥計就到那兒去了！

洛 我把他們趕出去！

娜 你敢！

洛 （挺胸）沃樂微草地是我的！你明白不明白？那是我的！

娜 請你不要吵！在你的家，那怕你氣得把嗓子吵啞，我也不問。可是在我這兒，得請你自己尊重一點，有點分寸！

洛 姑娘，如果我心裏不這樣煩，不這樣的跳，那我還有好多話要和你說呢。（大叫）沃樂微草

洛 娜 洛 娜
 我的！ 我們的！ 我的！ 我們的！
 地是我的！

第四場

人同上加丘布珂夫

丘 (入) 怎麼一回事？吵什麼呢？

娜 爸爸，請您跟這位先生解釋解釋，沃樂微草地到底是屬於誰的？是我們的，還是他的呢？

丘 (向伊) 寶貝，那草地是我們的！

洛 史德潘先生，我請問你，那怎麼是你的？請你仔細想一想。我伯母的祖母那時候不要課租把這草地交給你祖父的農人，那農人拿這田地享了四十多年的利，慢慢的居然就把牠當成自己的了，後來在頒布解放農奴命令的時候……

丘 寶貝，我請問你……你忘記了那農人沒有付你祖母課租，是因為那草地還在爭執中呢。可是到現在，狗都知道那是我們的了。那張地圖想必是你沒有看見呢？

洛 我可以給你證明，那地是我的。

丘 別證明了，寶貝！

洛 不，我給你證據看一看。

丘 寶貝，你為什麼這樣地吵吵吧！吵吵也不能算完事的。你的田地我不要，可是我的我連一寸也不放棄！何苦來呢？寶貝！如果你要草地，我寧願送給農人，都不給你。

洛 我真不明白，你有什麼權柄把人家的財產送人！

丘 有沒有不關你的事！我受不慣你這樣的口氣。我比你年長兩倍，請你同我說話有點分寸！

洛 你簡直把我當傻子看待，拿我開心！說我的田地是你的，並且還要叫我客客氣氣的和你的講話。先生，好鄰居總不應如此。你不是我的鄰居，簡直是強盜！

丘 什麼？你說什麼？

娜 爸爸，現在就打發夥計到沃樂微去吧。

丘 (向伊) 你說什麼，先生？

娜 沃樂微草地是我們的，我不讓步，不讓步，不讓步！

洛 我們看一看吧！我到法庭去給你證明那是我的！

丘 法庭麼？先生，讓你去吧！去吧！我知道你是專等機會去打官司的。真是詭計成性！你們一族人都是愛打官司的！都是！

洛 請你不要侮辱我的宗族！洛莫夫族都是很正經的，沒有一個像你的伯父一樣專打官司騙人！

丘 你們洛莫夫一族都是瘋子！

娜 都是，都是，都是！

丘 你的祖父是個酒徒。你的小姑哪絲姐霞倫一個建築師，同他跑了！

洛 你的母親是一個彎腰（捶胸）我的腦筋又繃縮了……頭也痛了……唉呀！拿點茶來！

丘 你的父親是一個賭棍，又是個嚙嘴貪吃的人！

娜 你的保姆是個少有的搬弄是非的人！

洛 我的左腿也麻木了……你是一個陰險的人……唉呀，心痛死了！無論誰你也瞞不住，你在選舉以前行賄……我眼裏都冒火了……我的帽子在那裏？

娜 你這賤種！不要良心可惡的東西！

丘 你自己是個惡毒的，陰險的，奸詐的人！

洛 我的帽子在那裏……心痛死了……我往那兒走？門在那兒？唉呀，我快要死了！腿也抬不動了……（向門走去）

了……（向門走去）

丘 （跟着他）從此再不要到我們家裏來！

娜 去起訴吧！我們走着看！

（洛莫夫蹣跚出）

第五場

丘布珂夫與娜姐麗亞

丘 可滾開了！（帶着發急的樣子走着）

娜 他簡直是無賴漢！以後永遠不拿他當好鄰居看！

丘 真是個惡棍蠢奴！

娜 這樣的可惡霸佔人家的田地，並且還敢怒罵相加。

丘 他這個怪物，還大胆地要來求婚！唔，他還來求婚！

娜 什麼，求婚？

丘 的確，他是來向你求婚的。

娜 求婚？向我嗎？你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

丘 我因爲他穿着大禮服，他這個殺胚！

娜 向我嗎？求婚嗎？唉呀，（倒在安樂椅上，呻吟着）叫他回來！回來呀！唉呀！叫他回來呀！

丘 叫誰回來？

娜 快些呀！快些呀！我昏了，叫他回來呀！（神經昏亂）

丘 怎麼一回事？你怎麼了呢？（拍着自己的頭）我真是不幸的人。自殺吧！上吊吧！真苦死我了。

娜 我要死了，叫他回來呀！

丘 哦！立刻就來，不要哭！（跑出）

娜 （獨自呻吟着）我們什麼都不提了！叫他回來呀！回來呀！

丘 （跑進來）即刻就來！唉！我不管，你自己同他說吧……

娜 （呻吟着）回來呀！

丘 (大聲) 我跟你說，他就來了。唉！「女大當嫁」真是不假。做父親的是真難，我死得了！真該死得了！罵了人，侮辱了人，把人家趕出去，還要叫我把人叫回來！這統統都是你幹的事！……你幹的事！

娜 不是！不是你幹的！

丘 是的，我錯了。(洛莫夫在門口露了一下) 唉！你自己去同他說吧。(出)

第六場

娜姐麗亞與洛莫夫

洛 (沒精打采的進來) 心真痛……脚也麻木了……腦筋也收縮了。

娜 伊凡，我們剛才發脾氣，鬧了一大陣，請你原諒……我現在想起來了……沃樂微草地實在是你的。

洛 心裏跳得真厲害……我的草地。我的眼都冒火了……

娜 你的，是你的草地。請坐吧……(坐下) 剛才我的錯。

洛 我爭的是理，我並不是愛那田地，我爭的是公理。

娜 是有理，讓我們談別的事吧。

洛 並且我有憑據給你看。我伯母的祖母把那塊地交給你父親的祖父的農人……

娜 夠了，別提這個吧……（向旁）這不知從那兒說起……（向他）你快要預備去打獵嗎？

洛 打松鷄嗎？姑娘，我想收完莊稼就去。唉，你聽說了沒有？我真不幸，你知道烏加達狗的腿受了傷呢。

娜 真可惜，因為什麼受傷的？

洛 不知道……也許是脫骨了，或給別的狗咬了。（嘆息）最好的狗是不能拿價錢來估定的。我給美羅諾夫出了一百五十塊錢買來的。

娜 你出得太多了，伊凡！

洛 據我看來，這真是便宜極了，這真是少有的狗。

娜 我爸爸的沃特加達狗才出了八十五塊錢，可是沃特加達比你的烏加達強得多呢！

洛 沃特加達比烏加達強？這那裏來的話！（笑）沃特加達比烏加達強？

娜 當然強！沃特加達的嘴又大又輕，就照着牠的身段，敏捷，在沃卡尼次基一帶是沒有比牠再好的狗了。

洛 我請問你，娜姐麗亞，可是你忘記了牠的下唇短呢。下唇短的狗是永不會刁住東西的。

娜 下唇短嗎？這才是第一次聽到呢！

洛 的確，上唇比下唇短。

娜 你量過嗎？

洛 量過的，這在牠追逐的時候可以，可是到了擒捕時就不成了。

娜 第一種，我的沃特加達是好種的，長毛的，是查浦加和史達梅加倆狗所生的。可是你的深雜色的，連那一類也分不出來……又老，又壞，好像劣馬一樣。

洛 老嗎？可是你給我五條沃特加達，我還不給你掉呢……你說是不是烏加達是狗，可是你的

沃特加達……我們爭吵着實在可笑……像你的沃特加達到處都可以找到，二十五塊錢也可以算是最高價格。

娜 伊凡，今天什麼魔鬼攢到你心裏作怪呢？不是說沃樂微草，地是你的，就是說烏加達比沃特加達強！我不愛人家不說心裏話；你當然知道沃特加達比你的壞種的烏加達強一百倍！……爲什麼反強和人家作對呢？

洛 娜姐麗亞，我看你簡直把我當瞎傻子看待，你知道你的沃特加達下唇短着呢！

娜 豈有此理！

洛 下唇是短的！

娜 （吵着）不對！

洛 你吵什麼呢？姑娘！

娜 你爲什麼胡說八道？真討厭！你的烏加達已經打傷了，還要拿牠來同我的沃特加達相比呢！

洛 對不起，我不能再和你吵了，我的心痛起來了。

娜 我認爲那些獵人比誰都能爭辯，可是比誰都不能理會。

洛 姑娘！別說了罷……我的心碎了……（吵着）別說了吧！

娜 我要說，我非要你承認沃特加達比你的烏加達強一百倍，我是不休的。

洛 壞一百倍！我願你的沃特加達早些死了！我的鬚角……眼睛，都冒火了……肩膀也痛了！

娜 可是你的壞種的烏加達用不着死，因爲牠已經同死的一樣了。

洛 別說了罷，我的心碎了！

娜 我要說，我要……

第七場

人同上加丘布珂夫

丘 (入) 又是什麼一回事?

娜 爸爸, 你真正說一句良心話, 那一條狗好——是我們的沃特加達, 還是他的烏加達的呢?

洛 史德潘先生, 請你只說一句話, 你的沃特加達下唇短不短? 是不是?

丘 假使如此, 這有什麼關係呢! 可是在這一帶比牠再好的都簡直沒有了。

洛 不是我那烏加達強些嗎? 你說良心話!

丘 寶貝, 別胡纏了吧!……你的烏加達自有牠的好處。牠的腿自然壯健, 臀部有力; 可是這狗也有兩種短處, 就是老和鼻子短。

洛 對不起, 我的心痛起來了。——我給你舉出證據來, 請你想一下。那一次在馬祿絲金地方, 我的烏加達同拉馬荷伯爵的狗並列着比賽跑, 可是你的沃特加達却是足足落後了一里地呢!

丘 落後? 那是因為伯爵的馬夫用鞭子抽了牠。

洛 不錯, 凡是狗都喜歡去追狐狸, 可是你那沃特加達却只會去欺負那些可憐的小羊!

丘 沒有這回事……寶貝，我火都上來了，請你別再搗亂吧。人家打牠，因為人家都嫉妬牠……不錯，人人都有嫉妬心的。先生，就連你也有這個毛病，看見人家狗好，就說這個那個的……我統統都明白！

洛 我也明白！

丘 (嘲) 我也明白。你明白什麼？

洛 我的心痛死了……腿也麻木了……我不能……

娜 (嘲) 心痛死了……你是什麼獵人？你只會在家裏做飯桶，你配做什麼獵人嗎？「我的心痛死了。」……嘿。

丘 對呀，你算什麼獵人？你既然有心痛病，就在家裏坐着好了。你連馬都不會騎，你出來打獵只會妨礙別人的狗。我起火了，別再吵了！你真不配稱獵人！

洛 難道你配嗎？你只會去拍伯爵的馬屁，行使你的陰謀詭計……我的心真痛呀……你這陰險的東西！

丘 什麼？我是陰險的東西？(吵) 別說吧！

洛 好陰險的東西！

丘 你這小子壞種！

洛 你這老東西，陰險的人！

丘 住嘴！不然我就用手鎗打死你！

洛 什麼？——唉呀，心痛死了！你挨過你老婆的打……我的腿呀，我的鬢角呀……我滿眼都冒

火了……要死了……我要死了！

丘 你做你管家的奴才！

洛 唉呀！唉呀！心都碎了！肩膀要脫骨了！我的肩膀怎麼着呢……我要死了！

丘 你這小子，吃奶的孩子，我昏了！（喝茶）昏了！

娜 你配稱獵人嗎？連馬都不會騎！（向她父親）爸爸，他怎麼了！爸爸，你看一看。爸爸，（驚叫

着）伊凡，他死了！

丘 我昏了，氣塞住了……氣塞住了！

娜 他死了嗎？（搖洛莫夫的衣袖）伊凡，伊凡，幹嗎呢？他死了。（倒在椅子上）醫生，叫醫生呀！

（神經昏亂）

丘 唉……怎麼一回事？你要什麼？

娜 (呻吟) 他死了!……死了!

丘 誰死了? (看洛莫夫) 真死了! 天呀! 拿點茶來! 快請醫生來! (拿茶送到伊凡嘴邊) 喝點茶吧! 他不喝!……一定是死了!……我真是個不幸的人。我爲什麼不自殺? 我爲什麼到現在還不自殺? 我還等什麼給我一把刀子來! 給我一枝手鎗! (伊凡搖動一下) 他好像又活了。……喝茶吧!……就是……

洛 我燒昏了!……好像騰雲駕霧一樣。……我是在什麼地方呢?

丘 你們快結婚吧。她允許了。(把洛莫夫和他女兒的手拉在一起) 她允許, 我祝福你們, 只請你們讓我安逸一下吧。

洛 (起來) 唔, 什麼你祝福誰?

丘 她允許了。唔, 結婚吧!……

洛 唔, 同誰真的嗎? 好快活呀!

娜 我……我真幸福!

丘 哦, 好鬆快呀!……真好像大山從肩上卸下去了一樣!

娜 但是你現在還是要承認, 烏加達比沃特加達壞!

洛 娜 洛 娜 洛 娜
好! 好! 好!
壞! 壞! 壞!

丘 (用力喊) 呵, 小家庭的幸福開始啦! 來香賓酒呀!

— 幕 —

【作者小史】柴霍甫 (A. P. Chekhov 1860—1904) 出生在南俄達岡洛格。父親是農奴，後來纔解放為自由民。柴霍甫最初在本地專門學校受教育，後來轉進莫斯科大學學習醫。卒業後，任職於某病院，因自卷而為醫疫長。他的文學生涯開始於一八七九年為大學生時，以契和特 (Т. Черток) 筆名投稿某週刊。幾年後，公開發版了他小品文集的處女作，頗博好評，於是地位確定，一躍為十九世紀末全歐聞名的作家。一九〇〇年被選為皇家學院的名譽學術家，與同時代的名流托爾斯泰等齊名。一九〇二年為抗議沙皇拒絕批准高爾基的當選名譽學術家，他辭去這個稱號。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五日病逝，享年四十三歲。

他和當時戲劇界交遊最密切的朋友，有梅耶荷德、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丹青珂、高爾基、卡却洛夫，和後來

作爲他夫人的克尼畢爾等人。柴霍甫的名字在中國不是生疏的。他的幽默風的短篇小說獲得了廣大的讀者。他的戲曲被介紹到中國來的很多。著名的有伊凡諾夫（一八八九）海鷗（一八九六）三姊妹（一九〇一）萬尼亞舅父（一九〇二）櫻桃園（一九〇四）等。至於他的獨幕劇「蠢貨」與「求婚」更在中國劇壇上保持着極高的上演紀錄，成爲每個戲劇工作者所最熟悉的。

他的傑作「海鷗」在彼得堡初演時，結果大爲失敗，使得他氣餒憤恨地賭咒不再寫劇本。可是，莫斯科藝術劇院于一八九八年又重演柴霍甫的「海鷗」，竟獲得空前成功，奠定了該院的基礎，創造了新的戲劇。藝術劇院爲資永久紀念，特用「海鷗」作爲該院的標徽。

【劇情說明】 洛莫夫，一個三十五歲的獨身漢，跑到丘布珂夫的家裏，要向他的女兒娜姐麗亞求婚。丘布珂夫高興極了，他快樂得發瘋。因爲他們是老世交，老鄰居，而且他自己說一直把洛莫夫看作親孩子，稱他「寶貝」的。

洛莫夫這一下真是喜出望外，渾身發抖，好像小學生臨場考試一般。他有一種毛病，就是心痛，脇筋抽攣，差不多每夜要發二十回。

洛莫夫看見娜姐麗亞，當然是一團高興，吞吞吐吐地正預備要向她求婚的時候，忽然爲一塊田地的所

有權爭執起來了。女的說，這塊地屬於他們已經有三百多年了。男的却說上一大套，自從他的伯母的祖母起就交給父親的祖父的農人在那兒燒磚了。

丘布珂夫出來，也參加到爭吵裏去，兩方面相持不下。女家說要打發人去奪地，男家却說要到法庭去打官司。你一句，我一句，唇槍舌劍，鬧得好不厲害，簡直是像潑婦罵街。畢竟爲了洛莫夫的老毛病犯了，他只得蹣跚地走了。

可是，娜姐麗亞並不知道洛莫夫是來向她求婚的，等到父親告訴她這消息，她趕緊又要父親喚他回來。他倆見了面，又和好了。談呀談的，談到狗的問題上，忽然又爭執起來了！

丘布珂夫進來，當然又幫他女兒說話的問題越鬧越凶，在幾乎動武的時候，洛莫夫又心疼了，暈倒在椅子上。等他醒來，丘布珂夫告訴他，她已經允許他的婚事哩。「真的嗎？好快活呀！——他高興的跳起來。但是，爲了狗的問題，爭吵還沒有完呢！

【導演計劃】蘇聯對於柴霍甫給以很高的評價：「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缺乏對於勞動者的生活之銳敏的洞察力。然而他如實地描寫了人生之另一方面，即田舍的生活，及其萎靡而悲慘的農民生活。」

「求婚」也正是描寫田舍生活中地主家庭的趣事。柴霍甫常運用他那幽默諷刺的筆調，再現了悲慘，

貧困，傲慢，暴力，愚鈍，與卑屈的象徵的帝俄。這齣戲裏角色的愚昧與傲慢的性情的表現，給觀眾無限的笑料，在演出上有很好的舞台效果。

洛莫夫是一個中年的小地主，他秉賦那時的地主階級所有的保守，頑固，自大，愚昧……這些劣根性。他現在想娶妻了。第一，年齡已經卅五歲，不算小啦，不能再就誤的了。第二，他渴望有一個小家庭，過兩天舒服日子。（在柴霍甫的作品中描寫的求婚男子，差不多都有這種條件。）他個性倔強，爭辯起來總不服輸。可是，過一陣子，又會懊悔。對於求婚這件事，他已經準備了許久，所以這天穿了整齊的禮服，鄭重其事的來辦一辦。但對於風月場中的事，他並不老練，他說話吞吞吐吐，不好意思啓齒，那一句——「我是來向你的姑娘求婚的。」必然冒着極大的危險，勇敢地吐出來的。我們不能說他大方，因為爭執了許久的沃樂微草地，其實不過僅五畝田，價值不過三百多盧布！原因是地主都習性吝嗇的。

丘布珂夫，在同是地主這身份上，他有許多脾氣也和洛莫夫一樣。雖然，他不絕的稱洛莫夫為「寶貝」，「親孩子」，「老鄰居」，「老世交」，這些親熱的稱呼，可是一接觸到權利的問題上，這些客套全不濟事了。他也喜歡噁舌，以下流的話罵人。譬如：「瘋子」，「你的父親是賭棍……祖父是酒鬼……小姑偷漢私奔……」可是，他到底是愛女兒的，爲了她的幸福，她的終身大事，他只得對洛莫夫軟化，將女兒嫁給他。「女大當嫁」——本來在小村莊裏找件門當戶對的婚事就不容易，躡上門的生意豈容放過呢！

娜姐麗亞遺傳著她父親的性格。小姑娘的嘴倒很厲害，年輕人好勝，當然辯駁起來更不肯放鬆人的。她很愛洛莫夫，對於他的求婚，使她非常高興，而且略感到意外。所以，吵了一回架，聽說他是來求婚的，又立刻喚回他來，表示抱歉。後來，第二次拌嘴，看見他昏死過去，真心急弄得神經迷亂。

導演人在排演時，採取的手法應該是明快的、流利的、機動的……不要放棄了幽默的趣味，有時不妨誇張些。

分場來說——

(一) 洛莫夫穿着大禮服進來，身體筆挺挺的，態度一板正經，好像外交官的正式拜會。說話啞啞不能出口，最後是喜出望外。

(二) 獨白要說得慢而清楚；隨時用動作表現；更要強調他的心疼抽攣病，這樣觀眾對他以後兩次的心疼才有印象。這裏的戲很幽默而諷刺。

(三) 娜姐麗亞的出場，有點害羞，所以總是繞着灣說話。洛莫夫心裏慌，話也說不出口。大家都慢吞吞的。等到一提起草地，立刻熱鬧起來，緊張起來。在說：「我的伯母的祖母……父親的祖父的農人……你父親的祖父的農人……」這些噲噲噲的話要急促，聽不清楚，那麼觀眾更覺得好笑。破口大罵時的對詞要接得快，要有力。

(四) 比第三場更熱鬧，更有趣。洛莫夫心疼時，一面呼疼，一面不停地罵，有很好的效果。這場是高潮。

(五) 娜妲麗亞的轉變，是引起第二個高潮的樞紐。這裏是一個起伏的地方，一個重要的關鍵。

(六) 雙方的道歉是伏流，狗的爭吵是造成第二高潮的主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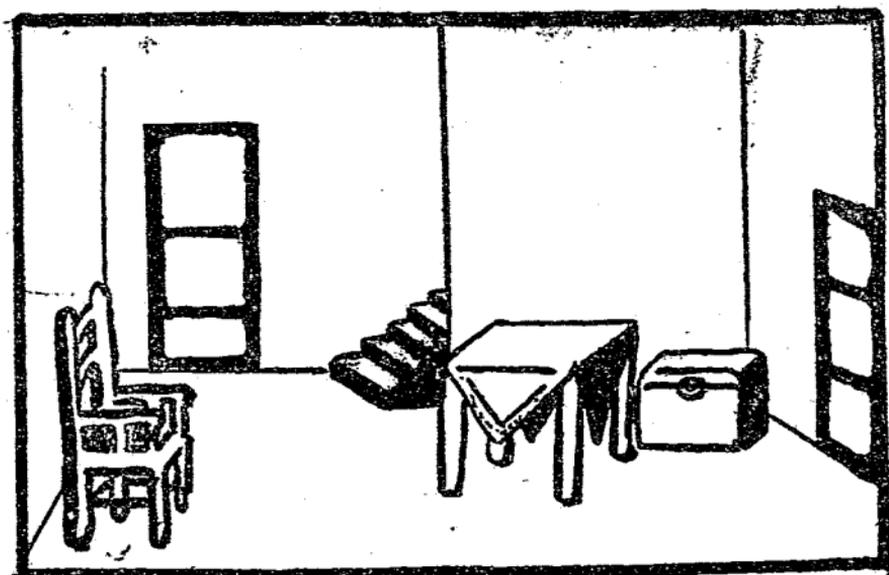
(七) 雙方的爭執要用比第一次更誇張的手法表現。洛莫夫的心疼暈倒是全劇的轉捩，這時要有一個突然的停頓 (Pause) 片刻的冷場，把觀眾的注意力吸住，然後急轉直下，收束全劇。

總之，「求婚」的劇情簡單，起伏明顯，是很容易達到預期的舞台效果的。

鎖着的箱子

著德爾斐斯梅·英

譯 隱 菊 焦



人物 特爾·哥第 一個農夫

多羅夫

銀基爾特 一個王官

兵士們 銀的部下

威格第·哥第 特爾的妻

地點 愛斯蘭

景 一間屋子。一只箱子，當了板凳，桌子等等用。

(威格第正刺繡着一塊布)

威格第 (唱)：

我的愛人呀，淹沉在低窪，漂走了，啣呀。

我的愛人呀，淹沉在低窪，低窪不再有了吧。

(特爾·哥第入)

嚇，特爾。我希望你做了好買賣。

(唱)他的髮繚繞着海藻冰冷，漂走了，啣啣。

他的髮繚繞着海藻冰冷，低窪呀不再有吧。

特爾，你爲什麼不坐在這箱子上來歇一歇呢？

(唱)呀，我的愛人淹沉在低窪，漂走啦！

特爾 我的天爺，打住罷。

威格第 打住什麼？

特爾 打住你這個貓叫春吧。

威格第 貓叫春？

特爾 我頭疼的時候，不願聽這種野貓子叫。

威格第 對不起！在你頭疼的時候，我唱歌，可是我不知道你在頭疼呀。

特爾 我不是時常頭疼的嗎？

威格第 對不住，特爾。

特爾 嘿不用「對得住，對不住」了。早就該把晚飯預備好了，你却沒有預備；我瞧你總是這一個樣兒呀。

威格第 讓我替你弄晚飯去。

特爾 咳，現在我不用多謝，我吃不下去。我進屋的時候，爲什麼沒有給我預備好呢？

威格第 但，特爾，我親愛的男人。

特爾 我還得再告訴你多少次呢？我不是說在頭疼的時候，不要人家叫我親愛的麼？

威格第 對不住，特爾。

特爾 你知道這種話是多麼使人生氣。瞧，你老是這麼樣，快要把我氣瘋了。

威格第 還沒有氣瘋呢，特爾。

特爾 反駁我，反駁我，我猜你就會反駁我——瞧，你總是這個樣兒。

威格第 特爾！

特爾 我問你，我進來的時候，爲什麼沒有預備好？

威格第 你說你回家要很晚，特爾，而且你說要到七點半才能回來吃晚飯呢。

特爾 你也知道今天市上的買賣作得壞透嗎？

威格第 今天市上買賣做得很壞麼？

特爾 嘿，用你的腦袋想一想吧！

威格第 我是在想呢，特爾。

特爾 假如買賣好的話，我還會這個時候就回來麼？你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不能這個時候回來呀。

威格第 我真發愁，特爾。

特爾 （大喊）好了，愁什麼，賺錢蝕本，你是不會在意的。（坐下）我累了。

威格第 讓我幫你把靴子脫下來。（她拉下一隻靴子拋在地上）

特爾 嚇，老天爺呀。我沒有告訴你我頭疼麼？可是你呀。不用啦，我自己脫那一只罷。我累得要死啦。

威格第 讓我給你一點白蘭地酒喝罷。

特爾 白蘭地？頭疼的時候喝白蘭地，可以殺了我的。現在看在老天身上，不用管我啦。

威格第 你累了，特爾。你累了，躺在這箱子上吧，歇一歇。

特爾 我若不是被你的舌頭擾得半天，我不累的。天災把買賣奪走了，連我的老婆也變了。

威格第 那麼如果你不太累的話，告訴我市上買賣的情形吧。

特爾 我不是已經把市上買賣的情形告訴你了嗎？

威格第 那兒有很多的人麼？

特爾 總夠填滿一片墳地的了。把他埋掉幾個我才稱心。

威格第 有什麼新聞麼？

特爾 新聞？你問新聞作什麼？

威格第 我喜歡聽一聽有什麼新鮮的事情。他們都在談些什麼？

特爾 誰在談些什麼？

威格第 市上的人呀。

特爾 他們談的是不干自己的，他們談着一樁謀殺的事。

威格第 一樁謀殺的事？

特爾 (喊出) 謀殺。我對你說的時候，你爲什麼不留神呢？

威格第 誰被謀殺了？

特爾 我沒有說什麼人被謀殺。

威格第 但是你說……

特 可是我說的滿不是那麼一回事；我是說海灘上有一場決鬥，一個人被殺了。

威格第 什麼人？

特 那個粗暴的大個兒哈魯。

威格第 哈魯？銀基爾特的兄弟？

特 對啦，銀基爾特的兄弟。他是個壞蛋。

威格第 誰殺他的？

特 誰殺他的與你有什麼關係？

威格第 沒有，只是我想知道知道就是了。

特 你什麼事總是想知道。你要知道的太多了。哈魯是你的什麼人？

威格第 什麼也不是。我的表弟是他的夥伴，他們倆成天的吵架，就好像是一對吵嘴的夫妻似的。

特 我想你這話是暗指着我說的吧？好，我不知道誰殺他的，可是我却知道……

威格第 知道什麼？

特爾 我可憐這殺人的人。

威格第 爲什麼？

特爾 你簡直還有頭腦麼，女人？

威格第 我不明白他爲什麼得受可憐呢。

特爾 哼，我倒明白。你想像銀基爾特這樣一個大人物，會使殺他兄弟的凶手逃脫麼？

威格第 但是你說是海灘上的一場決鬥。

特爾 我說啦。我說啦。吹求不休。吹求不休。你想像銀基爾特這樣的人能教那凶手逃了麼？

基爾特一定把他捉住，把他殺死的。

威格第 可憐的人！

特爾 要是把那凶手捉住，他一定逃不了的。

威格第 我奇怪這人是誰呢？

特爾 誰都不知道這個凶手是誰。有兩三個是嫌疑犯。

威格第 我希望那不是表弟多羅夫。

特爾 要是他的話，他也逃不了的。

威格第 哈魯那個人若跟他一起工作，真是個可怕的人。我不願說死人的壞話，但是他在生前
的名譽很不好。

特爾 他是醉漢。

威格第 他有過一次拿着一把斧子想劈死多羅夫的。

特爾 咳，我說晚飯簡直還有得吃嗎？你是要我躺在這兒一夜麼？

威格第 你進去躺一會吧，特爾，晚飯一會兒就好了。

特爾 我怎麼能夠進去躺下？你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得去監督那些短工們去呀。我信不過這
些僱來的人們。

威格第 我可以代你去監督那些短工們，特爾。

特爾 你，我連你預備晚飯都信不過。不用你看短工們去，我還是自己去吧；我頭疼，我都半死
了。但咳，你總是這個樣子呀，把靴子給我。

威格第 讓我去吧，特爾。我會看着他們把牛趕進來，擠了牛奶。

特爾 把——我的——靴子——給我。我沒有告訴你麼？用不着你管的事，你不用管。（穿上
靴子）我方才以為進門來可以歇歇了。可是咳，你總是這個樣子。（轉身往外走）你在這

兒瞪什麼去——把——飯預備好。幾時你把我送進了墳地，我想你就開心了。你不是成心叫我氣瘋嗎？

威格第 我馬上就去預備晚飯，特爾。

特爾 你成心教我生氣。可是咳，總是這個樣兒呀。（走出）

威格第 可憐，特爾跟我，我倆沒有個孩子。如果我們有個孩子，他就不會這樣待我了。咳，我們求愛時並不像這個樣子呀。我把這桌子收拾干淨了。如果我現在有個孩子，他一定會兩樣的。可是，現在他除了「咳，我的頭疼」和「咳，我倘若不累呀」之外，什麼話都沒有。我只要聽一聽謀殺的事。我們得一樁謀殺案來談一談，也不是常有的事。可是他談的樣兒就好像我們每天有的談似的。哈魯被殺了。我向來不喜歡這個人。我奇怪誰殺他的呢。我的表弟多羅夫總不會贊成殺一個人的。他連一個蒼蠅都不殺。我希望不是我的表弟，多羅夫。（有人猛烈地敲後方的門）

聲音 讓我進去。讓我進去。威格第。特爾。

威格第 誰呀？

聲音 開門。開門。千萬請讓我進來。

威格第 (跑向門) 進來。這是誰呀? (多羅夫進) 多羅夫, 表弟多羅夫, 你好哇?

多羅夫 往後站, 別吻我。

威格第 怎麼一回事, 多羅夫?

多羅夫 往後站, 你把你的手拿開。

威格第 但我是你的表姊啊, 多羅夫。

多羅夫 你聽到什麼消息嗎?

威格第 什麼消息, 多羅夫?

多羅夫 關於哈魯的事。

威格第 他死啦。你說關於他的什麼事?

多羅夫 我殺的他, 威格第。

威格第 你麼, 多羅夫?

多羅夫 他騙了我。咳! 可是我不吃那個虧, 所以我們就打起來, 我就把他殺了。那是一場公平的

決鬥。……那是一場公平的決鬥。我本來不打算殺死他。上帝知道。

威格第 我不責備你, 多羅夫。但你現在要怎麼辦呢?

多羅夫 真的，怎樣辦？

威格第 你明白殺了人得怎樣？他們知道是你殺的麼？

多羅夫 銀基爾特是一定會知道的。

威格第 你知道銀基爾特是個什麼人，今晚他一定馬上來追你的，你打算怎麼辦？多羅夫？

多羅夫 你是我的表姊不是，威格第？

威格第 自然我是你的表姊。

多羅夫 你不致把我推出去了。你總不想我是很壞的人吧？我以為那是場公平而正直的決鬥。

威格第 自然我不會把你推出去，你是我的表弟。

多羅夫 你願意救我麼？

威格第 你是我的表弟，多羅夫。我一定要救你的，但別像這樣的耽誤時間呀。你要藏在那兒？誰

能保護你擋住銀基爾特？你要上那兒去？想一想，想一想，你要到那兒去？

多羅夫 我想，或者你能保護我的。

威格第 我麼，多羅夫？

多羅夫 你和特爾。

威格第 還有特爾？

多羅夫 我想或者你倆會可以的。

威格第 擋銀基爾特麼？

多羅夫 擋着他，直到我能逃上一只船爲止。直到我能逃上一只船就得了。

威格第 抵擋一個像銀基爾特那樣一個人哪？

多羅夫 我知道這是樁險事，親愛的，我知道這是樁險事。

威格第 你知道，多羅夫，我的男人簡直不是個男子漢。

多羅夫 總沒有多久的，親愛的。只要我能隱藏一兩夜——

威格第 要擋銀基爾特，我們得是怎樣的人呢？

多羅夫 要是能把他混開追蹤的路線以外，親愛的，那麼我就可以溜到伯勞得弗斯去上船了。

這只須一兩夜的光景。

威格第 特爾究竟是特爾，我呢只是個女人，女人們對於這類事簡直沒有多少用處呀。

多羅夫 讓我在這裏住一住吧。我能到什麼別的地方去呢？

威格第 好！你就藏在這兒好了。

多羅夫 我的上帝，威格第，你真好。

威格第 嘔，現在不是接吻的時候。不，你不能藏在這屋裏。上這兒來。現在，我要把你關進那羊牢

裏去。快着點兒，別等我丈夫回來。（從側門往外走）

多羅夫 我只要把銀基爾特混出追蹤的道兒去，親愛的。

威格第 先把銀基爾特糊弄過去再說，我以後再想上船。快跟上來。（下場）

（對面的側門開了，特爾又進來。）

特爾 威格第，威格第。晚飯預備好了嗎？這女人想什麼了呢？威格第，我說，我得了頭痛病，簡直害得我要死還不夠，我還得等候着吃晚飯。威格第，威格第。我說啊。（威入）

威格第 什麼事，特爾？

特爾 什麼事？晚飯在那兒啦？

威格第 我剛接待了一個客人，特爾。一個客人。

特爾 一個客人，嘿！誰請他來的？

威格第 沒有人請他來，他和我有點親戚。

特爾 他原來是你的親戚。

威格第 要是你不介意的話，我願意他住些時候。

特爾 你知道我介意呀。你知道我不能讓生客住在家裏。他們簡直把我家裏當作旅館了。可是他們永遠不付一個旅館費。我不能受這個了。我頭疼得半瘋了還不夠，還得家裏留個生客。但是，咳，你總是這個樣兒啊。這生客是誰呢？他體面嗎？

威格第 他是我一個親戚。我剛剛告訴你的。

特爾 一個親戚。要是一個生客，我倒可以向他討旅館費了；可是偏偏是個親戚。我還得同他體面着點。威格第，我以為你應當稍微想一想。但是，咳，你女人總是這個樣兒呀。

威格第 他住不了多少日子，特爾。

特爾 我告訴你怎麼回事吧，威格第。如果他體面的話，他住過這一夜，明天早上不吃早飯他就走。如果是那類暴亂的人，或者他是在困難中的，我可不能叫他挨近我的地方，我要自己教狗咬他。

威格第 你不能那麼辦，特爾，我已經把他讓進來了。我已經答應保護他。

特爾 保護？

威格第 你知道他正在困難中啦？

特爾 什麼困難？究竟他是誰？

威格第 我的表弟多羅夫。

特爾 多羅夫？他做了什麼事啦？多羅夫，他是個懶流氓。

威格第 他不是。

特爾 我說他是。別反駁我。他做了什麼事了？

威格第 有……那是……那是一場公平的決鬥。

特爾 一場——公平的——決鬥。你——不是——指——

威格第 在海灘上的那一場決鬥。

特爾 不是……不是……不是哈魯吧？

威格第 是，他把哈魯殺了。

特爾 銀基爾特的兄弟呀！

威格第 是銀基爾特的兄弟。

特爾 你真是一個糊塗蟲，竟把他讓進來了。殺哈魯的凶手啊。殺銀基爾特的兄弟的兇手呀。

威格第 那是場公平的決鬥，特爾。

特爾 哼，那——是——一場——公平的決鬥。一場——公平的——決鬥。在我的家裏。殺銀

基爾特兄弟的凶手，你就把他讓進來啦。他在那兒了。

威格第 他現在在房後的羊牢裏，那是個好地方，他們永遠不會到羊羣裏去找的。

特爾 在我的房裏，哎呀！我的頭。哎呀！回家來累壞了還不夠，還得被銀基爾特欺壓。他要燒了

這房子的。他一定會的。我知道銀基爾特的，他要燒了這房子的。他一定會偵察出來的。即或他不要燒我的房子，他也要重重的罰辦我。他要罰我一羣羊。真害死人。飯沒有預備，這還不夠，還得失了牲口，被謀殺在床上。可是咳，總是這麼樣兒呀！

威格第 你決不會那樣的。可憐可憐多羅夫吧！

特爾 可憐。讓可憐的多羅夫來可憐可憐我吧。我是個被人毀了的人。銀基爾特要揪着我的

頭髮一上一下的拉。他要用大拳頭打我的腦袋。他要的。他要的。我知道銀基爾特的。你却去

威格第 我告訴你。這不是一樁謀殺的事。多羅夫不是謀殺者。多羅夫平常像個女人似的。我早

告訴你這不是樁謀殺。這是場公平的決鬥。

特爾 銀基爾特要這麼說。對啦，他要這麼說的。他要說我得把你的羊趕走。他要說，還要那些

可愛的牛。他會把你燒死在你的床上。我知道銀基爾特的。哎喲！哎喲！

威格第 得啦，你得像個男子漢，特爾，瞧你這樣兒，人們總會笑話你是怕死鬼的。

特爾 嚇，停住你的噁舌頭吧，哎喲。哎喲。

威格第 不要緊，特爾，我馬上給你去預備晚飯。

特爾 你再等一分鐘，就要把我氣瘋了。晚飯，銀基爾特的刀子是你給我預備下的唯一的晚

飯。停住你的噁舌頭吧，讓我安靜地死吧。

威格第 等不了多大工夫，銀基爾特就要到我們這裏來，這是一定的。

特爾 哎喲，我怎麼辦呀？

威格第 怎麼辦？勇敢一點就得了。只要不害怕，就沒有危險，就直視着他的臉，叫他走出這兒去。

特爾 他現在也許正來了呢。你往窗外望一望，威格第。他來了麼？

威格第 有人來啦，有一羣人。

特爾 哎呀，我死得冤啊，死得冤啊，

威格第 你得像個男子漢的樣兒。他們走得很快，他們一會就要到這兒了。對啦，那就是銀基爾

特，他領着一隊人在頭裏走着。現在你要像個男子漢啊，特爾。不礙事。

特爾 哎喲！哎喲！

威格第 哎，我怎麼當初不嫁給個男子漢呢？你想，多羅夫藏在羊牢裏，他們是絕對不會去查看嗎？

特爾 哎，多羅夫不礙事。我所想的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啊。

威格第 我奇怪你倒也不害羞。

特爾 我過日子過得好好的。若沒有這亂子，我明年可以買來波的田地了——

威格第 替可憐的多羅夫想一想。鼓起勇氣來，男人。銀基爾特要看你這個神氣，他馬上就要疑惑了。這是關係咱們客人的性命的！

特爾 一個懶流氓的性命比我的還強嗎？

威格第 特爾，你得鼓起勇氣來。多羅夫在羊牢裏是平安的。銀基爾特絕對不會到羊牢裏去找的。你的客人的性命全靠你的神氣如何。別囉囉嗦嗦像軟骨頭的老廢物。挺起你的胸脯，帶上一副怒容，像個強盜的樣子。這稍好一點。他們來了。（外邊敲門）

特爾 哎，我的頭啊！

威格第 特爾，去把門開開。

特 爾 我不能開。你怎麼能教我去開門呢？（敲門聲）

威格第 去開呀，特爾，去開門！

特 爾 威格第，你開去。你的膽子比我大。

威格第 快着，特爾。開門是你們男人的事。

聲 音 裏邊開開門哪。把門開開。

威格第 那麼我去開了。（走到門邊）進來，進來。（銀基爾特和兵士們進來）

威格第 銀基爾特大人，我的男人今夜神經錯亂了。

銀基爾特 特爾受了甚麼刺激了？特爾！

特 爾 啊！
啊！

銀基爾特 （仔細注視他們兩人）我想你們這裏生活一定是很安靜的。沒有爭吵。沒有賭博，

沒有焦急——

威格第 銀基爾特大人，我男人在買賣上受了損失。他回家來就是念念道道的。他週身全涼了，像個死人似的。那是他的神經錯亂。（停頓）我能給你做甚麼事，銀基爾特大人？你不願坐

下嗎？我們倒不常見你到這兒來呀。喂！大人，不常出門吧？

銀基爾特 沒有。（他走到特爾面前用力打他的肩）

特爾 哎喲。怎麼啦？銀基爾特大人，別打。

銀基爾特 我要跟你談一下我的朋友。

特爾 談——一下。啊，好好！那好！很好！

銀基爾特 （向他的兵士們）出去站在門旁，我不告訴你們話兒，不用動。

兵士們 是，是大人。（退）

威格第 兵士們，你們不喜歡喝點兒酒嗎？有甚麼事我們可以給你做的，銀基爾特大人？

銀基爾特 謝謝你，威格第。我要在這兒和特爾談一談。

特爾 我——我這麼病，銀基爾特大人。這是天氣的毛病。威格第可以替我辦任何事。我的頭

呀，我的頭壞啦。

銀基爾特 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我必須跟你談一談。（向特爾）也許你可以請你的妻子去

——去看一看落日。外邊頂好看的落日呀！

特爾 對啦，我們在前半點鐘已經看過了。

銀基爾特 我明白啦。那末，威格第，我必得在這兒跟特爾私人談一談。你可以到那邊那間屋子去麼？我不會教你等多久的。

威格第 自然可以，銀基爾特大人。可是，你不要和我的男人談關於壞女人的事啊！他已經知道得很夠了。

銀基爾特 我連一個女人也不提。（他叫一個兵士）阿萊克，來侍候這太太一會兒。（一旁向兵說）看着她，別叫她離開那屋子。

威格第 我自己去好了。（她試捉特爾的眼神。她毫不介意地走出去。）

銀基爾特 （銳聲地）嘿，特爾，我的朋友，我只有一件事對你說，多羅夫在那兒？

特爾 多羅夫？

銀基爾特 對啦！

特爾 你是說那個多羅夫啊？

銀基爾特 你知道得很清楚是哪個多羅夫。

特爾 嘔，你是指後山的老多羅夫麼？對啦。一個胖子。他——

銀基爾特 不，特爾。（瞪着他）

特爾 嘔，年青的多羅夫寇魯歐戴爾的孩子，他現在上學去啦。

銀基爾特 （急拍桌子）特爾！

特爾 別急，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多羅夫在那兒啦？威格第的表弟。你的表舅子，多羅夫。

特爾 哈哈！哈哈！一個多羅夫呀。是啊，那個懶流氓。是啊。

銀基爾特 對啦！那個多羅夫，他在那兒了？

特爾 我沒有看見他，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我忖想你連關於他的事情也沒有聽見嗎？

特爾 沒有。

銀基爾特 沒有一定嗎？

特爾 不，我的意思是聽見過，當然我聽見過他的事啦。

銀基爾特 關於他今天所做的事嗎？

特爾 我不知道他今天做的什麼事。

銀基爾特 你聽見關於我兄弟的事了嗎？

特爾 你那可憐的兄弟，哈魯嗎？聽見了，我真的憂愁。我聽見了心中很難過。

銀基爾特 那就是多羅夫做的。

特爾 多羅夫？

銀基爾特 他現在在那兒了？

特爾 你的兄弟？

銀基爾特 我明白了，你不願意答我的話呀。

特爾 不用急忙，銀基爾特。你太急忙了，你不給我個說話的機會。你打算要知道的是什麼事？

銀基爾特 多羅夫在甚麼地方啦？

特爾 我沒有見着他，銀基爾特。我怎麼知道多羅夫在那兒了呢？

銀基爾特 人家方才見着他向着這房子來了。

特爾 向這房子來了？

銀基爾特 只在一小時以前。

特爾 多羅夫？

銀基爾特 不用費話了，我的朋友。他在那兒了？

特爾 我不知道，銀基爾特大人。我不知道。

銀基爾特 你這說謊的滑頭。你這狗——我要把這刀子塞進你嗓子裏去。你說你不知道。他在

那兒了？你假使再說半句謊話，我把你的說謊的舌頭扯下來。

特爾 別急呀，銀基爾特。別呀！你就傷害人啦。別呀！

銀基爾特 好啦，那麼別再說謊啦。

特爾 你看你已經傷了我了。

銀基爾特 好好的說。（停頓）那麼多羅夫在這兒了。你說他沒有在這兒麼？嘿！

特爾 對啦。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他究竟藏在什麼地方了？

特爾 哎，我不能說。

銀基爾特 嘿！

特爾 那我得離開這田莊了。可憐我罷。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可憐？嘿！

特爾 我受不了啊。銀基爾特。我的頭呀，疼死了！

銀基爾特 你看見我這把小刀子麼？

特 爾 嘔，別呀，銀基爾特。銀基爾特，我若告訴了你，就得離開了這鄉間了。

銀基爾特 注意，特爾，我走之前，就要把多羅夫捉着。

特 爾 嘔，對啦，銀基爾特。我願作任何事。我願說任何話。但我可不能告訴你他在那兒啦。我不能說。

銀基爾特 好啦。你不用告訴我他在那兒了。不用說這麼些個話。你明白了麼？

特 爾 嘔，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讓我們倆商量一下。你不願你的鄰居稱呼你爲奸細的，我了解這個。你不願意我把你的屋子燒了，或者把這刀子刺進你的嗓子裏去，我也了解這個。好啦。你就把多羅夫暗中交給我吧。

特 爾 我不能，銀基爾特，他們總會知道的。他們總會知道的。威格第總會告訴他們的。

銀基爾特 我不是說「出賣了他，」你這傻瓜。

特 爾 可是怎麼樣呢，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你給一個他在什麼地方的暗示，可以教我得着他。我假裝搜尋這房子，就好像碰巧

發現了他似的。快說！

特爾 但——

銀基爾特 快說！你看見這袋子了麼？（掏出一個錢袋來）

特爾 看見了。

銀基爾特 你看見了麼？嘿！叮叮噹噹在响。他在那兒了？

特爾 我不能說。

銀基爾特 快說，聽見了麼？快說！

特爾 那是不少的錢啦。

銀基爾特 你可以拿這錢去享用。嘿！快說，老頭兒，他在那兒啦？

特爾 讓我把牠放在手裏稱一下。

銀基爾特 自然可以，你看你呀，就說好了。他就在這箱子裏麼？

特爾 沒有，沒有在這箱子裏。

銀基爾特 沒有？沒有？箱子裏是什麼東西？

特爾 威格第的東西。

銀基爾特 那麼他在樓上麼？樓上啦？

特爾 沒有，他沒在樓上。

銀基爾特 屋子外邊了？

特爾 （把袋子放在桌上）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啊，好啦，作什麼？

特爾 你不把我藏起他來的事，記掛在心吧？

銀基爾特 不，不，自然我不。

特爾 你得發誓說你不。你不罰我吧？也不把我的牲口拿走吧？

銀基爾特 你如果告訴我他在那兒，我就不。

特爾 銀基爾特，你可以先搜這房子，假裝麼？

銀基爾特 對啦。我假裝搜這房子，然後呢？

特爾 你看見了那扇門了麼？

銀基爾特 看見了，看見了，然後呢？

特爾 你應走過那門去，不。不。走過這扇門，然後圍着這房子轉。

銀基爾特 是啊？向那兒轉呀？在草堆裏麼？

特 爾 沒有，沒有在草堆裏。

銀基爾特 在乳房裏麼？

特 爾 你倒也可以往乳房裏望一望。

銀基爾特 還有什麼地方，嘿？

特 爾 一直往乳房的左邊去。

銀基爾特 牛棚欄嗎？

特 爾 不，不但你倒也可以往牛棚裏望一望。

銀基爾特 還有什麼地方呢？

特 爾 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啊。

特 爾 你得發誓你不告訴任何人。發誓不說是我告訴你的。

銀基爾特 自然我不告訴任何人。

特 爾 你可以數一數羊去。你明白啦。

銀基爾特 我得眼看着教人把羊數完的。謝謝你，特爾。

特爾 現在，你要假裝往樓上去找麼？

銀基爾特 對啦。現在我們要讓威格第進來了。

特爾 別，別讓威格第進來。別！

銀基爾特 教她進來。朋友嘿，來呀。阿萊克！

阿萊克 大人。

銀基爾特 去請那太太進來。

阿萊克 是，大人。你現在可以進來，太太。（威格第入）

威格第 好哇，你們稱心的談完了罷？

銀基爾特 沒有，還不像我們希望的那麼稱心呢。你的丈夫今夜說話聲音很低，請寬恕我一會

兒。嘻嘻，這兒來，哈拉伯，郝士庫得。

兵士們 （入）大人。大人。

銀基爾特 我對不起你，威格第。可是我必須搜一搜這房子。你的丈夫已經給了我允許了。我得

把所有的房間都搜完。

威格第 當真搜我的房子？

銀基爾特 是，搜你的房子。

威格第 你爲什麼搜我的房子。

銀基爾特 找你的表弟，多羅夫。

威格第 我的——表弟——多羅夫。這是我的房子，這不是多羅夫的房子。你要多羅夫作什麼？

銀基爾特 威格第，你知道得清清楚楚我要他作什麼呀。

威格第 (向特爾) 特爾，你怎麼可以讓他們這樣搜我們的房子？

銀基爾特 (向他的兵士們) 跟我上樓去。把這房子上上下下都搜一遍。

阿萊克 大人，這個箱子…… (指着箱子)

銀基爾特 好啦。箱子怎樣？

阿萊克 我想他也許在那箱子裏啦。

銀基爾特 嘔，不會的。我跟着你們上樓去。(他們都跑上樓去了)(向特爾) 你也來，特爾。如

果失了什麼東西，你可以責備我的兵士們。

特爾 (一邊) 讓威格第去吧，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瞟她一眼) 不。你來。

威格第 你往那兒去，特爾？

特爾 跟銀基爾特上樓去。

威格第 我是嫁給一個男漢子呢，還是嫁給一個老綿羊了呢？(一旁) 銀基爾特要幹什麼呢？

銀基爾特 來呀，特爾。來，快來。

特爾 (向威格第) 把晚飯預備好了，別站在那兒。(與銀基爾特下場)

威格第 把晚飯預備好，他就要作什麼呀？怎麼特爾沒有給我一個暗示？他要搜羊牢的。自然他要搜羊牢的，他再待一會兒就要到牢裏去了。怎麼我把他放在羊牢裏了呢？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他一會兒就下樓來了。(看錢) 這一袋錢是幹什麼的？這一袋錢是幹什麼的？特爾賣了他了。這是血錢，我知道的。我怎麼辦？哎呀，上帝，我怎麼辦？

特爾 (在樓上) 威格第。

威格第 啊！特爾。

特爾 好啦，沒有什麼事。我只是要知道是否你在下邊吧了。

威格第 我怎麼辦呀？有了，這是唯一的機會。（他輕輕地快快地从屋子跑出去。二秒鐘後地帶

着多羅夫回來）（樓上有物件聲音及人的嘈雜聲）

威格第 快着快着。

多羅夫 我怎麼辦呢？

特爾 （樓上）威格第，你還在下邊了麼？

威格第 我還在這兒，特爾。你怎麼啦？進這箱子裏去，多羅夫。攢進箱子裏去。（她開開箱子）

多羅夫 （吻她）再會，倘若威格第。

威格第 嚇，你這傻孩子，進去。我得把你鎖在裏邊。可別打噴嚏呀。我求你。如果你要打噴嚏，按住你的上唇，這是獨一的機會，多羅夫。（她把他蓋在箱子裏鎖起，把鑰匙拿起。以後她忙忙地輕輕地把麵包啤酒放在桌上，裝預備晚飯。銀基爾特、特爾和兵士們又進）

威格第 好啦，我的大人。你把我的表弟多羅夫找着了吧？

銀基爾特 我還沒有搜查完呢。

威格第 還沒有查完麼？大人，你可以到廚房裏去查查。對啦，特爾，把鍋給他看一看。

銀基爾特 （對他兵中的幾個說）到廚房裏去看多羅夫在不在鍋子裏。其餘的跟我來。我們

去查田場。

威格第 別驚擾了你的令兄，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什麼令兄？

威格第 驢子。

銀基爾特 啊！你開玩笑，威格第。我告訴你，最末看看誰該開玩笑。（帶兵士下）

威格第 特爾。特爾。

特爾 啊！威格第。

威格第 這錢袋子是作什麼的？

特爾 這袋子，是我市上帶回來的。

威格第 你騙我。

特爾 那末，我想是銀基爾特進來時放在那兒的。

威格第 你看見他放在這兒的麼？

特爾 （外有羊叫）聽！多羅夫一定被他們捉到了。

威格第 嘔，我的多羅夫，我的表弟。

特爾 得啦。得啦。打住罷。打住罷。你別那樣兒的哭喊，人已經被他們捉住了。

威格第 嘔，多羅夫，你有美麗的頭髮。我的孩了，我可憐的表弟。（外邊呼喊聲）

特爾 （一旁）他們把他捉住了。他們把他捉住了。（他摩擦手）而且他還這麼年青啦。

威格第 唉！我的孩子，我的可憐的表弟，我親愛的，我心尖上的愛人，多羅夫。

特爾 請你千萬安靜些罷！白膩，文雅，俏俊的多羅夫。

威格第 唉！美麗的多羅夫啊！你又和氣，又美麗，你有力量，你又勇敢，現在你要被他們殺死了。

特爾 得啦。威格第。銀基爾特就要回屋子來啦。現在打住你的聲音罷，請你。（銀基爾特與其

兵士又入場）

銀基爾特 我得跟你算賬，特爾。

威格第 把我的友人找來。把我的死人交給我，你們這些屠夫們。你們這些殘酷的人們。你們屠

夫。你們殘酷的人，把我的，把我的死愛人還來。

銀基爾特 你得了什麼病啦！威格第？

威格第 讓我看一看那孩子的尸首，你們屠夫。唉！可憐的白臉。唉！我的孩子，我親愛的孩子多羅

夫。我的死孩子在那裏啦？你們狗，你們屠夫。把我領到他的屍首那兒去。

銀基爾特 媽的，那兒有屍首！

威格第 沒有屍首，唉！天哪！（裝要發昏）

特爾 什麼？

銀基爾特 我告訴你吧，特爾，你這流氓，你這惡狗，你這猶太人，你跟他作了什麼勾當了？

特爾 跟他做什麼了？

銀基爾特 跟多羅夫，嘿！他在那兒啦？！你跟他作了什麼勾當了？

特爾 我什麼事也沒有作過呀。什麼事也沒有。

銀基爾特 你說謊的老滑頭。你就該說，你沒有把他放走麼？

特爾 我沒有把他放走。

銀基爾特 你說謊話。

特爾 我怎樣能把他放走呢？

銀基爾特 怎麼樣放？我怎樣知道怎麼樣呢？我要把你活剝了皮。我要熟了你的皮醃了你。我要

——我要——我要——

特爾 唉，可別。銀基爾特，我發誓——我以為你必定捉住他的了。

銀基爾特 我告訴你，你已經把他放走了。

特 爾 我沒有，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走向他）你把多羅夫弄到那兒去啦？

特 爾 他就在我方纔告訴你的那羊牢裏啦，銀基爾特。他藏在那兒的。他的確藏在那兒的。

銀基爾特 咳。他藏在那兒的麼？可是現在他在那兒了呢？我猜他到歐賴夫家去了。

特 爾 他或許已到歐賴夫家去了。

銀基爾特 唔，你收了我的錢，又把他暗中放逃了。如果我們捉不着他，也不會饒了你。明白麼？

們往那兒去。

一個兵士 你從來還沒有看那個箱子。大人。

銀基爾特 啊，對啦。那個箱子（他搬箱子）鑰匙在那兒啦，特爾？

特 爾 問威格第。

銀基爾特 這箱子的鑰匙在那兒啦，威格第？

威格第 這箱子的鑰匙倒有。可是，你別想要我的鑰匙。

銀基爾特 快着，拿鑰匙來。

威格第 我告訴你，你要不了鑰匙去。

兵士們 把牠劈開了，大人。

銀基爾特 給我鑰匙。

特爾 你就把鑰匙交給他罷。

威格第 我告訴你，你要不了鑰匙去，你已經把這房子翻得不成樣子了。

銀基爾特 給我鑰匙，威格第！

威格第 好吧，你拿去開吧。（把鑰匙扔在地上）

銀基爾特 （交回鑰匙）只要你肯給我鑰匙就得了。現在，特爾，把那口錢袋交還我。

特爾 嘔，銀基爾特，你給了我啦。

銀基爾特 現在你得還給我。

特爾 嘔，銀基爾特。

威格第 還給他，特爾，還給他。你想我能要血錢麼？（兵士們走出，徘徊在門外）

銀基爾特 快着啊。

威格第 （拿起錢袋）我對你說，銀基爾特大人，拿着你的錢，滾出我的房子去。（她把他推向

門邊) (她拿錢袋打他的臉,把他趕出,她看着他們走去) (她轉身回來,想把箱子的鎖開開,可是不把箱子打開,却轉身來望着特爾。特爾走向門邊,往外望着,又回來坐着在箱子上。威從他身邊退到後邊)

特爾 好啦,他們已經走啦。(停頓)他們已經走啦。(沒有回答)我跟你說話的,你爲什麼不答應呢?

威格第 聽我說,特爾。你跟我得從現在分離了。你收了錢,出賣了多羅夫。我一向以爲你是個平庸的人。現在我才知道你是個卑下的不要臉的東西。我還愛過你呢!吓!拿去罷! (她把她結婚戒子向他扔去)現在我們就分離罷。我謝謝上帝,我沒有給你生過一個孩子。

特爾 (神經地大笑)我得了頭痛病啦。我不能——喔——(箱子蓋起來了,特爾從上面跳下來,多羅夫出現)多羅夫——多羅夫我纔沒有那意思——我發誓沒有,我沒有那意思。那只是……我得解釋。

多羅夫 特爾,吓,你不配。

特爾 吓,多羅夫你要——我要把我的錢給你。所有的錢——

多羅夫 吓。威格第,我的親愛的,他們在那兒啦?

威格第 他們已經走啦，多羅夫。現在我們可以溜到伯勞得弗斯去了。這是十分平安的來來我
們一塊兒走，朋友。（他們轉身要走）

特 爾 威格第，我少不了你啊。

威格第 再見。

特 爾 哎啊，我的頭啊。

——幕——

【作者小史】 約翰梅斯斐爾德是現代英國桂冠詩人，除了詩歌之外，更擅長戲曲和小說。生於一八七八年，早年經歷航海的冒險生活。一八九五年曾經到美洲去游歷，在那裏僑居了兩年。他的文學生涯的開始是在讀了英國詩壇鼻祖趙索（Chaucer）的作品之後，纔引起對詩歌的興趣，而企圖開始寫作，起初的作品，平淡無奇；自名著永久的寬容（一九一一年作）問世後，突享盛名，蜚聲文壇。他的重要的劇作，有蘭姑娘的悲劇，忠實，鎖着的箱子等；他又曾改編過拉辛的劇本。

【劇情說明】 在愛斯蘭鄉間一個農夫的家庭，威格第在傍晚踽獨地歌唱着，她手裏正刺繡着一件東西。

丈夫特爾回來了，告訴她買賣不好，順便報告一樁謀殺案。被殺者是王官銀基爾特的兄弟，一個粗暴的傢伙名喚哈魯；凶手沒人知道，不過有兩三個人是嫌疑犯。威格第的表弟多羅夫進來找他的表姊，承認自己是謀殺案的凶手，要求他們能庇護他，直到他逃上一隻船能脫身為止。她偷偷地把他藏進羊牢裏，却又將這事洩露給丈夫知道。銀基爾特來搜查他們的屋子，因為有人看見他向着這房子來。特爾起初不肯吐露，但是漸漸被威逼利誘所懾服着，他暗示給銀基爾特凶手隱匿的地方。秘密被聰明而堅強的妻子發現了，她趕緊去把多羅夫藏到鎖着的箱子裏，讓他們撲了個空。銀基爾特失望而忿恨地離開了，要繼續他的緝捕。等他們走了，多羅夫從箱子裏跳了出來，特爾慚愧而惶悚地說，預備把他所受的賄金，全給了他。他不接受。威格第也鄙視丈夫的無恥勾當，從此離開了他。她和表弟一同逃亡去了，留下這悵惘的懦夫。

【導演計劃】鎖着的箱子是作者從亞瑪遜 (Amazon) 的傳說中，改編的戲劇。亞瑪遜人是相傳往古住在黑海北方草原地帶的剛毅的女族。這齣戲的主題，正表現一個有正義感的女性的堅強沈毅的性格，她的反抗強暴的行爲，同時比照着她的丈夫的懦怯，自私，貪利，和動搖——雖然，這樣一個人對自己的妻子仍舊要作威作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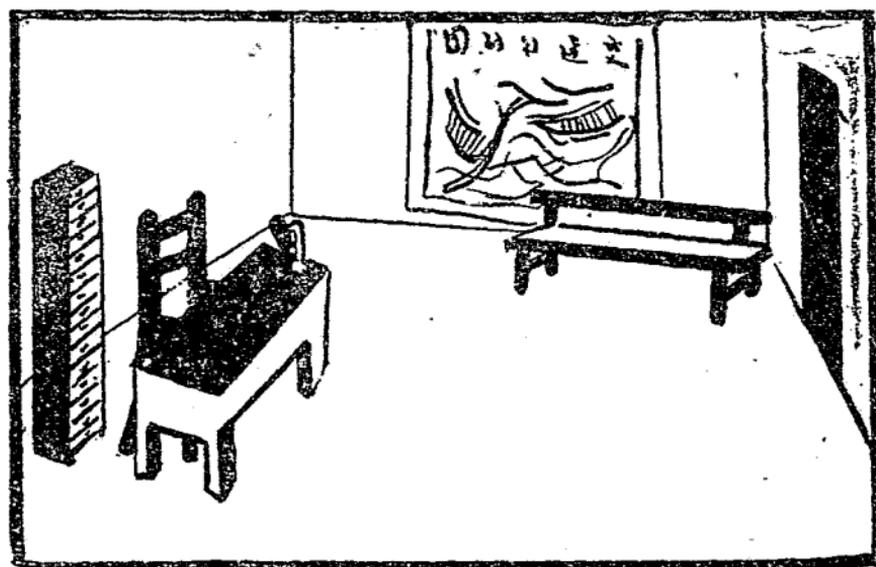
這是世界著名的獨幕劇之一，迭次演出均有極好的效果。自然劇本本身的編製非常緊湊，從開端起情

節便一步步地緊張起來。導演人如能把握住這種情緒，那末緊張而動人的氛圍是很能够完美的造成的。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在劇情進展之任何一階段中，稍有鬆懈，否則情調即不能統一貫串。銀基爾特和兵士們進屋搜索起，是漸達高潮的地方，尤應該集中情緒。當銀基爾特用威勢與金錢緊逼着特爾時的對話，直到洩露凶手藏在羊牢的秘密時，要使觀衆爲凶手担憂。這時特爾的動搖的個性，必須充份表現出來。在威格第進屋發現錢袋的秘密後，劇的速度(Tempo)更要快些，纔顯得緊張。當兵士們從羊牢回來之後，特爾要表現神經質的恐怖驚慌，因爲他預感着凶手必然被捕，而不知已經匿在箱子裏呀！當銀基爾特問她索箱子的鑰匙時，這又是一個波瀾。銀基爾特送還鑰匙離開，這時觀衆方纔舒口氣，算放了心。

角色中自然以威格第和特爾最吃重。威格第在堅強中要流露着智慧與機警。特爾的語言與動作中，需要蘊蓄着緩慢與猶豫。銀基爾特是一個強暴的人，比較容易演。

包 銀

著波爾米·法
譯編伶于



人物 警察分局長

警察甲

警察乙

年輕女人

老頭子

車夫

時代 近代

地點 某大都市

佈景 一間尋常的警察分局局長辦公室，開幕時舞台空着，半明半暗的一盞燈照耀那鬱暗的

深綠色的房間，觀衆聽得見幕後人在來往的脚步聲和粗暴的說話聲。局長從右邊進來，後面跟着警察甲，謹慎而又慌張地去開了另一盞較亮的燈。局長穿着制服，加時髦大氅，花圍

巾，雪亮的皮鞋，手杖。

局長……天氣真冷……沒有什麼案子吧？

警察甲 沒有，局長，有個報館的新聞記者來打聽新聞……

局長 沒來別的？

警察甲 有人喝酒打架。

局長 媽的，要打死幾個才能安靜！

警察甲 還有兩樁盜案，三件失竊的報告……

局長 今天倒是個多事的日子……

警察甲 不，局長你三天沒畫印了。

局長 我這不是來了！……有人來要會我嗎？

警察甲 沒有。（逢迎地）有人來，我會告訴他，局長在直街新開的戲院子裏的。

局長 唔，新開的這家戲院子倒很不錯。（脫口而出）女戲子也馬馬虎虎……

警察甲 聽說全是女戲子……

局長 誰說的呀？（上司地）

警察甲 (一唬) 呃……呃……

局長 嗯，有幾個小姑娘的確很……很…… (看鐘) 什麼快一點鐘了，糟糕……

警察甲 局長今晚又是連夜趕公事……

局長 總局的信紙信封還有麼？

警察甲 有。(拿了出來)

局長 我要升官了……這封信……

警察甲 恭喜局長，舅老爺到任了嗎？

局長 唔，快了。

警察甲 局長，聽說新戲院子隔壁新開的廣東館子倒很不錯，要去叫點來嗎？

局長 (打了個吃得過飽的呃) 是督察長的東，今天我拳風不順……

(警察甲倒了一杯茶來)

(外面有吵鬧聲)

(警察甲下場)

(局長口裏哼着小調寫起信來。場後吵鬧的聲音更大……男子的粗暴聲中不時夾着

一個女子的尖銳聲……局長仰頭靜聽，以手理頭髮，撫鬚髯，整理衣袖，坐起個威風的姿勢……聲音漸近，門啓。兩個警察蠻橫地拖着一個女子進來……她是野雞的打扮……鮮豔眩目的帽子上還插一根紅鷄毛……胭脂和香粉打的很厚……一件大氅下露着鮮明的內衣，她掙扎着。

局長 怎麼一回事？……怎麼一回事？……（注視女，……以嚴厲的口吻說）怎麼樣？又是你？

……

警察乙 是的局長……又是這個女人，馬路上抓來的，她竟在我們警察所門前找起生意來了

……

局長（憤怒狀）在警察所門前……噢……

女 這是假話！他們……

局長 你閉住嘴吧！……你究竟是什麼妖怪？這樣的冷天氣戴着這樣一頂帽子……唔，這大概是第二十次了，人家把你拖到這裏來……

警察甲（向女）你好好地站着不要鬧！

警察乙 不……不止二十次，局長……至少，總有三十次了！

女 嘻！真的嗎？

局長 你知道了，我的脾氣……好良心，可憐你……你就……哼！

女（對警察）你們把我的膀子拉痛了……你們真是……

警察甲（粗笑聲）嚇……嚇……

警察乙（全上狀）嚇……嚇……嚇……別裝腔了吧，你……

女 混蛋！

局長 你們別瞎扯……不要打斷我問她的話……這案子是很嚴重的……

女 但是，局長先生……這不是我的錯……是這些壞東西把我拉來的……

局長 你閉住嘴……（向警察們）你們讓我一個人對付這傢伙……（因向警察們做手

勢，很傲大的說）我不怕狡滑……（提高喉嚨）我應當早點跟你把這件事弄清楚……

哼！在我這警察所門前……這簡直是……

女 一件幸福！

局長 幸福——胡說簡直是侮辱！

女 嘻……真的嗎……

局長 由破壞風俗又進到破壞紀律……破壞我們的警察紀律了……

女 (作一個很長的驚怖聲) 噫……

局長 好啦(向警察們)你們可以退堂了……(警察正退出堂時)要守紀律呵,不許沒

有紀律……

女 但是,局長先生……

局長 夠啦!你叫什麼名字……(警察們已退出。他們粗大的脚步聲和談話聲漸沒於場後)

你叫什麼名字……(更高)回答啊……

(局長和女人的眼睛注視着警察由那裏出去底門,傾耳靜聽,甯靜……突然女人狂笑起來,跑過去,坐在局長腿上,他以雙手抱之)

女 噫!我的小猪羅……我的小猪羅……我的小猪羅……

局長 你總是這樣滑稽……這樣滑稽……(笑)小東西!他吻她)你的帽子!

女 (取下帽子放在桌上,學局長剛才的說話)你閉住嘴……你叫什麼名字……(她向他)

你安靜點好不好……

局長（低聲地唱）騎馬馬……騎馬馬。

女 不要……不要……剛才他們把我已經搖夠了……

局長 可憐的小白菜……

女 而且……你知道……我全身到處都有青一塊紅一塊的傷。

局長（淫蕩地）我們過一會兒來看這個……（他想重抱她……女逃開）嘿，怎麼樣？

女 不要……不要……我實在厭煩這個了……噫……（她起立摩擦胳膊大腿，略理服裝）

他們真把我大大地糟塌了一下，這些混蛋……你看將來總有一天，他們要拉碎我一根骨頭的……可是你却把這個叫做什麼愛情，你……

局長（他也立起來到女身邊，想撫摩她）——愛情……是呀！我的小寶貝……浪漫的愛

情……冒險的偷情……規規矩矩的愛情就變得十分平淡了，沒有意思，至於我……我覺得我們這樣才奇特……才有意思，這是「浪漫派」的。

女 你說什麼？

局長 我說浪漫派的……啦……

女 大概又是一個警察的紀律……噫！真的嗎……（她思索地）

局長 你那天真的派頭很使人可愛……小白菜，你怎麼了？
 女 我沒什麼，不怎樣！

局長 你總有點什麼……說出來好啦……

女 那麼……我覺得這不成一個愛情……瞎……

局長 那末你還要怎麼樣……

女 被兩個警察抱着推着……像個野鷄似的……像一個犯人似的……多難爲情呵！你知道……

……在起頭的時候，這個還叫我很開心……還可以……到現在……瞎……

局長 好啦……好啦……

女 （更厭惡地）這很叫我難過……（一會兒）而且我想不久之後，你就要把我扔到垃圾

箱裏，再跟你相會……這就更浪什麼漫了……

局長 你說得過火了……

女 瞎……我夠啦……

局長 （憂慮）這是因爲你沒有意……你不是一個多情家……

女 （帶上一種責備的神態）我……（撫摩頭髮與頭）瞎！你不記得……

局長 記得……記得……我很記得……我是說你只懂規規矩矩的愛情……比如豬肉燉

豆腐……這也可以說是一種……至於我……我……

女 噢……你……

局長 好啦……這裏來……這裏來……

(他拉她到一張沙發上去)

女 (在一個略微掙扎後，她便給他拖去，坐在他的膝上)的確……聽我說，小豬羅……我們應當另外找一個方法來相見……到底……你應該另外借一個小房子，你……這些警察所裏的人……

局長 不，這是最好的方法，可以滿足我冒險的愛情……同時也很安全……我需要安全，你

曉得……但不是爲我……是爲我的職務……或有什麼法子……再說，我的老婆一天比

一天變得更吃醋起來了……她看住我……檢查我……跟着我……比方剛才……我們

在新開的戲院子裏看了戲出來，她就在那裏……對面……躲在一個車廂裏……爲的是

看我今夜是否進辦公室來……她什麼事都能做出來……我的老婆……

女 你的老婆……你的老婆……(注視他)我問你……你從那裏來，弄得這樣漂亮……

局長 新開的戲院子裏。

女 戲院子裏……你的老婆……（幾乎要哭）你不愛我……

局長 怎麼說……我不愛你？

女 是的……至少，你現在不愛我了……

局長 我不愛你？……我想你……伸過你的嘴唇來……

女 （讓他接吻）這個……當然……這個，你是永遠不會忘掉的。

局長 （滿心情緒）你的嘴唇……你的嘴唇……我不愛你……如果我不愛你吧……我

的小白菜……我能讓你半夜三更……在街頭上……大雨底下……大雪底下……大風

底下……等着我……我能讓你這樣老實去受那些過路人輕薄……去受我的警察們拉

扯……去受痛苦……你可以平心靜氣地……略微想一想呵……（嚴肅地誇張地）我

的小寶寶……這些叫靈魂的犧牲……為愛情的犧牲……

女 （驚奇地不明白）——你這是說？

局長 這是真情……嘿……你沒有看過小說嗎……（女表示沒有）……「在犧牲裏的

陶醉」……「在痛苦裏的戀情」……「在戀情裏的痛苦」……

女（聳肩）騙人的鬼話！

局長 怎麼樣？……鬼話……這是真心話……

女（沉思）或者你愛我……但是你看不起我！（局長作手勢辯護）是的……你看不起我……我白打扮得像個野鷄……你總是看不起我……

局長 奇怪……你瘋了……

女 不要……不要……（局長撫摩她）拿過你的手去……我來這裏，照你所說的赴一個愛情的聚會倒好像是被別人送到女監牢裏去一樣……

局長 正是這樣才有趣！

女 真的嗎？

局長 是有趣……而又是浪漫派的……我甯願讓我在我的用人，警察前頭作一個野鷄，我不願人知道你是我的姘頭……是我鍾愛的情人……不能說我看不起你……

女 你想說什麼便說什麼……我……我是不願意再像這樣到這裏來了……我也有廉恥心！再說……爲什麼你不到我家裏去？

局長 不能的！

女 我家裏很乾淨……到處都是脂粉香……不像你這豬棚裏常常總是鬥着死烟和老警察的臭味……究竟怎麼樣？

局長 不可能的！

女 爲什麼？

局長 我的老婆呢？……你却沒有想到？……噫！……將來弄得我老婆，在我們正嘴對着嘴的

時候，把我們捉住，……你好看我被我老婆拖去……以現任公務人員的身份，去當一個

「丈夫通姦被捉」的案子受審判……那像什麼樣子？

女 （譏笑）好呵……那倒是很滑稽的，你既然愛什麼浪，浪什麼漫派的……

局長 不要說這些笑話……我們在這裏就很好……（他抱女的腰）在這裏我們……嘿

……嘿……

女 （推開局長的手）放開我，放開我……你……

局長 （挨近女的耳朵，很低的說）給你迷住了……是的……給你迷住啦……

女 （她起立）你叫我討厭極了……你是一個自私自利的老壞蛋……你跟我說的都是些謊話……你的老婆……噫！……她與我沒有一點關係……你的老婆……誰知道你們到

底是結了婚沒有？

局長（也起立）小白菜！

女 還有你的戲院子……常常是從戲院子裏回來，好像是……

局長 我的職務……

女 嗜，我都看得清楚……你的職務……你的職務……你……

局長 你聽我說……唉……

女 夠了……你叫我討厭！

局長（用一種富有感情的聲音）你知道，我是不愛鬧架的……我很怕鬧架……我如果

愛鬧架……我就呆在我家裏……呆在我老婆旁邊……她會鬧的比你厲害十倍……

女 好啦！呆在你家裏好啦！

局長 小白菜。（追着她）

女 聽……

局長 怎麼樣？

女 聽！

局長 你錯了！
女 呀！……呀！……

局長 你不知道一個署員，像我一樣的局長，發起脾氣來是怎麼個樣子……

女 （發神經地大笑）瞎瞎……（這時忽然聽見後台有笨重的脚步聲和粗高的說話聲，兩人注視後門傾耳靜聽）

局長 瞎！又是什麼事情……

女 （酸溜溜地）或者又是一個情人，人家給你拉來了。

局長 不要說了……他們來丁……（他急忙走去坐在辦公桌前）坐到你的位置上……

像剛才那樣……你的帽子……（他拋給她帽子）反抗……辯護……你帽子戴顛倒了

……快……快……不要怕，儘管反抗我……給我說那些粗話……我很愛那些粗話……

罵我……很重的罵我……（聲音漸近）也罵他們……好啦……快點……

女 （戴好帽子）你願意？

局長 當然……奇怪……罵呀……（門啓，兩個警察拖着一個乞丐，聲音嘈雜地進來）閉

住了嘴……閉了嘴……你是個沒禮貌的東西……你能不能閉住嘴……

女 這是鬼話……他們說……他們都是些豬糞，還有你……你也是個壞蛋……壞蛋……豬糞……殺千刀……

局長 (鼓勵地) 很好……就是這樣……(續前語調)……閉了嘴……你叫什麼名字?

……我禁止你和我這樣亂吵!

女 小赤佬!

(兩個警察進來，放開他們的犯人——老頭子跑到女前，舉起拳頭瞪眼)

警察乙 狗東西!

警察甲 關你起來!

局長 你們不要管這個女人……我還沒有審完……她剛才鬼上了身。(轉臉指老頭

子) 這是什麼……怎麼一回事……(注視老頭兒)……哼……老不死……過了半夜

已經一點多鐘了，怎麼你還在街上遊魂?

老頭子 (他脫了他的破帽子，摩擦胳膊，注視女，現出同病相憐和驚奇的神態，很溫和地說)

……可憐呀，局長先生，窮人是沒有時辰的……

局長 沒有時辰……沒有時辰……你說什麼……當心點……(向警察們)……你們……

……你們爲什麼不乾乾脆脆把他關起來就完了？

警察甲 這個人是自己隨便跑進來的……

局長 這成什麼話？……能夠隨便跑進來……却不能隨便跑出去！

警察甲 他請求，要跟局長報告什麼緊急事情。

（老頭兒作承認的手勢）

局長 緊急事情？……他倒是很特別……如果全城的倒霉鬼……在夜裏一點半鐘……當我正在辦公的時候……來要求我說緊急事情……難道你們就像這樣……把他們都引到我的辦公室裏來嗎？

警察乙 但是，局長……（老頭兒又作承認的手勢）

警察甲 （對老頭兒）你滾吧！你（推他）

局長 好啦！說好啦！……你既然來到這裏……快點！

老 對不起……局長先生……我要跟你說……

局長 你要跟我說……你要跟我說……你要跟我說什麼……

老 （不慌不忙地）——你看，局長老爺……（帶笑容）我給你送來一件東西……一件不

平常的東西……我在馬路上找見它，還才祇一會兒……

局長 又是馬路上……（目視女）真可怕，夜裏人能在馬路上找出這樣多的東西……

女 我說……你這種豬糞！

警察乙（作欲打女狀）——狗東西！

局長 讓她去好啦……我記得她說的……（向老頭兒）你找出什麼東西……（氣憤）
在馬路上……

老 這個局長先生……（他由他衣襟下抽出一個皮包，呈給局長）

局長 什麼……

老 一個皮包。局長老爺……一個牛皮的……裝錢的皮包……

局長 一個皮包……（遲疑地）噫……噫……我認識這個，自然，在皮包裏，沒有別的東西。
……至於錢，不用說，至多只有那幾毛錢。（他聳肩，警察也聳肩）

老（帶滑稽地微笑）你自己看好啦，老爺……

局長 在半夜一點半鐘，拿一個皮包來跟我搗蛋……（開）如果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當心……（他檢查皮包，抽出一卷鈔票，高聲的數起來）哦……哦……這真奇怪……

這簡直是……（他又重數鈔票，這時，老頭兒向警察作手勢，表示局長很驚奇，警察同他以兇惡的目光和憤恨的姿勢。）

局

長（兩眼圓張）唉，我說……唉……我說……這是變戲法吧……這裏面能有一萬塊

錢……（他三次數鈔票）我發誓說的確是一萬塊……

老

（帶一種純樸的神氣點着頭）是一萬塊錢，老爺……是這樣多……（警察們現在以一種懷疑的神態，看老頭子，後來變成異常的驚奇，然後便是尊敬了。）是的是的……

局

長（又找尋皮包的別的口袋）好奇怪……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呀……一個很大的數目……一筆產業……哼……

老

（談哲理的樣子）我想這個人一定……

局

長的確是你拾到這個的……

老

是，老爺！

局

長，唔……唔……這很奇怪呀……

女

這也是浪……這也是浪漫派的！

警察乙 你閉了嘴！

警察甲 你就別說了吧！

局長 不要管她……不要管她……（向老頭兒）你怎樣的拾到了這個？

老爺……（他把身體弄端正，來述故事）事情就是這樣的（停）大概是夜裏十二點多

……大概是夜裏十二點半……我在大街上……直街上新開的戲院子門口……

局長 嚙！……你也是去看那第一次開台的新戲的……你？

老（謙遜）不……（繼續前面的敘述）跟我搶生意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我一

整天沒有吃飯，真累呀……還有我的疝氣病……因為我有……老爺，疝氣病，很害了我……

……而且叫我動都不大好動……從前人家因為我有這毛病……就，就不要我……是的……

……從那時候起，我就……嚙……總之……這些……老爺，你曉得……呵，講到今夜十二點

半吧，嚙……兩個銅板……不是兩個一分頭的小銅板……一位很漂亮的先生……就像

你這樣，老爺……一位穿着，打扮得很考究的先生……花園巾……金柄的手杖……全身

穿着綢子和皮……的一位先生……他丟給我的……

局長 這不要講，你知道，百萬富翁，在社會組織上是不可少的……如果沒有了百萬富翁……

……怎麼樣不能……在馬路上拾到這樣的皮包……繼續往下說……

老（爲難地）我捧着兩個銅板，我便自己說「倒霉……三天沒有好生意，」前天，昨天都遇着一大批白俄羅宋癩三，搶了我的生意去，真是這些白俄羅宋癩三……

局長 是的，他們最會搗亂出毛病……

老 可惡……我願你，老爺把他們都捉了起來……

局長 言歸正傳……言歸正傳……

老 我歸到了，老爺……但是鬼疝氣病也到了……

局長 我們快點……我們快點……

老 是……我住在××街的××灣，老爺……那裏很遠……我決定回到我家裏去……希望在路上……遇見一個善心的人……一個急色的吊膀子的人……或者一個可憐的野鷄……因爲……你知道，老爺，他們至少……有一個人心。

女 當然……

警察乙 閉住嘴！

老（繼續說）……我走了一刻鐘……半點鐘光景……沒有遇見一個人……一下子……瞎……我覺得……在我腳底下……有些軟軟的東西，起初我以爲是一堆垃圾……後來

一回想……這很可以是點能吃的東西……（停）能吃的東西……（他摸肚皮）菩薩一點不愛窮人……牠很少給過我們一點外快……但是唉……誰能說一定……比方……我記得有一夜……在××路上……就有這一塊羊肉……是小半隻羊腿，唔，這一夜……我真好好地飽一了頓……像一隻狗一樣……真痛快……（停刻）……我彎下腰去拾東西了，當我一觸到……我便說「走吧，這一點不是可吃的東西……我上當了……」實說我就是上當了，老爺……因為就是這一個倒霉的銀包……自然……在最近的一盞路燈光下，我打開那銀包看……我找出一大捲鈔票……路上沒有一個人……連一隻狗也沒有……連一個點燈的舖子也沒有……在遠處，是很遠的地方只有一輛車向更遠的地方走……我從來沒見過街道那樣的清靜……那樣的清靜……（他微低頭，一手搔髮）而且在銀包的別的格子裏，什麼都沒有……沒有一張名片……沒有一個照相……沒有一封信……沒有絲毫的記號能叫我手裏的財產的主人……我又向我自己說「唔，好多謝你……又得叫我把牠送到警察所裏去了……又得叫我多跑路……而且我是很……很累了……唔，確實……今夜……我是倒霉……」老爺我只想有兩個小銅板……二個一分的銅板……却跌到一萬塊錢上去了……（失望的手勢）我要它有什

麼用呢？這真是可憐呀！

女（很關心他的敘述）「噫！真的嗎……好像講……（警察們止住她說話）」

老 現在老爺……天時不早了……我的手脚快斷了……還有許多的路要走……如果你允許我就要走了！

局 長 等一等……你不能這樣的就走……你實在不能，哼……你這簡直是一個驚人的故事……幾乎是一個很「浪漫派」的……但是，也是有點太「浪漫」了，這都是真的？

老 我敢發誓，老爺……

局 長 我相信……聽你的口氣，是有道理的……不過……怪物……你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浪漫」的人……你是一個英雄……沒有什麼話講……你是一個英雄……

老（謙遜狀）「噢！老爺！」

局 長（命令地）……一個英雄……沒有錯……我懂得這個……我將來一定到處給你宣傳「你是個英雄！」

老 老爺……

局 長（很莊嚴地）「好啦，那麼……一個英雄……一個英雄……你聽見了吧……我決不

失信的……因爲……一萬塊錢……想想看……一萬塊錢……在沒有人的路上……又是在夜裏……你能夠……總之，你是一個英雄！

老（微笑，老實地）——可是，老爺這不會使我的腿好一點……

局長 不要說這個！……不要把你自已小看了！……這是一個值得稱讚的……偉大的行爲……一個英雄的行爲……我再找不出別的字眼來……一個很……很了不起的行爲……你應該得獎……就是說你應得受獎賞，登報，把你的名字跟你的相片一同登在報上……很對很對……（溫和狀）你叫什麼名字……

老 他們多叫我李阿狗。

局長 噫，你叫做李阿狗……這簡直是了不起的……（對甲）劉長貴把他的名字寫下來……（和藹地）你的職業？

老 你說什麼？

局長 我問你幹什麼事……做什麼工作……你的職業？

老 可憐呀，老爺！我拾到——

局長 拾銀包？……這不是一個職業呀！……

老 我沒有別的……

局長（驚奇）怎麼樣……你沒有職業……沒……有……職……業……

老 你很看得出來，我想……

局長 那麼你靠你的利息生活……

老 連別人的也靠不上……老爺，我靠着這樣（伸手）討飯過活……可是……老爺……我，

我不靠這個又那兒能夠生活呢！

局長（搔頭髮）噫，糟糕……噫！倒霉……這就把事情弄壞了……（作怪相）而且這是

很討厭的……雖然，我對你有很大的同情……敬重你……稱讚你……（不大興奮的聲

音）可是，說老實話……你是一個乞丐呀……

老 老爺！如果我能夠……我當然願意是別個樣子的人……

局長（莊嚴）你在什麼地方住？

老 ××街的××灣。

局長 噫……你住在××灣……很好……你的門牌號頭？

老 我住的不是在一個號頭裏……老爺……是在一條長凳子上……

局長（蹙着眉頭）——一條凳子上……

老是的……一條凳子上……

局長 你是說笑話吧，英雄……

老 噯，不是……如果我跟你說，有這條凳子當作住家還是近來的最好的運氣。恐怕你還不肯相信咧。老爺！我從前連一條凳子，也沒，沒有呢……

局長 那麼……你是……也……沒有住處……沒有……住……處……

老 是呀……

局長 這是關係很重大的……你知道這特別重大……依照法律，一個公民……一個……是不得不有一個住處……

老爺！

局長 一個沒有住處的人……你知道他是一個什麼……

老 一個起碼人吧……

局長 不是……一個……一個違犯民法的人……有時……一個大罪人……常常總是一個「輕罪犯」……你是一個輕罪犯李阿狗……

老 (搖頭) 我不懂……我只曉得的……是我沒有工作……沒有錢……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到處有人趕我……當我伸出手來的時候……你看，老爺……人家祇給我這些壞銅板……

局 長 這很明白了……因為你是社會上的一個危險份子……

老 一個危險份子……噫……老爺……你仔細看一看我……看看我的面孔……我的手……

……還有我這拖着的可憐的腿……我是老殘廢了……這真叫倒霉……我還有一個疝氣病……

局 長 一個疝氣病！一個疝氣病……問題不在這個問題不是在知道你有什麼……是在知道

道你沒有什麼……你有一個疝氣病……很好……但是你沒有住處……那末，你就是一

個流氓了！那麼，簡簡單單把你當作流氓處罰……噫……這就是麻煩，討厭的地方……一

個英雄，這是無可疑義的……你是一個英雄……但是你又是一個流氓……世上沒有法

律來優待英雄……却有一大堆法律來懲罰流氓！一大堆呢！李阿狗。

老 噫！

局 長 (譏笑地)——當你拾這個銀包的時候，你可沒有想到這一着吧？你以為這是件很

簡單的事情……很容易的舉動……在大街上……拾銀包……好啦……鬼怪的老好人！

……

老 瞎……如果我知道……法律是這樣，……我一定……讓別人去拾牠，……讓富人去拾牠。

局 長 那你倒做好了……李阿狗，錢是富人有的東西……他們從什麼地方看見錢，他們就在什麼地方把它裝起來……

老 因為富人……不是窮人……

局 長 明白……你現談論得很正確……可惜，太遲了……

老 這樣，豈不是不鼓勵人民當老實人麼？……

局 長 這裏不關係老實不老實……人家沒有要求你老實……李阿狗……祇關係遵守法律……或者是避開法律……這兩個是一樣的……

老 我很懂得……是的……是的……但是應當先有錢才能做那個……

局 長 你有什麼法子……事情本來是這樣……（銀包在他手中跳動）你看……看這個銀包……在你的地位上……在你的情況下……大概沒有人肯把牠送來的……我斷定。

……但是，注意，我並不是要說因為你把牠送來了，你就成了個笨東西。不……恰恰相反……總之，規規矩矩講起來……你的行為並不壞……我講過了，很值得得一個獎賞……登一個報，而且這獎賞……以我判斷，決不會只是一百個銅板……將來，一旦我們找着了那個銀包的主人，如果有一旦我們找着你，自然會獎賞你的……是的……但是……照法律說起來……照法律說起來……

老爺！

局長 你要明白……因為在法典上或者別處……沒有一條法律，牠叫你當夜裏在路上拾裏面裝着票子的銀包……（他由文案桌上取過法典）喏，這不是法典……找一找……一條都沒有……

老爺……

局長 反而，却有一條，附着一個很嚴重的處罰……強迫你得有一個住處……（他放下法典）喏……與其找到這個銀包……你還是找到一個住處吧……

那麽……

局長 （起立）我……我給你找到一個住處……

老 真的嗎？

局長 我還說謊！

老 你真好呀，老爺……

局長 你今晚暫且睡在所裏吧。

老 好！

局長 明早，我送你到監獄裏去！

老 （鶯）到監獄裏去……

局長 是的！

女 嘻嘻，真的嗎？

老 這纔奇怪呀！

局長 （向警察）捆起這個人來……不過對他客氣點……這是一位英雄……

女 （鶯奇萬分）嘿……

兩個警察 （兇暴地）——走……黑房子裏去（他們拖他出去）

老 （並不抵抗）真的……今天……我沒有運氣……這是什麼道理……我問一問……

警察甲（推他）走啦……以後再說……這一種英雄！
老 噯！（他們退出）

女 那麼……（走近局長）這不是開玩笑？

局 長 什麼？

女 你要把這個可憐的老頭兒送到監獄裏去？

局 長 當然！

女 真的？

局 長 是的！

女 瞎！你知道……現在我討厭你！

局 長 用不着再叫得這樣高……沒有一個人了。

女 噢！這一次我却要和你算賬了……你真要幹麼？我不要你了……我真替你害羞……天呀！

局 長 瞎，你叫我討厭起來了，到底……

女 我叫你討厭了！

局 長 好啦！請你馬上出去……

女 不，我不出去！

局長 你不願意出去？

女 不願意……

局長 講清楚啦？

女 是的……

局長 隨你的便……

(他以手按鈴)

女 你幹什麼？

局長 你看看就是了。

(警察甲乙上)

局長 把這個女人抓起來！

女 (驚駭和憤怒，以致幾乎不能言語)……呀！

局長 也把她拖到黑房子裏去！

局長 我明天再審她……

(兩個警察一齊上前捉人)

警察甲 這到不壞!

警察乙 到底……

(他們每人各抓着女的一隻胳膊。女亂跳亂叫)

女 嗨!……嗨!……我不願意!

警察甲 閉了你的嘴走!……走!……

女 (在警察的粗暴聲音和打鬧聲裏) 放開我!……我不願意!……混賬!……豬糞!……不要!……不要!……

警察乙 閉住了你的嘴呀!(推她)

局長 跟她客氣點!……到底,她總是一個女人!……

警察乙 但是她發起毛病來了!

(女喊叫着……哭着……罵着被警察拖着出去)

(局長一人留在場上,前後左右的走來走去……後來場後甯靜了……他走到文案前

面安排寫信)

局長 (拿起銀包來，細細察看，放進一個抽屜裏，用鑰匙鎖起) 蠢東西……(興奮地穿上大衣，圍上圍巾，戴上帽子，燃起一枝煙來，把一疊信紙封塞入袋) 這些怪女人……就不能有一個星期的安靜!(他正要出去，忽然車夫來到右手的門限上)

車夫 老爺，太太來叫我接你回去睡覺!

局長 你……哼……你什麼時候來的?我審的案子你聽見沒有?

車夫 沒有聽見你審官司……

局長 滾!

車夫 老爺，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我老婆生小孩，家裏沒有錢!

局長 你讓我安靜一點好嗎?(他推開車夫)……不然我把你也關進黑房子裏去……

(他轉身，看見警察)對你們也是一樣……

——幕——

【作者小史】米爾波(Octave Mirbeau)一八四八年生於法國格爾華特一漁村。壯年時代曾任縣政府

屬吏，後來又升任郡長，不久就上巴黎爲報館訪員兼自任編輯人發行雜誌。這時他的思想是保守主義者。後來又轉變爲猛烈的自由主義者，便放棄從政生涯，轉入文學生活的途徑，鼓吹極端的獨立的個人主義。他的文學上的流派是屬於印象派和感情派。主要作品有惡牧童（戲曲——一八九八）侍婢（小說——一九〇〇）神經衰弱者的二十一天日記（小說——一九〇一）滑稽與道德性（戲曲——一九〇四）事務就是事務（戲曲——一九〇五）養育院（戲曲——一九〇六）野犬（一九一三）及其它。死於一九一七年。

【劇情說明】 這是在倫敦根據米爾波原著改編的——

事情發生在一個大都市裏。

晚上，天很冷。警察分局長剛從一另新開的戲館看戲回來。他很高興，因爲總局就要把他升官了。警察帶上來一個妖冶的女人。她的罪狀是深夜徘徊在警局門首，找起生意來了。分局長擺出十足的官架子，要審問這樁案子，並且命令警察退出去，吩咐他們好好守紀律。女人突然狂笑起來，跑過去坐在局長的腿上，淫蕩的撲住他打情罵俏起來。原來她便是局長的姘婦，藉機會來幽會的。這真是什麼「浪漫派」！

警察又送進來一個襤褸的老頭子，他請求要跟局長報告一件緊急事情。他說，十二點半鐘，他在街上拾

到一個銀包，裏面藏着一大捲鈔票，數目是一萬塊錢。銀包裏沒有任何名片，或照片信件之類，足以說明物主的東西。沒辦法，他所以將銀包送到警局來哩。他本意祇想向人討兩個銅元，却拾到一萬錢鈔，然而這對他有什么作用呢？說完了，老頭子失望的想走了。

局長說：「你這簡直是一個驚人的故事！幾乎是『浪漫派』的……而且還是一個『英雄』……一個值得稱讚的偉大的行爲……你應該得獎……『把名字和照片一同登在報上……』」

但是，這個窮苦的老頭子，並沒有職業，也沒有住所。這和法律上公民的規定不合。因此，他雖是一個英雄，却又是一個流氓。世界上沒有法律來優待英雄，却有一大堆法律來懲罰流氓。所以，這位「英雄」也祇得被送進監獄裏了！

女人呢？要和他爭辯也一同被送進黑房裏去了。

局長拿起銀包細細察看，放進抽屜裏鎖起來，俏笑的罵了一聲：「蠢東西！」

【導演計劃】這是一齣諷刺戲劇，正如劇情說明宣示的，作者藉一個可憐的誠厚老乞丐的口中，控訴着這世界上不公平的法律制度。「世界上沒有法律來優待英雄，却有一大堆法律來懲罰流氓。」多麼沉痛呀！局長的話：「這裏不關係老實不老實——人家沒有要求你老實——祇關係遵守法律……或者是避開法

律。——這兩者是一樣的。」正代表特權階層的旨意。

這裏暴露着社會陰暗面的一角。在輕鬆中寓着沉痛；在歡笑裏含着眼淚。一個導演在處理排演時，切不要把牠單純地作爲普通戲劇的方法演出，而應該注意在老乞丐與警長的對話中，以極大的熱情將最豐富的情感傳達給觀眾。這是全劇最動人的地方。

警長是一個昏庸、虛偽而好色的官吏。他有一切特權階層所有的劣根性；說得透澈點，不過是歹惡的化身罷了——一個無恥的痞棍穿上的輝煌華美的制服，法律更賦予他以權勢，他就能夠在人前煊赫一時！導演者要將他作爲權勢的象徵，同時又要表現他還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他要留心在許多地方情緒的變化。在他作威作福的時候，要表現他的虛偽；在他放浪形骸的時候，要暴露他的醜惡。

老頭子是一個誠實忠厚的人，心地純潔，情感豐富，服從法度，信仰正義。他沒有鬥爭，就是在被判決押進監獄時，還是不抵抗的。這樣才越能反映法律的冷酷與警長的卑鄙，而使觀眾獲得強烈的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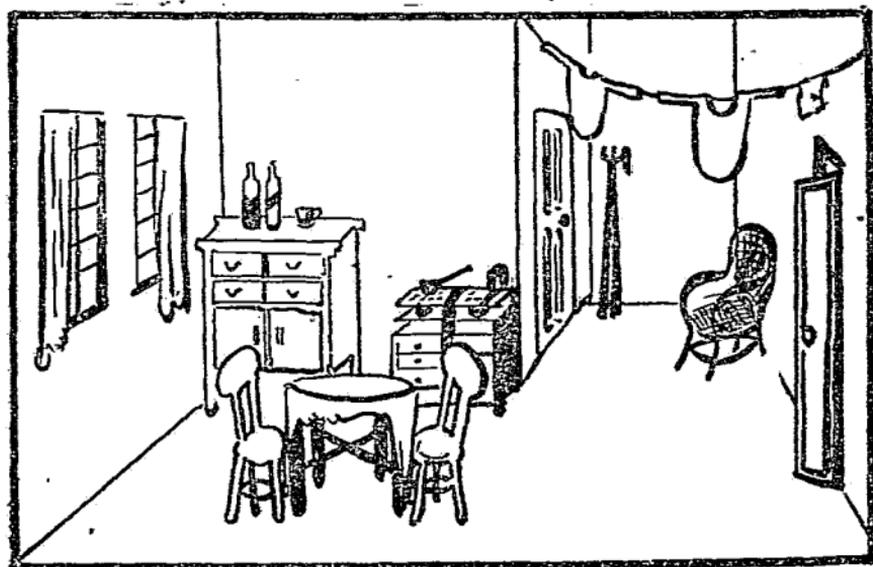
至於女人，她是一個熱情而活潑的女性，沈湎在享樂生活裏被麻醉了的，但是她的良知還未完全泯滅，她有時也有人類的同情心，所以她畢竟也對警長反抗了。

全劇前半部（女人和警長的場面）要充份運用輕快的戲劇調子；後半部（老乞丐進場後）的調子從明快的高峯上突降到沉痛的悲劇氣氛裏，一切要沉着，Tempo 要慢。但，整個的情緒仍必須從矛盾中獲

得統一的色調。這全看導演者手法的巧妙了。否則，把一齣短幕劇明顯地割成絕不調和的分野，戲便失敗了。這是不得不注意的。等到乞丐被押進監獄——這是高潮——調子要突然提高，一直維持到幕落，整個情緒又復緊張起來，才有力量。

早 點 前

美·奧·尼爾著
范 方 譯



人物 羅蘭太太

羅蘭先生（不出場）

景

紐約城克立斯托夫街的一層樓上，有一間廚房飯廳兩用的小房間。房之右後方，有一門通外面的走廊。在進門處靠左邊，有一個水槽和一隻兩個火眼的煤氣爐。從煤氣爐直到左牆，有一個藏置碗盞雜物的壁櫥。左方有二窗。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太平門窗台有些盆景，因為沒有人照料，淹淹待斃。窗前，有一隻鋪着油布的桌子。桌旁，有兩把籐椅。另外一把籐椅在後門右方靠牆處放着。右牆的後半段，有一門通入臥室。再向前，衣鈎上掛着男女各式衣服。一根晒衣用的繩索，從房之後左角橫穿到前右方的牆上。男人的襯衣襯褲晾在繩索上面。

是初秋一個晴和而有陽光的早晨，約在七點半鐘左右。

羅蘭太太從臥室方面登場，打着呵欠，手還在忙着把髮針插進她圓腦袋上褐色的髮髻，撩草結束她最後的修飾。她是一個中等身材的女人，胖得沒有身段，而一件不時式的，襤不堪的藍色衣服，更襯得她臃腫醜陋。她的臉部缺乏個性，臉上各部小而端正，眼睛藍得沒有了品。她的眼睛，鼻子和那無力而含怨的嘴上都掛着一種苦澀的表情。她不過廿二三歲左右，但看去，却老得多。

她走到屋子中央，連打了好幾個呵欠，儘量伸直她的胳膊。她惺忪的倦眼掃射房裏一周，怒容滿面，這種怒容是躺了很久而未睡得很久的人所常有的。她無精打采地走到右方掛着的一堆衣服那邊，從衣鉤上取下了一條圍裙。她把圍裙繫在腰上，那個結不聽從她骯髒的肥胖的手指的時候，她便迸出一句「死東西」來發洩。最後，她把那個結打好了，便慢慢走到煤氣爐邊點着了火眼。她在水槽裏把咖啡壺灌滿，拿來擱在火上煮。然後她倒進桌旁的椅子，手放在頭上，好像頭痛的樣子。突然她臉上光輝了起來，彷彿記起了什麼事情，她向碗櫥瞥了一眼，然後緊緊地注視着臥室，聚精會神地靜聽了一會。

羅蘭太太（低聲）亞弗萊德！亞弗萊德！（臥室內沒有回答，她滿腹狐疑，繼續提高着嗓子喊道）你用不着假裝睡覺。（對於這句話，室內還是沒有回答，於是，她放心了，站起來，蹣跚着脚

尖，小心走到碗櫥前。她輕輕打開一扇櫥門，竭力不使發出一點細微的聲音；然後從一疊碟子後面隱秘的處所抽出一瓶戈登牌杜松子酒和一隻玻璃杯。正在那時候，她一不留神，錯將頂上的碟子碰了一下，發出叮噠的聲音。這聲音使她感到負罪而驚跳，接着便含怒地望着臥室的門口）

（她的聲音顫抖着）亞弗萊德！

（停了停，就在那時候，她細聽室內有無聲音，然後她拿起玻璃杯，倒了一大杯酒，咕嚕嚕一口吞進了肚子，然後急忙把酒瓶和酒杯放還原處。關上櫥門時如同打開時一樣謹慎，她深深呼了一口氣，又倒到椅子裏面。她方才喝下的摻有大量火酒的飲料，立時起了反應。她抖擻起精神，像是精力聚集了，唇邊浮着一種生硬的報復的微笑，望着臥室。她的目光迅速掃視了戶內一周，然後盯住掛在右方衣鈎上的男人的西裝和背心。她偷偷走向敞開着的門口，站在那裏，不讓裏邊的人看見，靜聽裏邊的動作）

（半耳語地喊着）亞弗萊德！

（還是沒有回答。一旋身，她從衣鈎上把那西裝和背心抓在手裏，回到椅子旁邊。她坐了下來，從每個口袋裏掏出許多東西來，但又很快地放了回去。最後，她在背心最靠裏的口袋，

找着了一封信)

(看着筆跡——慢慢對自己說道)

哼，我早就知道了。

(她展開信紙往下讀。首先，她是懷恨的，激怒的表情；但當她讀到臨了的時候，却變成一種惡意的洋洋自得了。她沉思焦慮了一會兒，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前方，手裏捏着那封信，唇邊浮起險惡的笑意。然後她把那封信放回背心的口袋，依然小心翼翼地不去驚醒那熟睡的人，把衣服掛在原來的衣鉤上，接着走到臥室門邊，向裏面張望着)

(用一種洪亮而尖仄的聲音)亞弗萊德！更響了些)亞弗萊德！(室內發出含糊不清的打呵欠的聲音)這時候還不該起來？你打算在床上睡一天嗎？(轉了一周，回到椅子旁邊)我知道你在床上能癩一輩子不起來的。(她坐下來，煩激地望着窗外)天知道現在什麼時候了。自從你傻瓜一樣當掉了你那隻錶以後，我們就沒有法子知道時刻了。那隻錶是我們最後一件值錢的東西，你肚子裏也明白。隨便什麼東西，你都拿去當，當——磨着時候不去找事做，要不想盡法子不好好去做事，一點兒也沒有個男人腔調。

(她緊咬着嘴唇，神經質地用她的腳蹬着地板)

（稍緩）亞弗萊德！起來！聽見沒有？我得在出門前把床理好。我可不能聽你把房間永遠弄得亂七八糟的。（輕蔑地一笑）除非你上那兒去弄點兒錢來，不然的話，我們就在這兒耽不久了。天知道我多賣氣力——再說——每天還得到外邊去給人家縫補。你哪，擺起大少爺的派頭，跟街頭那幫游手好閒的藝術家在酒店裏鬼混。

（停了停，然後她便神經質地玩弄着桌上的杯子和碟子）

我倒想知道，你打算上哪兒找錢去？房租這個禮拜就該付了。你知道房東是個怎麼樣的人。他不會讓我們在這兒多耽一分鐘的。你說你找不到事情做。那是騙人的話，你自己也知道。你壓根兒就沒有去找事。你只會成天糟蹋時候寫些狗屁不通的詩跟小說，難怪沒有人要買——當然，誰也不肯。你瞧，我隨時能夠找到一個位置，像樣兒的位置；也就是我賺來的這點兒錢沒有叫我們倆活活餓死。

（站起來，走到煤氣爐旁邊——望望咖啡壺裏，看水沸了沒有；然後又回來坐下）

你今天可也得上那兒去找點兒錢來用啦。不能儘讓我去，我也不高興去。你得好好放明白。那怕是求，借，偷，隨便那兒，你也得去。（輕蔑地笑了一下）可是究竟那兒，我倒想打聽打聽？求嗎，你太驕傲了。借嗎，你也借夠了。偷嗎，你還沒有那份兒胆子。

（停了停——憤憤然站起來）天老爺子，這早晚還沒有起來嗎？只有你才這樣，不是再睡一覺，就是假裝睡一覺。（她走近臥室門口，向室內張望）喔，你起來了，好，也該起來啦。你用不着那個樣兒看我。你的神氣再也不用想騙我一騙。我太清楚你了——你就想不到我多清楚——你跟你的把戲。（把身體從門邊背轉過來，臉上很顯得洋洋自得）我知道的事多着哪，我親愛的。你現在不用管我知道些什麼。我出門前會告訴你的，你別着急。（她走到房間中央，站在那裏，獨自發怒）

（憤憤然）哼！我想我該備好早點了——其實，沒有多少東西預備的。（疑問地）除非你有錢給我？（她收住了話，等待室內回答。室內却並不回答）問也白問！（她發出短促的笑聲）本來嗎，我這時知道你應該比以前更清楚了。昨天晚上，你一發脾氣離開這兒，我就曉得要發生什麼事情。一秒鐘我也不能信任你。你回來的那個樣子可真夠瞧的！我們吵架只是你要胡鬧的一個藉口。其實，你當了你的錢，有什麼好處？還不是拿錢去買酒喝？

（她一邊說話一邊走近碗櫃，搬出碟子，杯子等物）

快點兒罷！這些日子，托你的福，早點用不着怎麼預備的。今天早上我們有的也就是麵包牛油和咖啡；要不是我出去做活，把手指頭都差點兒縫掉，你連這個還沒有得吃哪。（她碎的

一聲把麵包擲在桌上)

麵包隔了夜，一點味道也沒有。我希望你喜歡吃。你就不配吃什麼好的，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我也要受罪。(走近煤氣爐) 咖啡快熬好了，你別做夢，我可不等你。(突然大怒起來) 你這半天倒底在那兒幹什麼？

(走到門口，向室內張望) 好，你總算快把衣服穿好了。我以為你還躺在床上哪。那才像你。瞧你今天早上臉色多難看！看看天老爺的份兒上，刮刮鬍子罷！你活噁心死人！你活像個流氓。怪不得沒有一個人願意給你事做。我一點兒也不怪人家——看看你的樣子，半點兒雅緻也沒有。(她走近煤氣爐) 這兒有的是熱水。你沒有法子偷懶的。(拿了一只碗，從咖啡壺裏倒出些水來灌進去) 我攔在這兒了。(他伸出手到房間裏來拿。那是一雙有着尖細手指的，美麗的，柔弱敏感的手。手抖擻着，把水潑在地上)

(刺譏地) 瞧你的手抖擻得多利害！你還是戒了酒的好。你支不住的。你會中了酒毒麻痺的。那就什麼都完了！(望着地板) 瞧你把地板糟蹋成什麼樣子了——煙屁股呀，煙灰呀，弄得滿地都是。爲什麼你就不能把牠們放在一個碟子裏頭呢？可不是，你不會這樣體諒別人的。你永遠不肯爲我着想。屋子用不着你來打掃，你也就樂得糟蹋了。(拿起一管掃帚，胡

亂掃着，激起一陣灰塵。從內室裏發出一種磨擦剃刀的聲音）

（掃着地）快點兒罷！快到我出門的時候了。晚一步，我就會丟掉我的位置，以後你也就不用再想我養活你了。（她譏刺地加上了一個才想到的念頭）那時候呀，你就要逼的不得不去找事做，幹什麼苦活兒了。（在桌子底下掃着）我要知道的是，你今天到底去不去找事。你知道，你家裏不肯再幫我們的忙了。他們也看夠了你。（靜靜地掃了一會兒）這種生活我簡直過夠了。真想回娘家去。要不是我太好面子，不願意讓他們知道，你多麼不爭氣，我真想回娘家去——你，你是百萬富翁羅蘭的獨生子，哈佛大學的畢業生，詩人，又是全城女子追求的目標——哼！多神氣！

（辛酸地）要是她們知道了真情實況，怕沒有幾個人妬忌我哪。我們的婚姻多美滿，我倒想知道知道？你那百萬富翁的父親，欠了人家一屁股債，死了！可是他沒有死以前，你早就不把你女人放在心上。我想，你當時以為我應該高興的，既然屈尊娶了我——你可忘記你事先給了我多少苦頭喫。當着你那些高朋貴友，你怕跟我在一起，因為我父親不過是一個開雜貨店的。你敢說我的話不對嗎？好在我父親是一個老實人。單憑這個，就比你父親高多了。（她一直掃到門邊，靠着掃帚歇了一會兒）

當時你希望外人想，是我硬要嫁給你，好讓外人同情你，你說你沒有嗎？沒有生那孩子以前，你告訴我，你愛我，話說得流水一樣快，叫我相信你的謊話，你沒有嗎？你叫我相信你並沒有要你父親拿錢收買我。其實他倒打算收買來的。現在我可明白了。我跟你在一起過了這麼久，總算沒有白過。（黯然）幸而那可憐的孩子養出來就死了。要不然，遇着你這樣兒的父親，夠多好！

（靜靜地，鬱鬱了半嚮——然後她帶着一種野蠻的欣忭繼續下去）倒霉的可也不止我一個人。至少，還有一個女人，她現在就不用指望跟你結婚。（她把頭伸進臥室去）海倫怎麼樣啦？（她從門口退回來，略帶驚慌）

別那麼看着我！是的，我看她的信了。你要怎麼樣？我有權利過問。我是你太太。我要知道的我全知道了，你用不着撒謊。你盯着我也沒有用。你不用想拿你大爺的架子吓唬我。要不是我，你今天早上出去連早點也沒有得吃。（她把掃帚腕察攔回牆角）隨我做什麼事，你從來就沒有感謝過。（她走到煤氣爐旁邊，把咖啡倒在壺裏）咖啡已經熬好了。我可不等你。（她重新坐到椅子上）

（停了停——煩激地把手放在頭上）今天早上，我的頭疼得要命。像我這樣的身子，整天

關在不透氣的屋子做活，羞也得羞死。只要你有一半兒像人的話，我也就不會鼈在這兒了。照規矩，應該騎着的是我，不是你。你知道這一年來我病得多厲害，可是我想弄點兒什麼東西提提我的神，你總要反對。連我從藥房買來的那瓶補藥，你也不讓我喝。（乾笑）我知道你已不得我早點兒死了，省得礙你的眼；那時候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去追那些傻女孩子了，她們把你當做一個了不起的，被人誤解的才子——就像海倫和她那一幫子人。（從臥室裏傳來一陣因痛苦而劇叫起來的聲音）

（作滿意狀）瞧！我就知道你刮破臉了。這正是給你的一個好教訓。你知道，你不應該天天晚上出去鬼混，拚命喝酒，把神經弄得這麼糊塗。（她走到門邊，向內張望）

你的臉色爲什麼那麼青？你爲什麼老那樣盯住鏡子瞧？看老天爺的份兒上，你把臉上的血擦擦乾罷！（戰慄起來）好不怕人。（用一種慰藉的口氣說）哎，現在好了。我就怕看見血。（她從門口稍爲退回來幾步）你別自己受罪了，到一家理髮店去給人家刮刮罷。你的手抖擻得多厲害。你爲什麼那麼盯着我？（從門口扭回身來）我可以給你一毛半錢——你可得答應我不拿去買酒喝。你還爲着那封信跟我嘔氣嗎？（挑戰地）是的，我有權利看你的信的，我是你太太。（她走向椅子，又坐了下來，略緩）

我知道你成天儘跟女人鬼混，你老說你在圖書館，這種謊話別想騙得了我。海倫到底是誰？也是一個藝術家嗎？要不然，她也寫詩嗎？看她的信就有點兒像。我可以打賭，她一定告訴你，你寫的東西是好而又好，你哪，就傻瓜一樣信以為真。她長得年輕漂亮嗎？你用你那種詩意的話兒迷惑我的時候，我也是年青，也是漂亮的；可是祇要跟你過上一年半載，誰馬上也得毀的。我可受夠了折磨！（她走過去，把咖啡從煤氣爐上拿下來）早點已經預備好了。（輕蔑地投了一眼）早點（給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把壺放在桌上）你的咖啡要涼了。你在那兒幹什麼？——莫非還在刮鬍子？你趁早兒別刮啦。你總有一天要給自己刮一個大口子的。（她切好麵包，又抹上牛油。她說着下面台辭的時候，她一邊吃着麵包，喝着咖啡）我一吃完，就得趕路了。我們總得有一個人做事才成。（發怒）你今天到底去不去找事做？你那些高朋貴友真要是看得起你的話，他們應該會幫你的忙的。可是我猜他們就喜歡聽你說廢話。（靜靜地坐了一會兒）

不管海倫是誰，我總覺得她很可憐，你難道一點兒也不替人家打算打算嗎？難道她家裏就聽你們胡鬧嗎？我看見她在信裏邊提到她家裏人來的。她打算怎麼樣？——把小孩子養下來——還是去找個大夫打打胎？這一下子可真好了。她上那兒去找錢來呢？她本人有錢嗎？

（她等候室內回答她一連串的問題）

哼！你不肯拿她的事告訴我，不是嗎？我倒挺關心她的。其實，仔細想來，我並不怎麼同情她。她知道她自己幹的什麼醜事。從她的信上看來，她並不像我是一個女學生。她知道你已經結過婚了嗎？當然，她應該知道。你的朋友全知道你婚姻不如意。我知道他們可憐你，可是他們就不知道我這方面的苦處。他們要是知道了我的苦處，也就不會那麼說啦。（她太忙於咀嚼了，以致停下幾分鐘沒有說話）

海倫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孩子，知道你結了婚，還那麼跟你偷偷摸摸的，請問，她指望些什麼呢？她希望我跟你離婚，讓她來嫁給你嗎？她以為我會糊塗到那步田地——跟你受夠了活罪，我就離婚嗎？我才不幹哪！你不能夠跟我離婚，這你自己也知道。誰也不能說我有過什麼錯兒。（喝了她最後一口咖啡）

說老實話，活該她吃苦。你要知道我的意思嗎？好，我給你講了罷，你的海倫比街上一個野鷄好不了多少。（臥室裏傳來一陣緊急的呼痛聲）

你又把臉刮破了嗎？真叫活該。我答應給你錢，你為什麼不上理髮店去呢？（站起來，解下圍裙）好，我得出去了。（憤憤然）我的日子過得太美了！你再這樣游手好閒下去，我可真真

受不下去了。（什麼聲音抓住了她的耳朵，她停了停，聚精會神地傾聽着）瞧！你一定打翻了，潑得那兒都是。別說你沒有打翻。我聽見水在地上流哪。（一種模糊的恐怖表情籠罩着她的臉）亞弗萊德！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她慢慢走近臥室。聽到椅子翻倒和什麼沈重的東西掉在地板上的聲音。她站着，因驚嚇而顫抖了起來）

亞弗萊德！亞弗萊德！回答我！你把什麼東西打翻了？你酒還沒有醒嗎？（她再也擋不住這種緊張的空氣，她衝進臥室）

亞弗萊德！

（她站在門口，望着內室的地板，惶恐莫知所措。接着她便瘋狂地喊了一聲，衝向另外那座門，開開鎖，慌慌張張拉開門，瘋狂地喊着，衝向外邊的走廊）

——幕——

【作者小史】奧尼爾 Eugene O'Neill 是美國最著名的戲劇家，名優 James O'Neill 的兒子，生於一八八八年。他到七歲爲止，一直跟着他父母在各處遊歷。此後進了學校，最後一年是在普令斯登大學讀完的。後來過着多年的漂泊和冒險的生涯，有探金者、戲子、水手和售貨員各種不同的生活經驗。他的足跡踏遍北

美、南美、英國、南非洲各處。他關於海上生活和水手經歷的豐富智識顯露在他早年的幾個劇本裏。

經歷了海上生活之後，他又隨他父親出去賣藝，並且自己也做過戲子。後來他在新英報館找得一個新聞記者的職位。在哈佛大學讀了一年書，他決然投身戲劇運動。他的處女作發表在 *The Smart Set* 雜誌上。那時候該雜誌的編者是 T·孟肯，他賞識了 O'Neill 的天才，鼓勵他從事寫作。

奧尼爾最著名的戲劇有下列幾種：

The Moom of the Caribees (加利比斯之月，有中譯本。)

The Emperor Jones (瓊斯皇，有中譯本。)

The Hairy Ape (毛猿)

Beyond the Horizon (天邊外，有中譯本。)

Anna Christie (安娜·克麗斯蒂)

The Great God Brown (白朗大神)

Desire under the Elms (榆樹下的愛慾)

Strange Interlude (奇異的插曲)

【劇情說明】在紐約城克立斯托夫街的一層小樓房裏，住着一對年青夫婦——亞弗萊德·羅蘭先生和他的太太。亞弗萊德是百萬富翁羅蘭老先生的獨生子，可是那富有的父親欠了人家一大筆債死了。他自己已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詩人，又是全城女子追求的目標。現在呢？却失業了！雖然他有一個很高貴的傳統，這究竟不能變換麵包。他整天過着頹廢的日子——鬼混，酗酒，吸香烟；他的作品，却沒人要買。羅蘭太太是小戶人家出身，對這樁婚姻，起初以為是高攀，結果當然漸漸感到失望了。她爲了生活，整天關在不透氣的屋子裏作工；讓美麗的青春便這般斷傷耗盡，剩下一副貧血的軀壳。她怒恨，她咒咀……然而，沒有法子，還得生活下去呀！

這幕悲劇發生在一個初秋的早晨。羅蘭太太疲乏地打從臥室出來，煮咖啡，弄早餐，掃地，收拾屋子……就在這時，她一面工作，一面咒咀着自己不幸的生活。羅蘭先生還在臥室內，也許最初還未起床，可是他永遠不出來了。因爲當羅蘭太太突然聽見內室裏的騷動和响聲，衝進去看的時候，她恐怖地狂叫了一聲，又衝向外邊的走廊去了。這屋子裏發生了血的悲劇！

【導演計劃】「早點前」是奧尼爾早年所寫許多獨幕劇中的一個。一九一五年他在哈佛大學跟倍格教授學了一年戲劇後，就在紐約格林尼契村住下了。紐約文人、藝術家多半都聚居在這一帶。一九一六年他

寫「早點前」其中羅蘭先生就是這村裏的人物。

這不但是獨幕劇，而且是獨腳戲，除開羅蘭先生的一隻伸出來接水的手外，臺上沒有第二個人。有人或擔心這是危險的嘗試，其實也不盡然。我們所見聞的雖然只是半壁戲——羅蘭太太一人的動作，責罵；可是我們最關心的還是由她的舉動言語，所介紹給我們的那個人的命運——那另外看不見的半壁戲。這自然是作者故意賣弄的關竅。這個關竅吸引着觀衆的注意力，一直到羅蘭太太的驚慌表明了羅蘭先生已經自殺爲止，但那時幕也下了。

把一切兇暴的行爲，如謀害自殺等，都擺在後臺，是希臘悲劇的傳統。後來劇作家雖然已早不尊守這傳統，甚至有在臺上流血爲非常熱鬧場面的，但巧妙的應用，還到處可見。早點前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林率）

奧尼爾的「早點前」的確是一種勇敢的新的嘗試。在一幕短短的一個角色的戲裏，包含着對人生細微的觀察與深刻的體會。羅蘭先生的自殺，斷不會單純地由于羅蘭太太的一頓責罵。失業，窮困，希望的幻滅，理想的失敗，桃色的糾紛，婚姻的不滿……這一切都引導他走上毀滅的路。但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呢？却是不合理的經濟制度，脆弱的羅蘭先生便成了這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被犧牲者哩！也許，那隻可怕的魔手是看不見的，因爲牠隱藏在幕後，可是牠却時時刻刻不斷地追蹤着我們每一個人，在抑得我們喘不過氣來。羅蘭太太最後衝到外面去了。她到那裏去也許是迎着朝陽追求光明去了吧？然而，這却不僅是一個人的事，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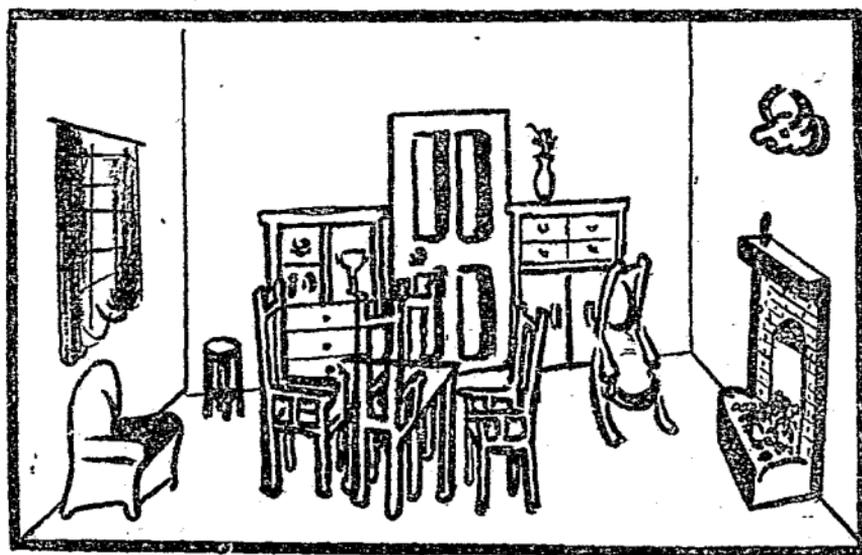
的力量！

劇作者在寫這幕短劇時，便給我們很多便利。他指示演員的動作，情緒和地位的處理。演員在接受劇本之後，仔細地讀幾遍，就能把握住她的角色的個性和應有的劇的氣氛了。這戲很偏重心理的描寫，動作與說白差不多是兼重的。演員必須將自己浸沉到角色的環境與情緒中，然後緊緊地把這種悵鬱的情緒順着劇情展開，必定得着良好的效果。

戲自開幕起，便從演員的身上帶給觀眾不愉快的灰色感覺，這種感覺逐漸地深入透切，使觀眾煩悶得喘不過氣。直到結尾發現羅蘭先生自殺時的高潮，緊張達于極點，幕已經迅速地降落。羅蘭先生始終不出場，但觀眾必然焦急的等待他的出場，這樣更幫助造成緊張的局面。

親愛的死者

著 登 霍 · 英
譯 信 芳



人物

斯雷特太太

兩姊妹

約丹太太

亨利斯雷特

她們的丈夫

彭約丹

維多麗亞 一個十歲的女孩

「開心的」阿貝爾

時間 星期六午後

地點 某省會的都市裏

佈景

是省會的都市上的一個中等以下的階級的住宅區中的一所小屋的會客廳。在觀衆的左邊有窗，窗簾垂落下來。一張沙發在窗子的前面。在觀衆的右邊有一個壁爐。傍邊擺着一張安樂椅。對着觀衆的那堵牆的正中是通到走廊去的門。門的左邊有一隻低廉的，破

舊的衣櫃，門的右邊有一個食器架。客廳的中央有一張桌子，週圍擺着椅子。壁爐架上放有裝飾品和一隻低廉的美國鐘，爐竈上有一把壺。靠着食器架放着一隻精緻的地氈。用的新拖鞋。列桌就茶的佈置，一部分已經預備了，所需要的食物都擺在食器架上，還有一份夜報，「烹飪雜誌」和「皮生的週刊」通過中間的門，打左邊拐彎，可以帶你到前門去；打右邊拐彎，到樓上。在走廊裏，你可以見到一隻帽架。

（附註：這舞台上的方向的「左邊」和「右邊」的兩個術語，是指觀衆的「左邊」和「右邊」說的，不是指演員的而說的）

幕

當幕開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斯雷特太太正在安排桌子。她是一個強壯的，肥胖的，臉孔帶紅色的俗女人，她盡量地照她自己的意思說老實話。她穿着黑的衣服，可不是完全帶孝。她側着耳朵聽了一回，然後走到窗前去，打開它，對着街上叫。

斯

（銳利地）維多麗亞，維多麗亞！你聽見嗎？你進來，好不好？（她把窗子關起，放下窗簾，然後回去整理桌子。維多麗亞，一個十歲的早熟的女孩，穿着花衣服進來）我給你嚇壞了，維多麗亞；我真給你嚇壞了。你不知道，你的外祖父死了，現在冷冰冰地躺在樓上，你怎麼還會出去逛馬路。現在就去罷，趁你的彭姑父跟伊麗沙白姑母還沒有來以前，去把你的衣服換一

換。給他們看見你穿花衣服，那是不能的。

維 他們爲什麼？他們有好些日子沒有到這兒來呢。

斯 他們上這兒來商量可憐的外祖父的喪事。我們一知道他死了的時候，你的爸爸就拍了一個電報給他們。（聽見一個聲音）好傢伙，怕不是他們罷！（她匆忙地走去開門）謝謝老天，不是他們！不過你的爸爸。

（亨利斯雷特，一個駝背的難看的人，生着倒垂的鬍鬚，登場，他穿一件黑色的長尾服，一條灰色的袴子，打一個黑領結，還戴一頂低頂的帽子。他挾着一個小紙包）

亨 咳，還沒有來嗎？

斯 你看得出他們沒有來，難道你看不出。喂，維多麗亞，快點上樓換衣服去。穿一件你的白衣服，縛一條黑帶子。（維多麗亞出去。對亨利說）我覺得還不像帶孝，要等我們的黑色兒的新衣服做好了，那才最像沒有了，可是彭跟伊麗沙白就不會想到帶孝這件事，所以我們還是比他們強。（亨利坐到靠近大的安樂椅上）亨利，你把靴子脫下來；伊麗沙白的眼光利害極了。一點兒髒的東西，她都看得出。

亨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一定來。以前你跟伊麗沙白吵嘴的時候，她說她再也不跑上你的門

來。

斯 知道爸爸的東西要分給她，她很快就會來的了。你知道她喜歡起來的時候，不怕多麼難的事她都可以辦。她這是從那兒學到的，我可不能說。（她打開亨利帶來的紙包，裏面包住一片一片的牛鬚，她把它們放到桌上的一個盤子上）

亨 我覺得這是你們的家風。

斯 亨利，你這個話是什麼意思？

亨 我是指你的父親說，不是指你說。我的拖鞋在那兒？

斯 在廚房裏頭；可是你需要一對新的，那一雙舊的快要穿破了。（差不多傷心地哭出來）你好像不明白，像我這樣，心裏是多麼的難受。我看見這雙拖鞋是攤在床上的爸爸的，同時想起他再也不能穿它們的時候，我的心就要碎了。（輕快地）喂！最好你現在把爸爸的這雙拖鞋穿起來，好在他剛買了這一雙新的回來。

亨 我穿太小了。

斯 穿穿會鬆起來的，不是嗎？把它們糟塌才可惜呢！（她把桌子佈置好了）亨利，我一直想着爸爸的臥室裏頭，他的那隻書桌子，你知道我老想在他死了以後就把它拿來的。

亨 分東西的時候，你跟伊麗沙白商量一下好了。

斯 伊麗沙白厲害極了，她會看出來我想要它的，這樣倒要弄得她討價還價地鬧得人頭昏。噯，個個人的心都想爭家財，真是下作！

亨 說不定她也看中了那張書桌子。

斯 自從爸爸把這張桌子買回家以後，她就沒有上這兒來過。有一次她來，只是在樓下，沒有到爸爸的房裏去，她猜不出這張桌子不是我們自己的。

亨 （一驚）阿美麗亞！（他站起身來）

斯 亨利，現在我們幹嗎不把那張書桌子搬到這兒來。趁他們沒有來以前，我們去把它搬下來。

亨 （發呆）我不想去。

斯 別裝出那付傻頭傻腦的樣子來，爲什麼不去搬？

亨 倒是好像不大雅觀似的。

斯 我們可以把那隻難看死了的舊衣櫃放到現在擺書桌子的地方去。伊麗沙白會把它要去的，她還會表示歡迎呢。我老想把它弄走。（她指住那隻衣櫃）

亨 假如我們正在搬的時候，他們來了呢？

斯 我去把前門關一關緊。亨利，你把上衣脫掉罷；我們去把這兩樣東西換一換。（她走出去關前門。亨利脫掉他的上衣。她重上場）我現在跑上樓去，把椅子移開，好空出路來。

（維多麗亞登場，照她的母親所吩咐的那樣穿着衣服）

維 媽媽，您給我這件衣服的後面綁緊一點兒，好不好？

斯 我忙得很；叫你的爸爸給你綁罷。

（她匆匆忙忙地上樓去，亨利替女兒綁衣服）

維 爸爸，您幹嗎把您的衣服脫了？

亨 媽媽要我跟她去把外祖父的書桌子搬到這兒來。

維 （想了一想）趁姑母沒有來的時候，我們把它偷下來嗎？

亨 （一驚）好孩子，這不對的。外祖父沒有死以前，他就把它給了你的媽媽。

維 今兒早上嗎？

亨 對啦。

維 呀！今兒早上他喝醉了酒。

亨 噓；現在你可不要說他喝醉了酒。（他把她的衣服縛緊，斯雷特太太重登場，腋下挾着一隻

漂亮的鐘。)

斯 我想我得把這隻東西也給它拿下來。(她把宅放到壁爐架上)我們的鐘一個錢兒不值，這一隻我可喜歡極了。

維 那隻鐘是外祖父的。

斯 ! 不要響! 現在是我們的了。喂，亨利，把你的那邊抬起來。維多麗亞，你可別把鐘同書桌子的事情對姑母露出風來。

(他們搬着衣櫃走出門去)

維 (自言自語) 我就想到是我們把它偷下來的。

(稍停，前門打得很響)

斯 (從樓上說) 維多麗亞，如其那是姑母跟姑父的話，你可別開門。

(維多麗亞打窗口窺看)

維 媽媽，是他們!

斯 我沒有下來的時候，你可別開門。(繼續有人敲門)讓他們敲好了。(有一個很重的砰砰敲門的聲音)亨利，當心牆。(她和亨利，熱得發赤地，蹣跚地，把一張有鎖上了抽屜的美麗

的，舊式的書桌子抬進來。他們把它放到原先放衣櫃的地方，把裝飾品擺好。繼續有人敲門。差不多了，維多麗亞開門去。喂，亨利，把你的上衣穿起來。（她幫助他）

亨 我們有沒有把牆上很多的石灰給弄下來？

斯 弄下石灰來不要緊。我的樣子看得出麼？（她對着鏡子整理頭髮）留心伊麗沙白看見我們穿半孝的時候，她的臉孔上的神氣。（把「烹飪雜誌」擲給他）把這個拿去，坐下來裝着我們好像在等待他們似的。

（亨利坐在安樂椅上，斯雷特太太坐在桌子的左邊，他們假裝作讀書。維多麗亞領彭和約丹太太上。約丹太太是一個肥壯的，溫和的女人，那付泰然自若的臉孔和那付無憂無慮的神氣顯得她是老不錯的。她穿着一套完全十足的新孝衣，戴着一頂有羽毛在上面的黑帽子。彭也穿着一套完全的新孝衣，帶着一雙黑手套，帽子上圍着一條帶子。他是一個短小身材的有趣的人，慣於說笑，不過在現在的時候，極力做得使他自己和這個憂愁的境遇相配合。他有一個爽亮的，愉快的聲音。約丹太太踏進房來，一直莊嚴地朝斯雷特太太走去和她親嘴。男人們握手。約丹太太親吻亨利，彭親吻斯雷特太太。大家都沒有說一句話。斯雷特太太偷偷地察看他們的新孝衣。）

約 唉，阿美麗亞，爸爸終久去了。

斯 是的，他去了。兩個禮拜以後的禮拜日，他要滿七十二歲了。（縮一縮鼻子，以免流眼淚）

（約丹太太坐在桌子的左面，斯雷特太太坐在右邊，亨利坐在安樂椅上，彭坐在沙發上，維多麗亞靠住他）

彭 （愉快地）喂，阿美麗亞，你不用傷心，我們不知道那一天也得要死去的，說不定更糟。

斯 我不明白這是怎麼說？

彭 說不定我們之中有那一個要死掉的。

亨 伊麗沙白，你怎麼挨到這個時候才來呢？

約 哦，我沒有辦法，我真沒有辦法。

斯 （狐疑地）什麼沒有辦法？

約 沒有找到孝服，我沒有辦法動身。（瞥視他的妹妹）

斯 你可以相信，我們已經定做去了。（酸刻地）我就沒有想到去買現存的這樣的東西。

約 沒有想到嗎？穿一件黑色兒的衣服，我自己問心舒服一點。現在你也許可以把他的事情全告訴我們。大夫怎麼說？

斯 哦，大夫還沒有來過呢。

約 沒有來過？

彭 （用同樣的口氣）你當時沒有馬上去請大夫嗎？

斯 當然我去請過了。你以為我是一個傻子嗎？我立刻打發亨利去請平大夫的，可是他出去了。

彭 那麼你該另外去找一個。伊麗沙白，嚶，對不對？

約 哦，是的。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斯 他在生的時候，平大夫來看過他的病，他死的時候，平大夫會來送他的葬，這只是職業上的禮節。

彭 不錯，你很知道你自己的事情，可是——

約 是的——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斯 伊麗沙白，別這麼說傻話罷，一個大夫又有什麼好辦法呢？

約 你瞧，有好些個人兒，大家都以為他們死了，可是大夫把他們給救活過來。這樣的事情多着呢。

亨 人家以為他們給水淹死的時候，那是可以辦到的。伊麗沙白，你的爸爸不是給水淹死的。

彭（打趣地）這件事情是可以不用害怕的。如果有一樣東西是叫他受不了的，那就是水。

（他笑，可是另外沒有人笑）

約（痛苦地）彭（彭馬上給壓倒了）

斯（觸怒地）我相信他老照規定的日子洗澡。

約如果他老是喝醉酒的話，那我們可以不必把這個話討論得太詳細了。

斯爸爸今兒早上去「開心的。」一吃過早飯，他就去付保險費。

彭的確，這件事情他倒做得不錯。

約他老是那麼想。他是一個挺有體面的人，他就不會不付保險費去死的。

斯對啦，以後他一定到「叮鈴鈴地響」去兜了一個圈兒，因為他進來的時候，開心得就像一

個淘泥沙的小孩一樣。我說，「我們現在只等亨利來一塊吃晚飯。」「晚飯，」他說，「我不

要吃晚飯，我要睡覺去。」

彭（搖他的頭）唉！唉！

亨我進去的時候，我看見他完全沒有脫衣服，睡得安靜極了。（他起身，站在爐竈邊的小地

上去）

約（確定地）是的，他有過一個預感的。我相信他有過預感的，他知道你嗎？

亨 知道，他對我說過話。

約 他說了他有過一個預感嗎？

亨 他說：「亨利，你嫌不嫌麻煩，把我的靴子給脫掉；上床以前的時候，我忘了脫。」

約 他一定跑了許多路。

亨 不，他穿的靴子倒是不錯。

斯 我們吃完了晚飯的時候，我想我得用茶盤放點兒什麼東西端去給他。他完全躺在那兒，好像他是睡着了一樣，所以我把茶盤放在書桌子上——（改正她自己）——放在衣櫃上

——那麼我就去弄醒他。（一個停頓）他一身都冰冷了。

亨 然後我聽見阿美麗亞叫我，我就跑上了樓去。

斯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約 他去了嗎？

亨 一點沒有疑問。

約 我早就料到終久他是要突然地去的。（稍停，他們擦一擦他們的眼睛，吸一口氣以免流眼

淚)

斯 (終於欣然地起身；用一種平常的口氣) 喂，你們現在上樓去看一看他呢，還是我們先喝

茶？

約 彭，你怎麼說？

彭 我沒有關係。

約 (望一望桌子) 那麼好罷，如果茶差不多預備好了，我們最好還是先喝茶。

(斯雷特太太把茶壺放到火上預備沏茶)

亨 有一件事情，我們最好現在把它決定一下，就是在報紙上登的計開。

約 我也在想着這件事情，你怎麼登呢？

斯 上康涇街，二百三十五號，他的女兒的住宅等等。

亨 你沒有意思來幾首輓詩嗎？

約 我喜歡「思親百世永難忘。」這個句子工穩極了！

亨 好是好的，可是不免說得嫌早了一點。

彭 這樣的日子有了以後，你就不大會把他忘記的。

斯 我老想起這樣幾句「一個可愛的丈夫，一個仁慈的父親，一個忠實的朋友。」

彭（懷疑地）你想這樣行嗎？

亨 我想行不行，這是沒有關係的。

約 不成，這樣說，對外到是不錯。

亨 我昨兒在晚報上看見一首詩，那是一首規規矩矩的詩。押了韻的。（他掏出報紙來讀）

「人家也許瞧不起你，把你忘記，但是你的汗點，對於我們到是神奇。」

約 這不行。你平常就不說「對於我們倒是神奇」這樣的說話？

亨 這是登報用的。

斯 如果你規規矩矩地說話，你不會這樣說的，但是做起詩來可兩樣了。

亨 你知道，這是做詩的特說法。

約 不行，這不行。我們要有——一首詩說——說我們怎樣地愛他，說——說他的好處，還說——說他死了

我們所受的重大的損失。

斯 你要一首完全的詩，那登起報來可費了。

約 好罷，我們喝完茶以後再想，然後我們去把他的零星星的東西看一遍，寫上一張清單。他

的房裏全是傢具。

亨 沒有珍珠或是那一種值錢的東西。

約 他有一個金錶，他答應了給我們的濟美。

斯 答應了給你們的濟美！我沒有聽見他這樣說過。

約 哦，他說過的，阿美麗亞，他同我們一塊兒住的時候，他說過的。他是挺痛濟美的。

斯 是的。（一驚）我不知道！

彭 無論如何他有保險金。你們有沒有今兒早上他去付保險費的收條？

斯 我沒有看見。

（維多麗亞從沙發上一躍而起並且在桌子後面走過來）

維 媽媽！我想今兒早上外祖父沒有去付保險費。

斯 他出去了。

維 是的，可是他沒有進城去。他在街上碰見過泰老先生，他們打聖菲利浦的教堂走過去。

斯 我敢說他是到「叮鈴鈴地響」去。

彭 「叮鈴鈴地響」是什麼地方？

斯 那家夏寡婦開的小酒店。他老在那兒轉來轉去的。哦，如果他沒有付這筆錢的話——

彭 你想他沒有付這筆錢嗎？是不是過期未付？

斯 我想該是過期未付罷？

約 好像有什麼東西告訴我，他沒有付這筆錢似的。我有一個「預感」，我知道，他沒有付這筆錢。

彭 這個酒醉的老王八蛋。

約 他故意這麼幹的，就爲了要氣氣我們。

斯 到底我侍候了他，在這個屋子裏頭，我受了他三年的嘔氣。我們可以說是受他的騙了。

約 我受了他五年的嘔氣呢！

斯 你一向老是想把他弄到我們這兒來。

亨 可是我們的確不知道他沒有付保險金。

約 我知道。我忽然間感到他沒有付。

斯 維多麗亞，你跑到樓上去把放在外祖父的梳裝台上的那掛鑰匙拿下來。

維 (胆怯地) 到外祖父的房裏去？

斯 是 的。

維 我——我不要去！

斯 別說這麼樣的傻話，沒有人會吃掉你。（維多麗亞不願意地出去）我們瞧一瞧是否他把那收條放到這書桌子裏頭沒有。

彭 放在那兒？放在這個東西裏面？（他起身來察看它）

約 （也起身）阿美麗亞，你在那兒把它弄來的？上次我到這兒來，還沒有見着它。

（他們仔細地考察它）

斯 哦，有一天亨利把它弄來的。

約 我喜歡它。這是一件藝術品。你是在一家拍賣行裏買到的嗎？

亨 嘎？阿美麗亞，我在那兒買來的？

斯 是的，在一家拍賣行。

彭 （輕蔑地）哦，舊的。

約 彭，你別獻醜罷，凡是藝術品都是舊的，瞧瞧那些古畫。

（維多麗亞很驚慌地回來。她進來的時候，把門關上）

維 媽媽！
媽媽！

斯 孩子，什麼事？

維 外祖父起來了。

彭 什麼？

斯 你說什麼？

維 外祖父起來了。

約 這孩子發痴啦。

斯 別說這樣的傻話，你不知道你的外祖父死了嗎？

維 沒有，沒有；他起來了。我看見他。

（他們都嚇得呆起來了；彭和約丹太太坐在桌子的左邊；維多麗亞緊抱住坐在桌子右

邊的斯雷特太太；亨利靠近壁爐）

約 阿美麗亞，你最好親自上樓去看一看。

斯 喂，亨利，你跟我一道去。

（亨利嚇得往後退）

彭 (突然地) 咄! 你聽。

(他們望住門。外面聽得出有微微的笑聲。門開了，現出一個穿着一件褪色而帶灰色的睡衣的老頭子。他的脚穿一雙襪子。雖然過了七十歲，但是他很鑠爍而有好的氣色；他的那雙光輝的，含惡意的眼睛在他的粗濃的，灰紅色的眉毛下閃爍。他顯然地是「開心的」阿貝爾或者是他的鬼靈)

阿 小維克做什麼？(他看見彭和約丹太太。)哈囉！什麼風把你們吹到這兒來的？彭，你好嗎？(他伸出他的手對彭，彭靈活地跳開，並且同約丹太太退到沙發後面的一所安全的遠處去)

斯 (小心地走近阿貝爾) 爸爸，是您嗎？(她用手捏捏他看是否他是僵硬的)

阿 當然是我。美麗，別這麼弄。你們這麼尋開心是什麼意思？

斯 (對其餘的人) 他沒有死。

彭 不像是死了。

阿 (爲私語所觸怒) 伊麗，你隔開得夠長久了；而你現在來了，還是好像不大歡喜看見我似的。

約 爸爸，您真白白地叫我們受了一次虛驚。您的身體還不錯嗎？

阿 （想捉住這個說話的意思）嚟？什麼？

約 您的身體十分好麼？

阿 呀，我很不錯，就不過有一點兒頭痛。我敢打賭說在這個屋子裏頭決不是我先進棺材。我老以爲亨利好像不大健康似的。

約 可是，我可不會死！

（阿貝爾走近安樂椅，亨利讓開路走到桌子的前面）

阿 美麗，到底我的新拖鞋給弄到那兒去了？

斯 （慌亂）爸爸您沒有把它們放在火爐傍邊嗎？

阿 我沒有看見它們。（注意亨利想脫掉拖鞋）哦，你穿了我的拖鞋，亨利。

斯 （敏捷地）我叫亨利把它們穿一穿鬆的，它們是那麼新又那麼硬。喂，亨利。

（斯雷特太太從亨利的腳上把拖鞋攫取去給阿貝爾，阿貝爾穿上拖鞋坐在安樂椅

上）

約 （對彭）啞，我可說不出這算有體面，這樣快就去穿一雙死人的鞋。

(亨利走到窗前去，把簾子放下。維多麗亞跑到阿貝爾身邊去，坐在他的腳下的地板

上)

維 哦，外祖父，您死了，我真發愁。

斯 (用一種報復的低語) 你不要瞎說，維多麗亞。

阿 噯，這是什麼話？誰死了？

斯 (大聲地) 維多麗亞說，她真擔心您的頭。

阿 呀，維克，謝謝你，但是我覺得好多了。

斯 (對約丹太太) 他挺痛維多麗亞。

約 (對斯雷特太太) 是的。他也挺痛我們的濟美。

斯 你最好問他是不是他答應了把他的金錶給你們的濟美。

約 (窘急) 我現在不問，我不高興問。

阿 噯，彭，你穿孝！伊麗也穿孝！美麗也穿孝！亨利跟小維克都穿孝！誰死了？家裏頭有什麼人死了？

(他咯咯地笑)

斯 爸爸，您知道我們家裏沒有人死的。是彭的一個親戚。

阿 彭的什麼親戚？

斯 他的兄弟。

彭 (對斯雷特太太) 渾蛋，我就沒有一個兄弟。

阿 嘿。彭，他叫什麼名字？

彭 (支唔地) 嚶——嚶。(他走到桌子的前面)

斯 (在桌子的右邊，迅速地) 胡得利。

約 (在桌子的左邊，迅速地) 叫做阿爾巴。

彭 嚶——胡得——阿爾巴。

阿 阿爾巴嗎？你的兄弟阿爾巴在那兒死的呢？

彭 在——嚶——在澳大利亞。

阿 嘿。他比你大嗎？

彭 是的，大五歲。

阿 哦，你預備去弔喪嗎？

彭 哦，去的。

不去，不去。

彭 不去，當然不去。（他退到左邊去）

阿 （起身）好啦，我猜想你們只是在等我喝茶。我覺得餓了。

斯 （提起壺來）我來沏茶。

阿 喂，過來坐下來，大家快活，快活。

（阿貝爾坐在首席的座位上，面對着觀眾。彭和約丹太太坐在左邊。維多麗亞搬一張椅子坐在阿貝爾傍邊。斯雷特太太和亨利坐在右邊。兩個女人都坐得挨到阿貝爾）

斯 亨利，給岳父牛脩吃。

阿 謝謝你。我要動手了。（他自己用牛油搽麵包）

（亨利敬牛脩，斯雷特太太倒茶。只有阿貝爾暢然地吃）

彭 岳父，雖然您不大適意；看到您的味口好，我真開心。

阿 不大要緊。我躺了一回兒。

斯 爸爸，您沒有睡着嗎？

阿 沒有，我沒有睡着。

斯 哦！

阿 （又吃又喝）剛才有什麼事情我倒不確實地想起來，可是我記得我好像有點兒昏。我的

手脚一下也不能動。

彭 岳父，你能夠看見，能夠聽見嗎？

阿 是的，但是我不記得有沒有看見什麼特別的東西。彭，把芥辣給我。

（彭遞給他芥辣）

斯 爸爸，當然您不能。這完全是您的空想，您一定睡着了。

阿 （執拗地）美麗，我告訴你我沒有睡着。豈有此理，我應當知道的。

約 您有沒有看見亨利或是阿美麗亞到您的房裏去？

阿 （搔他的頭）讓我想一想看——

斯 伊麗沙白，我沒有逼他。你們別逼他罷。

亨 沒有，我沒有叫他煩惱。

阿（突然地記起）哦！老天爺呀！阿麗跟亨利，你們把我的書桌子從我的臥室裏搬出來，究竟有什麼意思？（亨利和斯雷特太太啞然無言）你們聽見我說話嗎？亨利！阿麗！

約 爸爸，那是一張怎樣的書桌子？

阿 哦，我的書桌子，我買的那張——

約（指住書桌子）爸爸，是不是那張？

阿 哦，就是那張。它怎麼會在這兒？（一個停頓，壁爐架上的鐘鳴六下，每個人都望着它）他媽的，那隻鐘也是我的。這個屋子到底鬧什麼鬼？（一個倏忽的停頓）

彭 對啦，這樣的事我可幹不出。

約（起身）爸爸，我要把這所屋子裏頭所發生的事情告訴您。簡直是打劫。

斯 伊麗沙白，不要多響。

約 我爲什麼要不響。哦，我說這叫做陰陽面孔。

亨 伊麗沙白，好了，好了。

約 你也是一樣的。你難道是這樣一個不中用的東西，她叫你去什麼臭事，你就去做嗎？

斯（起身）伊麗沙白，記住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亨（起身）喂，喂。別吵架。

彭（起身）我的老婆說老實話就沒有錯。

斯那麼請她到外面去說，不要在這兒說。

阿（起身，拍桌子）你們全渾蛋，有沒有一個人把所發生的事情對我說？

約是的，我說。我就看不慣人家打劫您。

阿誰打劫我？

約阿美麗亞跟亨利。他們偷了您的鐘，還偷了您的書桌子。（激昂起來）您死了以後，他們就在晚上像一個小偷似地溜到了您的屋子裏去把它們偷走。

胡說！伊麗沙白，你別響！

人家停止我不了。我說，在您死了以後。

在誰死了以後？

您。

阿可是我沒有死呀。

約 您沒有死，但是他們以為你死了。

（一個停頓。阿貝爾在環繞地望一望他們）

阿 哦！所以今兒你們全穿孝。你們以為我死了。（他咯咯地笑）這才是一個大錯呢。（他坐下來繼續喝茶）

斯 （嗚咽）爸爸。

阿 不消再過多少日子，你們就可以分我的東西的。

約 不會的，爸爸；您別想起它，阿美麗亞不過爲了她自己的利益去霸佔這兩樣東西的。

阿 阿美麗亞，你老是一個心急的人。我猜想你以為我的遺囑是不公平的。

亨 您立了一張遺囑嗎？

阿 是的，鎖在書桌子裏頭。

約 爸爸，那上面怎麼說？

阿 現在不用去管它了。我想把那張毀了，另外再做一張。

斯 （嗚咽）爸爸，您可別叫我太吃虧了。

阿 美麗，勞你駕再給我一杯茶，給我兩塊方糖，還要多給一點兒牛奶。

斯 爸爸，好，我給您侍候。（她倒茶）

阿 我不會叫誰吃虧的。我要把我的辦法告訴你們。自從你們的母親去世以後，我跟美麗你住過一個時期，我也跟你，伊麗住過一個時期。對啦，我現在要立一張新的遺囑，把我所有的東西，交給那個我同他住到死為止的人，你們覺得怎麼樣？

亨 這有點兒像開彩票。

約 那麼從現在起，您想跟誰在一道住呢？

阿（喝茶）我正在想起這件事情呢。

約 爸爸，您知道，您還有很多的日子再和我們住在一塊。我們會把您弄得挺安樂的。

斯 不成，他跟我們就在一塊，就沒有以前他跟你們就在一塊那樣久。

約 我也許錯了，但是我不相信，在今兒這樣的事情發生以後，爸爸會想跟你們就在一塊。

阿 那麼，伊麗，你再要我跟你去囉。

約 您知道，我們預備您歡喜在我們家裏，就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

阿 美麗，你對於這個話怎麼說？

斯 我所能說的是：最近兩年來，伊麗沙白的心完全變了。（起身）爸爸，您知道我們上次爲什

麼吵嗎？

約 阿美麗亞，你別發傻罷，坐下來。

斯 不成，如果他不跟我們一塊住的話，那他也不許跟你們一塊住。我們以前吵架，就因為伊麗沙白說過，他無論遭到什麼損失，都不從我們的手裏把您奪過去。她說她這一輩子跟你過得可夠了，我們非得把您留下不可。

阿 我覺得你們倆方面都得為過去對待我的好處感到驕傲。

斯 假如我犯了什麼過錯的話，我相信我很對不起。

約 她的說話也可以說是我的說話。

阿 現在來說這樣的話，有點兒晚了。你們兩方面以前都受了我的嘔氣。

沒有，沒有，爸爸。

阿 哦，你們兩方面都說這樣的話，就因為我對你們說過我把錢留給你們。好罷，既然你們不要

我，那我就到那個要我的人那兒去。

彭 喂，岳父，您得跟您的兩個女兒中的一個女兒一塊住。

阿 我得把我的辦法告訴你們。下星期一，我有三件事情要辦。我得到我的律師那兒去更改我的遺囑；我得到保險公司去付我的保險費；還得到聖菲利浦的教堂去結婚。

——什麼！

彭 什麼！

約 結婚！

斯 他發瘋了。

（全體驚訝）

阿 我說我要去結婚！

斯 跟誰？

阿 跟開「叮鈴鈴地響」的夏寡婦。我們把這件事情商量了許久，但是我把它留作一個意外有趣的消息。（他起身）過去我覺得我對你們是一個負擔，所以我就去找了一個肯甘心情願照顧我的人。我們很高興在婚禮舉行的時候看到你們。（他走到門邊去）那麼，禮拜一見罷。十二點鐘在聖菲利浦的教堂。（打開門）美麗，你把那張書桌子搬到樓下來，簡直是好極了。禮拜一搬到「叮鈴鈴地響」去，那更容易了。（他出去）

【作者小史】 斯坦萊·霍頓 (Stanley Houghton) 於一八八一年生於英國亞絨登 (Ashtonupon-Mersey)。他是英國近代戲劇文藝界中曼徹斯特派內最著名的一位。同代作家如約翰韓兢、梅斯斐爾德、倍克諸氏，與霍頓齊名。十六歲時，協助其父律師工作，直至一九一二年。「親愛的死者」(The Dear Departed) 於一九〇八年問世，爲其生平處女作。及“Hindle Wakes”一劇在曼徹斯特表演成名後，並風行於倫敦美國各地。翌年，漫遊巴黎與威尼斯，因病返故鄉，未幾即逝世。時爲一九一三年。他一生祇寫了十幾個劇本，其中獨幕劇就佔其七。曼徹斯特派戲劇家很注重獨幕劇，認爲獨幕劇是一種本身獨立的藝術，不是他種戲劇剩餘的材料，不能運用，才歸到獨幕劇裏來的。

【劇情說明】 老鰥夫阿貝爾有兩個女兒：一個嫁給享利斯雷特，一個嫁給彭約丹。他平日輪流居住在兩個女婿家裏。他們待他都不好。這時，正輪值到斯雷特的家裏。

一天，忽然這老鰥夫「死了」，冷冰冰地躺在樓上。斯雷特夫婦就拍了一個電報給彭約丹夫婦，請他們來共同料理「後事」。

斯雷特和他的太太，立刻換上孝服，又把小女兒維多麗亞從街上喚回來，也換上孝服，安坐在家裏專心等待客人的來臨。斯雷特太太心裏却一意打算怎樣瓜分「死者」的東西；她叫丈夫先佔有老鰥夫的新拖鞋，又把他的臥房裏的新式桌子和精緻的鐘都偷偷地搬到樓下。做完了這些手脚，彭約丹夫婦也來了。他們一來便先打算把老鰥夫的零星東西查一遍，寫上清單，以便瓜分「遺產」。斯雷特太太告訴他們，老頭子早就去付過保險費，這件事情的確做的不錯，她就叫小女兒上樓去找付費的收條。可是，小女兒驚慌地回來報，告說：「外祖父起來了。」這可把大家嚇一跳。

老鰥夫果然起身下樓來，並不是「復活」。他根本沒有死。他還不知道樓下演的是一齣什麼戲。他照例和他們一同進茶。就在這時候，他發現自己的書桌和鐘都被移到樓下。事情戳穿了他告訴他們他已經立下遺囑，而且把他的計劃向他們宣佈——下星期一，他要去辦三件事。第一，到律師處更改遺囑。第二，到保險公司去付保險費。第三，到教堂去和老相好夏寡婦結婚。

「再見吧！」說完，他出去了。

【導演計劃】「親愛的死者」暴露人性的自私，虛偽和貪婪。爲了利益，親姊妹在相爭奪遺產。爲了利益，女兒虛情假意奉承爸爸。老鰥夫看穿了這一切，他說：「過去我覺得我對你們是一個負擔，所以我就去找了

一個肯甘心情願照顧我的人。」因此一個七十二歲的老嫗也重婚了！

這個劇本的舞台效果很好，尤其是最後老嫗夫宣佈他的計劃時，這突然的結局，會給觀衆以一種愉快的滿足。

這裏角色的個性很容易把握。除了天真的小姑娘外，所有的人分爲兩個陣綫——惡人（女兒女婿的一羣）和善人（達觀的阿貝爾）。

在排演時，我們必須注意——

（一）開場時，阿貝爾的喪事，必須做得很真切，讓所有的角色和觀衆都信以爲真，沒有一絲地要「復活」的預感。那麼，以後的效果，才覺突然而有味。

（二）斯雷特夫婦躡手躡腳做偷偷摸摸的事一場戲，應注意演員的動作，戲的諷刺味全在這兒。演員們做戲時態度的嚴肅，才能反映出他們的角色的卑鄙可笑。譬如，夫婦倆的搬書桌，動作一定很慌張忙亂，心裏很尷尬，那麼應有的效果才會更好。

（三）同樣的兩對夫婦見面時，對死者的哀悼表示，因爲明白的是一套虛情假意，所以要演得誇張，使觀衆知道他們互相都在「做戲」。不過，角色在這「做戲」時，仍要嚴肅而真切的，不使對方角色發覺他們的虛偽，而失掉應有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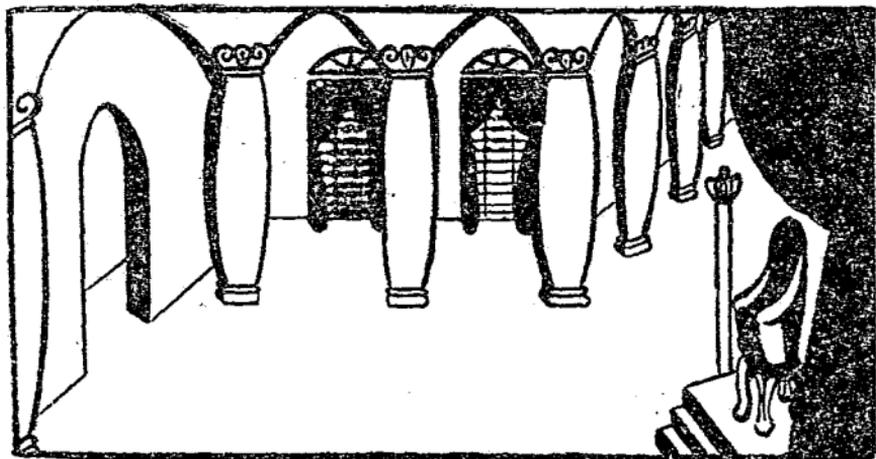
(四)維多麗亞報告外祖父的復活是第一個重要的波動。自這時起直到外祖父的出場，空氣要突然沈靜下來，外祖父的神秘舉止和大衆的嚇得發呆，是兩條綫的對照。

(五)阿貝爾進場以後，Ferdinand要加速。戲要分兩條綫做。一方面是阿貝爾若無其事的我行我素；一方面是女兒女婿一羣人的驚訝狼狽。劇情發展到這裏已漸趨高潮。此後，阿貝爾發現他們的盜竊書桌和鐘，以至宣佈計劃，都在緊張的氛圍中展開。

(六)關於演員地位的安置以及重要的動作，在劇本中都有詳細的指示，排演時可隨時留意。

奇 丐

著 特 斯 克 巴 · 美
譯 倫 家 羅



人物 大國的國王

御侍

乞丐

佈景 一間王宮裏的御室，下瞰庭院。時在中夏。宮裏的窗子洞開，遠遠地送過來一個人要飯的喊聲。國王坐在一把金的御椅上。頭上戴着一頂金的王冠，手持一枝金的寶杖，表示當國的意思。一個御侍搖着一柄大的孔雀翎毛扇，站在旁邊爲他打扇。

乞 (在外間) 麵包——麵包! 麵包! 給我一點麵包!

王 (有氣無力的樣子) 誰在街上吵着要麵包?

侍 (正打着扇) 陛下，一個叫化子!

王 他吵着要麵包幹嗎?

侍 陛下，他要討點麵包，填填肚子!

王 我不愛聽他的聲音，這聲音使我聽了不耐煩，把他趕開去！

侍 (鞠躬) 陛下，已經趕過他了。

王 若是已經趕走了，爲什麼還聽見他的聲音？

侍 陛下，趕過他多次了，但是趕一次，他回來一次，每次來後，叫得比從前還要響。

王 這樣熱的天氣，他來惱我，真是太不懂事，他這樣的不恭敬，一定應該受罰，去用鞭子抽他。

侍 陛下，這已經幹過了。

王 那就刺他幾鎗尖兒。

侍 陛下，侍衛們爲了把他趕開宮門外，已經把刺刀染紅了幾次。但是還沒有用處！

王 必要的時候，不妨把他細起來，塞住他的嘴；再有必要的時候，就把他的舌頭割了。我不愛聽

這傢伙的聲音，聽了真不耐煩。

侍 陛下，你的諭旨，不等今天發出來，早已辦過了。

王 不會。不會有這樣的事。那有沒有舌頭的叫化子，還會喊着要麵包？

侍 若是他再長出一個舌頭來，那就可以了。

王 什麼話！一身一世，人只有一個舌頭。那有多過一個舌頭的事，那豈不是反了！

侍 如果多一個舌頭就是反了，陛下，那這個叫化子真是反叛了！

王 （作威作福的樣子）反罪就是死。我命令你拏這個東西去殺。別扇得這樣慢。我熱極了！

侍 （加快扇着）神聖莊嚴的陛下，所有你的命令，不等你今日發出來，在昨天已經奉行了。

王 怎麼？當心一點，別在朕面前開玩笑。

侍 若是說我開玩笑，那我的玩笑裏面也有真情。陛下，我方才說過，你現在聽着喊麵包的叫化子，不等你下上諭，在昨天侍衛們就拔起刀來，把他殺了！

王 難道鬼還要吃麵包？就事實來說，被殺的人，死後斷不會在街上喊着要麵包的。

侍 若是和這個叫化子一樣，那殺了他也還是喊着要麵包的。

王 但是他只有一個人，他一生斷不會有兩條生命。

侍 陛下，聽我說昨天發生的一件事情。

王 我聽着，說吧！

侍 陛下的兵士們昨天用刀痛砍這些街上要麵包的叫化子，只是他的傷痕完全好了。他們割

了他的舌頭，他立刻又生出一個來。他們把他殺了，他現在還活着。

王 啊，這件事我真不懂。

侍 陛下，不懂也好。

王 並且我不懂你說些什麼話！

侍 這也許還是好！

王 你在打燈謎兒。我不喜歡燈謎兒。把我的腦筋都弄混了。

侍 陛下，如果我說的是燈謎兒，那也是因為這個地方剛好有一個燈謎兒。

（乞丐的聲音陡然在外面叫大了）

乞 （在外面）麵包——麵包，給我一點麵包。

王 啊，他又叫起來了，我覺得他的聲音，比從前更響。

侍 陛下，肚餓喉嚨響。他肺量裏把餓填滿了！

王 他那千刀萬剮的肺，倒是餓飽了。哈哈！

侍 但是，呀！他的胃却是空的。

王 那不關我的事。

侍 讓我從窗口拋一片硬的麵包皮給他吧！

王 不成，餓叫化子總是蠢事。給叫化子一片麵包皮，就是一粒惡種子，從這種子裏又要生出一

個叫化子來。

乞 (在外面) 麵包——麵包，給我一點麵包。

侍 他好像很餓了，陛下。

王 是，我想也是。

侍 如果你不讓我拋一片麵包給他，那你便要耳還手債。

王 做皇上的人，對誰也不負債。

侍 那是不錯，陛下。不過雖然如此，這個人討麵包的聲音，總是免不了煩惱陛下。

王 實在使我發惱。

侍 不消說，他所要的只是你桌上一片硬的麵包皮，只給他一點兒，他就心滿意足了。

王 不消說，他還想做皇上，那他更心滿意足了。

侍 不要這樣苛刻。你總是聰敏正直的。這人餓到萬分了。陛下，真不讓我從窗口拋很小的一片硬麵包皮給他嗎？

王 我已經吩咐過你了。去趕走這叫化了。

侍 但是陛下，就把他趕走了，也和從前一樣他還是要回來的。

王 那就傳命令下去，把他殺了。我不要這煩惱的聲音傳過來的。

侍 但是，神聖莊嚴的陛下，也和從前一樣，他再要活過來的。

王 這話不錯，但是他的聲音，使我發惱，我不愛聽！

侍 他的肺裏裝滿了餓，真是很強。

王 對。想一點藥，把他的肺治弱下去。

侍 陛下，想一點藥（停止打扇）

王 正是我的意思。想一點藥——不要停扇，我熱極了。

侍 （用力打扇）一片硬的麵包皮，從那邊窗口拋下去——立刻可以見藥的功效。

王 （發怒）我說過了，硬麵包皮是不可以給他的。若是我今天給他一片，他明天還是要餓的，

我的麻煩還不是一樣。

侍 這是真的，陛下。你的胸中充滿了大學問。

王 所以，一定要另外想藥。

侍 陛下，你說的話，個個字都充滿了智慧，和肉圓子一樣。

王 （仔細想來）現在讓我打量一下。你說他不怕苦痛……

侍 所以他不怕非刑。

王 並且他死不了……

侍 所以殺他也沒有用處。

王 現在讓我再打量一下。我一定要別想辦法。

侍 恐怕只須一小片硬的麵包皮——

王 哈哈！我想出來了。我想出來了。等我自己來教他不要吵！

侍 （大驚）陛下！

王 把這叫化子喊來。

侍 陛下！

王 哈哈！我想若是皇上教他不喊，他一定不會再喊，哈哈哈哈哈！

侍 陛下，你不能讓叫化了到王宮裏來！

王 （自鳴得意）嘿，出去告訴這東西，說是皇上要看他！

侍 神聖莊嚴的陛下，你一定不會有這樣的舉動，你斷不會讓你的御眼，去看一個醜醜的動物，你一定不會讓你的金口，和一個尋常在街上討麵包的叫化子說話。

王 我的耳朵早已弄聾了，所以你立刻去執行我的諭旨。

侍 神聖莊嚴的陛下，你一定不會——

王（向侍吼着）我說過了，去！（侍羞慚滿面出去了）真的，我想只要我一命令他，這東西就不再叫了。真的，我想他一聽皇上要看他，必定嚇得不得了。哈哈！

侍（回來）陛下，叫化子在此。

（一個東倒西斜的叫化子，滿身襤褸，隨着侍衛慢慢的進了御室）

王 哈哈！真開我的眼界，你就是在街上大聲要麵包的叫化子嗎？

乞（停了一會，以不振作的聲音說道）你就是皇上嗎？

王 我就是皇上。

侍（向乞丐）叫化子那裏可以問皇上，你只可在問道你的時候，小心的回答。

王（向侍）管你自己好了。（向乞丐）我把你叫進來吩咐一件很嚴重的事。我知道你在街上大聲討麵包的叫化子。你怨恨的聲音把我惱了。所以自此以後，不准再討麵包！

乞（聲音微弱的）我——我不懂！

侍（在一傍對乞丐說）皇上吩咐你，以後不准再討麵包。你的聾聲音惱了他的耳朵。

王（向侍）哈哈，好譬喻，真是舌底生花，值得扣在身上。（向乞丐）你的耳朵比你的身子還應當多洗一洗。我吩咐你，以後不准再喊着要麵包！

乞 我——我懂！

王（拿手放在口上做號筒，大聲叫道）不准再討麵包！

乞 我——我懂！

王 老天爺！他的耳朵比石頭牆還要聾些。

侍 陛下，他並不聾，因為我在街上對他說話，他一聽就懂。

王（向乞）你真聾嗎？我現在對你說的話，你懂不懂？

乞 我個個字都聽得清楚。

王 吓！大不敬。像你這樣！就應當把舌頭割了。

侍 陛下，割了他的舌頭是沒有用的。因為割去一個，他又會生出一個。

王 不關事，把他割了再說。（向乞丐）我吩咐你以後不准在街上討麵包，你為什麼敢說不懂？

乞 你口裏所說的，我個個字都聽得清楚。但是牠們在我耳朵裏不過是一種蠢的聲音。

王 吓！不過是——鞭子可以抽得你的皮發響，要是你再不把你大逆不道的舌頭快改過來。我，

你的皇上吩咐你不准再在街上討麵包。你應當表示服從你皇上的命令，趕快跑上來磕三個響頭！

乞 沒有這回事。

侍 (在傍邊對乞丐說) 來吧，使皇上忍耐着性子太久，不是好玩的。皇上真是寬宏大量，但是他要發脾氣也是很容易的。

王 快點，我吩咐你趕快磕頭！

侍 (推乞丐) 快磕呀！

乞 我爲什麼應當磕頭？

王 表示你服從皇上的話。

乞 我不會答應服從什麼。我也沒有什麼皇上。

王 呵！他不曾答應服從什麼，也沒有什麼皇上。哈哈！我吩咐你以後不准再討麵包，因爲你的聲音弄得我的耳朵膩煩。依我的吩咐，磕頭，磕過之後，我饒恕你，保全你的狗命出宮。若是不照磕，一點鐘之內，你不要怨你的爹媽枉生你一番。

乞 我自來就怨着他們生錯了我。因爲生在這世界上做叫化子，比什麼都苦惱，除了生下來就

做皇上。

王 吓，你的舌頭使你活得不耐煩了。來吧，在地上磕三個響頭。鄭重的申明，以後再也不敢在街上討麵包了。趕快磕！

侍 （對乞丐）你如果懂事，就應當服從皇上的命令，他快要忍耐不住了！

王 不要怕把你的狗頭弄髒了地板。弄髒了我也不會怪你。

（乞丐站着不動）

侍 我對你說過，使皇上等，是最不投機的事。

（乞丐仍然不動）

王 怎樣？（稍停）怎樣？（大怒）怎樣？

乞 陛下，你吩咐我不准在街上討麵包，因為我的聲音，沖犯了你的耳朵。所以我同樣的吩咐你，摘下你的皇冠，從窗口拋在街上。如果你把皇冠拋在街上，那我也就用不着沿街討麵包。

王 吓！你來命令我？你一個街上的叫化子來命令我，你的皇上，要摘去皇冠拋在街上？

乞 我正是這樣說！

王 嘿，你知不知道，只爲你這番話，我就能把你殺了？

乞 不成，你還殺我不了。你手下的兵士的鎗兒，碰在我的身上，和草一樣。

王 哈，我倒要看個究竟，我且看吧！

侍 陛下，這是真話，他所說的確是如此。

乞 我限定你摘去你的皇冠。你肯把牠從窗口丟出去，丟到街上，我的聲音以後再不來惱你。若是你不肯，將來你要後悔。你此時有壞了皇冠。將來你的生命，日裏充滿了恐怖的凶兆，夜間充滿了可怕的惡夢。像船裏充滿了老鼠，四處亂竄，攪得你神魂不安。

王 這真是大不敬，真是大逆不道！

乞 你從窗口丟你的皇冠出去不丟？

王 嘿，這真是大逆不道，罪大惡極！

乞 我問你，你從窗口丟你的皇冠出去不丟？

侍 (向王身旁說) 說不定你還是同他開個玩笑，順從他的好。陛下，你且把皇冠丟出去，轉身來，我就同你拾進來。

乞 怎樣了？怎樣了？(指着窗了) 怎樣了？

王 不成！我那能把皇冠從窗口丟牠出去。不成，無論從那個窗口，我也不能丟牠出去。什麼話？
來服從一個叫化子的命令，沒有這回事？

乞 （準備着要去了）好，這真像皇上的口氣！你是皇上，所以你情願要你頭上笨得要死的金圈兒，比要你的頭還要緊。好吧，你是皇上，你只能如此。（他靜靜地無言的走向御室的門口）

王 （向侍）抓住他！不准他跑了！好容易他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就這樣的跑了！

乞 （冷淡地說）慢說你一個手下人不能止住我，就是一萬個也不能動我一根毫毛，我比山還要強，比海還要壯！

王 哈哈！我倒要試試看，我倒要試試看。（向侍）抓住他！我的諭旨。用練子把他鎖住！

乞 我的力氣比山還大，我的話比暴風還要猛烈。你的手下人不夠碰我一下，我一口氣就可以把你全座宮殿吹翻。

王 （向侍）你聽見他侮辱我的話嗎？爲什麼你不把他抓住幹麼的？爲什麼你不叫侍衛？

乞 我現在且不傷害你。我只在街上大聲喊着，討些麵包填我的肚子。但是總有一天，我不同今天這樣對你好說話。到那天，我口裏吹出狂風，我二枝臂膀化成鐵幹。我吹倒你全座的宮殿。

你這蠢才的骨頭，在我的指縫裏揉個粉碎。我打着一面大鼓，用你的頭做槌子。我現在還不這樣幹。但是我總有一天這樣幹。你以後聽見我討麵包的聲音，牢記着我現在說的話。記着，國王當心就是！

（他走出去了，御侍嚇得啞口無言，望着他出去。王在椅子上，不知所措）

王（陡然振作起來）追住他！追住他，不要讓他去了。追住他！

侍（連話都說不出的樣子）陛下，我一動也不動了！

王那就趕快，趕快叫侍衛。一定要把他捉住。把他鎖起來。快，我說的，快叫侍衛。

侍陛下——我叫也叫不了。

王怎樣？你啞了！

（乞丐的聲音又聽見了）

乞麵包，麵包，給我一點麵包！

王啊！（他走向窗子。一半害怕着，不知不覺的用手拿起皇冠，好像要拋出去一樣。但是，回轉主

意，發了一個空，又把它戴上）怎樣？難道我變成一個叫化子！一個叫化子！

乞（在外面繼續地叫）麵包，麵包，給我一點麵包！

王（大怒）把窗子關了！

（侍者站着麻木似的，臨閉幕的時候，叫化子聲音愈叫愈響）

幕

【作者小史】巴克斯特（Winthrop Parkhurst）美國紐約人，作家兼音樂批評家。母系有波希米亞民族的血統，祖先有人曾爲改革而殉難；父系祖先有人曾執行過英王查理士一世死刑的。除奇巧（The Beggar and the King）而外，他還寫過“Marracca”一獨幕劇。他對於音樂的理論，著有音樂解剖學一書。

【劇情說明】國王正安閒地坐在皇宮的寶座上，遠遠的却送來一片乞丐討飯的喊聲。這聲音使得國王覺得很不耐煩。他命令侍衛把乞丐趕開去。但是侍衛告訴國王，已經趕過多次了，可是趕了仍舊來，而且喊得比從前更響。國王說要用鞭子抽他，用刀刺他，割掉他舌頭，……侍衛稟告國王說，這些辦法都試過，一點沒效。唯一的辦法，應該將桌上剩下的一片硬麵包皮從窗口扔給他，他心滿意足了。可是，國王認爲這是蠢事，拒絕這樣做。國王發了惱，命令把乞丐抓進宮，要當面懲辦。國王吩咐他以後不准再喊着討麵包，乞丐竟回答他：「不懂！他不服從尊嚴的王命。他反而命令國王說：『摘下你的皇冠，從窗口拋在街上。如果你把皇冠拋在街上，

那我也就用不着沿街討麵包了。」這真是太不成話了！一個國王要從一個乞丐的命令乞丐昂然地踱出了皇宮，侍衛嚇得啞口無言，國王在寶座上也茫然不知所措。乞丐在宮廷外的喊聲又聽見了，並且聲音更大了！

【導演計劃】這是寓言式的一幕幻劇，也是一個諷刺劇。所以導演的手法不應該採取寫實的。上演時，必須把強烈的諷刺性，然後才有風趣，而劇的意義也透顯出來了。人類是求生存的，豪華的國王頹散地度着安閒的日子；襤褸的乞丐却連求一片解決生活的麵包都沒有。暴力是不能鎮壓饑餓的火燄的。因此，有無上權威的萬乘之尊的王者，也失敗了。

在排演時，必須注意下列幾點：

(一) 國王的性格是顛覆的，這樣才顯出乞丐的倔強。他們處在相反的極端上。

(二) 在國王與乞丐的對話中，對答必須流利緊湊。等乞丐說要國王拋棄皇冠時，劇情已趨頂點，聲音要更宏亮，動作要更有力。這樣才壓得住國王。

(三) 國王在被乞丐屈服之後，要表現得頹唐，完全喪失了原先的威勢與精神。當乞丐說要一口氣吹翻他的宮殿的時候，他簡直像一頭溶化在熱湯裏的泥牛了。

(四) 乞丐昂然走後，要有一個 *Pause*，然後徐緩地開展結局的劇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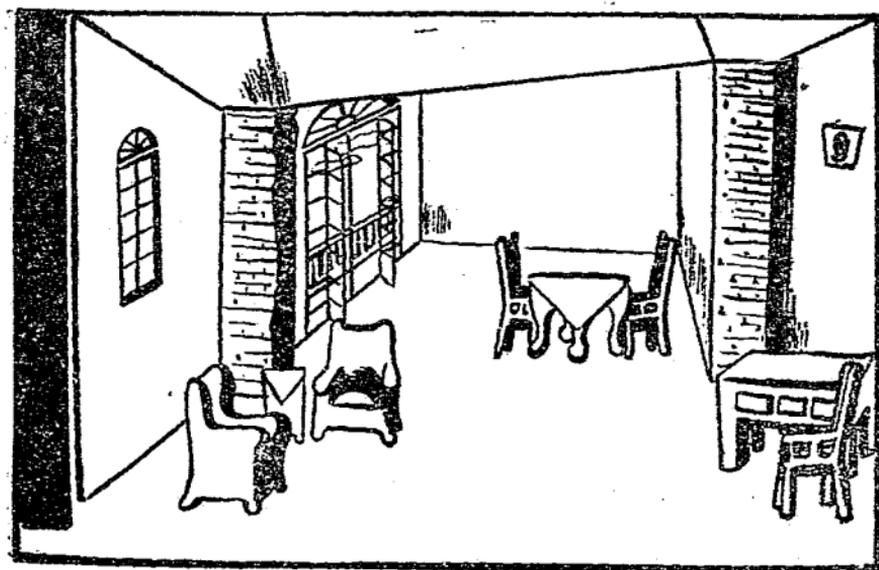
(五) 這是三個角色的戲，各人的地位在變動中應該保持勻稱，不能過份的聚集與分散。乞丐向國王反抗爭辯時，可以用屢屢向賓座進襲的姿勢，一步步逼上來。

(六) 全劇偏重運用明快的粗線條的大動作。

破舊的別墅

著爾納魯雅·聯蘇

譯青一賀



人物

她

景 一間大的，幾乎是空的房間。只有一張破舊的沙法，一張普通的桌子和兩張椅子。牆上糊的花紙，已經有許多地方破碎，但是牆上還掛着幾張不知是誰的半身像。這房間使人起一種可怕的印象。

時 秋天。黃昏。

（他走進來。手裏拿着皮包）

第一場

他 （走進來，帶着一種好奇心環視着）這房子多麼可怕……一個人都沒有，可是門却開着。我再來把一切查驗一遍。（摸出信來，讀）「設計科科長安得列夫工程師大鑒：你的母親

生病很重。我是她的親近的女朋友，我正巧有事到這裏來，順便告訴你一聲。你如果要知道詳細的情形，請你今天來。一下班一直就來。你晚來了是碰不着我的。」（說）又有這簽字，又有這地址……但是這裏誰都沒有……

第二場

她（突然很快的走進來）是你嗎？

他（猛然轉過身來）一點也不錯……是我……

她 你來了嗎？

他 這話我該怎麼瞭解呢——是的……大概，我是來了……

她（微笑）對不住，我儘問蠢話……我突然見到你，由於出乎意料之外，我驚喜得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

他 這裏的門倒很優待客人，是開着的，不過開得太大意了。

她 噢，這裏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要保藏。再沒有什麼人住在這屋子裏。這是我朋友的私人別墅。但是現在已經秋天，他們都搬到城裏去住了。

他 可是你呢？

她 旅館都客滿。一個房間我都找不到。所以朋友們暫時把我寄住在這裏。

他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她 那末，要問你一聲好啊……工程師安得列夫。

他 好吧，我也問你的好……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你的名字我說得對吧？

她 對的。

他 爲什麼你這樣注意的看我呢？

她 因爲我要仔細的看看，我的女朋友，有一個怎樣的兒子。

他 (微笑着) 那末，你覺得他怎麼樣呢？

她 不錯。很不錯……

他 謝謝你……

她 你在女人面前一定會用手段……對不住，我還沒有請你坐呢。

他 (坐到舊沙發上去) 謝謝。我母親怎樣了？

她 並不怎麼嚴重。慢性肋膜炎。

他 她只是寫信告訴我，她說，她稍爲着點涼了。

她 她不願意使你掛心。況且，手術什麼的，一切經過都很良好。

他 你時常見着她嗎？

她 我們是職業不同的人：她是醫生，我是演員，但是近來我們很親近。那末，你是那樣的……

他 那樣的？

她 這樣的……沒有什麼……你是這樣一個十分滿意的……有名的工程師安得列夫，飛機構造師，構造那些飛機，飛翔全世界，爲我們國家宣威揚名！

他 你把這說得多麼高興啊。

她 對不住……我是一個有些麻木的人。但是也有些東西，足能使我驚喜。

他 這是很好的。在生命中，是應當善於驚喜的，並且應該有什麼足以驚喜的東西。

她 你是一下班一直就到這裏來的嗎？甚至於沒有回家一趟嗎？

他 是的……你看，連皮包都帶在身邊。我要緊趕得來看你……

她 你是這樣一個可愛可敬的兒子。真該向你致敬。（坐在他旁邊）噯，我們相互熟識了。

他 我們相互熟識了……

她 你口袋裏那鼓起的是什麼玩意兒？好像是手槍吧？

他 正是手槍。

她 你隨身帶手槍嗎？爲什麼？

他 我是在祕密部分工作的，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我時常要帶着放文件的皮包。說不定是會發生什麼事情的……爲了防止萬一起見，所以總帶着槍。

她 難道你現在也隨身帶着祕密文件嗎？

他 現在也帶着。

她 （突然笑起來）你知道，我腦袋裏突然出現一個什麼思想？

他 什麼思想？

她 非常沒有禮貌的思想。我突然很想和你親個嘴。

他 親嘴？

她 是的。我很愛你。你的微笑很迷人。

他 （很難爲情的）我不知道，該回答什麼話。

她 你一定是很被人愛戀的人。女人們一定把你捧在手裏吧？

他 我太重了。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

她 噢，她們這點力氣是夠的。她們知道怎樣做這事情的各種方法，即使男子重得和大象似的也無妨。無論怎麼樣，她們都會的。

他 我們的婦女還會做許多別種事情，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

她 不是的，你真可愛……你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你是一個小白臉。

他 說實在話，我真難爲情……

她 這裏的環境是這樣……是一個郊外的別墅……這樣安靜……窗外是這樣的秋天……自然最意外的思想和慾望，會禁不住的出現……你的手槍上了子彈沒有？

他 當然上了子彈的。你爲什麼問這個呢？

她 隨便問問罷了。我想，上了子彈的槍，隨便放在口袋裏，你怎麼不害怕呢？因爲可能發生不幸的事情啊。

他 我很小心，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

她 對不住，在這些問題上，我是一個多麼沒有經驗而又可怕的胆小啊。

他 (笑着) 你別怕。手槍不會自動放射的。(將手槍掏出來，握在手裏)

她 呀，請你拿得離我遠點兒，我一生一世從來沒有親手拿過真槍。

他 什麼槍？

她 什麼槍都沒有拿過，只拿過戲院裏當道具的假槍。雖然現在拿槍是很時髦的。婦女們都會開槍。

他 這非但是時髦，並且是必要。

她 那末，你把手槍給我瞧瞧看。請你把它給我放在手裏拿拿看。

他 好吧。看沒有經驗的人怎樣第一次手裏拿槍，倒是很有趣味的。

她 這一定是很可笑的……尤其是胆小的人拿。你的槍是什麼式的？

他 白郎寧。拿去吧！（交手槍）可是不要碰槍機啊。

第二場

她 （很不堅決的接了手槍）真可怕。（短時的啞場。她突然迅速的站起來。嚴厲的說）現在

我們來談點正經話吧。

他 什麼？

她 玩夠了。坐在原地方，不要動。（拿手槍對住他）

他 （鎮靜的）（坐下）別這樣開玩笑，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拿着槍不是鬧着玩的。

她 噢，不是，我的朋友，我不再開玩笑了。最要緊的是你的皮包。（她把皮包從沙發上拿起來）

他 （正色的，但還不失鎮靜的）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請你別開玩笑吧。把皮包放下。裏面儘是重要的文件。

她 （嚴厲的）我就是需要這些文件。唉，固執的傢伙……你還以為我是在開玩笑。

他 你跟我鬧得太不像話了……（站起來）

她 （嚴厲的）往後退，坐下，假使你敢站起來，我便開槍打你，像打一條狗似的。

他 （仍舊坐下，很慌張）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

她 我是這樣的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正如你是中國皇帝一樣。啊，這麼固執的人。你以為，人家真給你帶來母親的口信了。好吧……沒有時間再作無益的浪費了。所以我們來正經的，平心靜氣的談談吧，並且只談實際的事情。你先聽我說。

他 你發瘋了。

她 這一點馬上就有分曉。所以你先聽吧。第一我不是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第二我從來沒

他 親眼看見過你母親。我只弄到關於她的一點消息，因為我奉命要取得你的皮包和你的人。

她 是的，我們需要你。

他 你們是誰？（站起來。他驚住了）

她 這話以後說好了。坐下，聽見沒有——坐下！（他坐下）你以為我們是誰，為什麼我們要你，都不難猜想。我希望，你是看報的。報紙上這事登得很詳細。所以你要替我們工作。

他 我現在一叫喊，就有人到這裏來……

她 誰也不會到這裏來的。我們是故意挑選這個地方會面的，這裏一個人都沒有。所以你還是不作聲的好。我把錢幣拋在空中，錢幣飛着，我也能開槍打中它，你當心，不要被我打中腦袋。（看見他握緊拳頭）手舉起來！（嚴厲的）我命令，手舉起來……假使你要活的話……（他舉起手來）噯，還是這樣好些。活命的希望多一點。

他 （恐怖的）你是誰？

她 你會明白的……現在反正都是一樣。失去了這樣的文書，他們決不饒恕你。反正要逮捕你。我們還會給你火上添油。我們自己會通知那應該通知的人，說你是自願把這些文書賣給

他 賣？我們的。

她 此外還有生命。這都在我們的手裏。假使你跟我們工作，我們就把這些文書都還給你。

他 你們還嗎？

她 可是，我的親愛的，你可別想狡猾啊。這對於我們是行不通的。預先要把所有文書都抄一份副本。晚上你就可以把它們收回。無論誰什麼也不會知道。除此之外，我們還重重的酬勞你。給你錢。

他 (很快的) 什麼錢？

她 (機械的) 德國錢。(她覺得說錯了話) 啊，你已經注意起實際問題來了……這是好兆頭……原來，你並不像看上去那麼固執。

他 他們逮捕我……要殺死我……

她 沒有這麼快。在這時候，你來得及逃到外國去，在外國銀行裏，在你的名下，將要新開一個戶頭。

他 你是要毀滅我……

她 我們可不在乎毀滅幾個人。你在反對我們的時候，你的生命，我們並不重視。所以你最好是擁護我們。（喊叫）手舉起來！把手一直舉着，聽見沒有！現在你寫一張條子給我吧。

他 什麼條子？

她 附在這些文書上的條子，和收到酬勞的收條。條子應該是誠實不假的，假使你要活命的話，並且你要親手寫這收條，這條子使你完全和我們發生聯繫。

他 我什麼也不寫。

她 那末今天就是你一生中最後的一天。你有自來水鋼筆沒有？

他 我什麼也沒有……

她 我的筆給你寫。（摸出筆來）拿去。（走近他，把鋼筆遞給他。這時他猛叫出三個字來：「看後頭！」她突然轉過身去。於是他向她縱身衝去，從她的手裏奪下手槍）

第四場

他 （拿手槍對着她，叫道）手舉起來！

（她很驚慌，一霎之間，機械的舉起手來，但是很快的她便能支配自己，開始高聲而快樂的

大笑)

他 (奇怪) 你笑什麼?

她 (通過笑聲) 你……你以為, 這是當真……

他 什麼?

她 親愛的……可笑的傻瓜……你嚇得這樣, 可憐的……(大笑)

他 你說什麼?

她 小孩子, 難道你不知道, 是和你開玩笑嗎?

他 開玩笑。

她 我不單是開了玩笑, 並且我還排練了一遍。

他 排練什麼?

她 排練我的新角色。因為我是女演員, 在一個新劇本裏, 我是演一個女間諜。

他 (不信) 不對……

她 (快樂的) 我簡直把劇本裏所有的台詞都背出來了。並且奇怪得很, 你回答我的話, 幾乎就是我對手所說的話。

他 你騙我……

她 演戲必須真實。只有真實的時候，才能使人相信。生活是最好的實驗。除此之外，我是要看，你是怎樣的一個人。這環境是很合於做這種試驗的。證明，原來你並不是很堅強，很勇敢的人（笑）

他 （有些難為情）不對……我反正什麼也沒有寫給你。

她 可是，這還說不定。你承認，無論如何，你是很害怕了一場吧……（走到他跟前）

他 （後退）別走近來……

她 （笑）你嚇得還沒有回復原狀呢，可憐的。

他 把皮包給我。

她 請吧。你緊緊的拿住了吧。

他 （失驚的）我不明白……你對我做得太奇怪了……你真是開玩笑嗎？

她 我的大傻瓜，我現在來給你一封信吧。

他 什麼信？

她 你的親生母親寫的，讓我帶來的信。（走開）

他 你上哪兒去？

她 啊呀！你已嚇得一步路也不讓我走了。（笑）可是我總得拿出信來啊。那信就在沙法上那隻錢袋裏。（她拿起錢袋，掏出一封信）拿去。

他 真的嗎？

她 她還請我親親暱暱的吻你。請你注意，我是要吻你的。以後，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們一同上內政人民委員會去。你可以在那裏查出我的身份。（笑）這倒是很有趣的。

他 是的，這是母親寫的信……不錯……（已經比較信任）呵，總算放心了。

她 那末，你把你的手槍拿開吧。你會不知不覺的打我一槍的。因為你太受刺戟了。

他 好的。（坐在桌子跟前，把手槍放在桌子上，用一隻手按着它，扯開信封）

她 （正色的）閒話少說，我應該責備你一頓。現在是說正經話。

他 責備什麼？

她 親愛的，你難道可以這樣大意嗎？你怎麼可以帶着祕密文件的皮包來會見一個不認識的女人。並且還是在郊外……

他 因為我着急……我以為，母親的病一定很重。

她 你是一個蘇聯的工程師。不能這樣太大意。

他 (很難爲情) 我實在我很害羞……我這樣的懦弱……

她 沒有關係。各人都有各人的弱點。可是你從我手裏奪下手槍，倒是很有勁的。

他 這裏是這樣安靜……可怕……

她 不錯……這是被人遺棄的房子……又宵靜……窗外又是秋天……開玩笑的那個思想，在我腦袋裏是完全突然出現的。但是，凡是熟悉我的人，並不奇怪。我是一個稍爲有些瘋狂的人。我會想出各種惡作劇來。(笑)

他 (用眼睛掃閱信一遍) 現在你要罵我懦弱胆小了……並且還要講給我母親聽……

她 別說蠢話吧。我不相信有心如鐵石的人。你是常態的人。

他 我做得又笨又驚惶……

她 (快樂的) 沒有關係。你只要在將來謹慎點好了，現在謹慎是必要的。

他 我母親真沒有什麼危險嗎？(把信放下)

她 沒有什麼危險。她已經快能走路了。(突然又笑)

他 你又笑什麼？

她 我腦袋裏突然又出現一個可笑的思想。

他 什麼思想？

她 現在，假使我再問你要手槍，你就不給我了。

他 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不要說這話。

她 那就是說，你還不相信我是嗎？不過我是被好奇心驅使罷了。

他 我相信你。

她 那末爲什麼不給我呢？

他 不要說這話。我求你。

她 我很歡喜分析這種東西。我不過是有興趣來判明一個人的心理狀態罷了。尤其是因爲我是一個女演員。究竟這裏是什麼在起着作用？我們來一同試試分辨着。假使這是謹慎，爲什麼剛才一下子就沒有這種謹慎呢？假使這是懼怕，那末，你還是沒有相信我。假使這是驚慌的心還沒有全定，那末也是不信我。我來把手放在你的手上，並且放在手槍上。（她把一隻手放在他的按着桌上手槍的手上）

他 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把手拿開。

她（很正經的）一會兒，不過是玩玩罷了。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還害怕嗎？不信任更加加強嗎？

他我覺得我很不好過。不知道，該怎樣反映，你把手拿開吧。讓我把手槍藏在口袋裏罷。

她你已經心慌了，是嗎？

他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我求你……

她等一會……哎！（好似偶然的用一個很大意的動作，把皮包從他的膝上推落下去，他機械的趕快灣身拾取。她急忙奪了手槍，跳進幾步）

第五場

他（叫喊）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

她（命令的叫喊）手舉起來！舉起來，否則我開槍了。

他（機械的舉起手來）安娜·貝爾多麗陀夫娜，我求你，不要這樣。這裏不是分析心理學的實驗所，把手槍還給我吧。

她不，我的親愛的，你再也得不到手槍了。你再也不能用突然的叫喊來騙信我了。（嚴厲的）皮包（從他手裏搶下皮包）

我現在已經一點也不明白，你究竟是開玩笑還是什麼……

她 那末你的聲音爲什麼這樣發抖呢？撒謊！你是一切都明白的，你現在就寫條子吧。

他 那末，這是實實在在真的嗎？

她 請你明白，我們要重重的酬謝你，並且幾乎絲毫沒有危險——只要抄錄一份副本。我來數

一二三。我平常數到三字，總要開槍的。你不要怕，請你相信，跟我們工作，不是你一個人。

他 （很快的）格列爾也跟你們工作嗎？

她 什麼？你怎麼知道的？（她奇怪得甚至於倒退了）

他 我有時候覺得，他像和什麼人有關係。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我這樣覺得……不過

究竟和誰有關係，我却不知道……

她 噢，對付他可簡單得多了。他是德國人，他也像我們一樣仇視這國家。

他 萬西里葉夫工程師呢？波爾托夫呢？（放下手來）

她 他們還沒有跟我們工作。他們不肯自動投降，但是我們也會把他們抓來的。我們要強迫他

們跟我們工作。（叫喊）舉起手來！把手舉着，聽見沒有！

他 （又舉起手來）那末我母親的信，你是從那裏弄來的呢？

她 我們是從你家的信箱裏拿來的，因為信箱沒有鎖。但是以後你要謹慎些，我們是不容許這樣疏忽的。

他 （很快的）機械師彼得洛夫斯基呢？

她 什麼？

他 他也跟你們嗎？

她 不。你們設計科裏暫時只有格列爾一個人對不住……你好像是逼我的口供。誰給你這權的？

他 一個人做起來可怕……我怕你們……

她 噢，你不是一個人。格列爾要幫助你，然後還有別的人也要幫助你。

他 你把我怎麼辦呢？

她 我給你賺點外快錢。你和我個人保持聯絡。

他 但是你會被抓住……逮捕的……

她 哼，不會的！這不是這麼容易的，內政人民委員會的特務員阿諾興，像狗追野鳥似的追着我，我是知道的。但是他是沒法抓住我的。不行！我不是那種被赤手空拳就可以抓住的人。假使

他。你在什麼時候碰見這位阿諾興的話，你就告訴他，他還是小娃娃！你可以用我的名義轉告他。

第六場

他（突然很鎮靜）好吧，我轉告他。（把手放下）

她（叫喊）你爲什麼把手放下？舉起來！

他（安靜的）要抽根烟。（摸出烟捲，給她一支）請抽烟。

她（叫喊）舉起手來，否則我要開槍了。

他（安靜的）你要開槍，槍可不肯給你開。（抽烟）

她什麼？

他這支手槍沒有上子彈。你明白不，我早晨忘記上子彈了……

她（迅速的看看槍）啊，見鬼！（把手槍拋了，驚慌的倒退）你是誰？

他（安靜的）小娃娃，內政人民委員會的阿諾興，我來鄭重的自我介紹吧。

她什——什麼……

他 閒話少說，你給我的情報，十分感謝。其餘的話，你以後供出來好了，對不對！現在，你自己也明

白，要否認，也沒有意思了。（看見她要逃走，他安靜的說）逃走是不值得的，房子已經被包圍住了。（她停下來，然後退到桌子跟前）這也不值得，假使抽屜裏預備了手槍的話，這已經也是無濟於事了。對不住，讓我自己來拿吧。（他走到桌子跟前，從抽屜裏拿出一支手槍，安靜的放在口袋裏）

她 （近於昏倒的樣子）不是……不是……你不是阿諾興。

他 可是用不着昏倒過去，這也是不值得的。

她 我們的信，怎麼……怎麼會落到你的手裏呢？我們是寄給工程師安得列夫的！

他 可惜，工程師安得列夫今天很忙。我們約好，由我來代替他。我希望，你不抗議吧？

她 （坐在沙法上）為什麼……為什麼你和貓玩耗子似的把我玩了一陣呢……為什麼你一下子把我抓住呢？

他 我要預先從你嘴裏探出點真話來，主要是關於格列爾的情報。我只是要隨便證明我的懷疑罷了。因為用普通的審問，你要比較緘口些，是不是？這反而會使案子的進行受些阻礙。

她 你不是從我手裏搶過手槍嗎……

他 你剛才不是自己說的嗎，像演戲似的，應當做得真實不假。我也應該不引起你的懷疑。但是現在應該知道，你該坦白了。因為現在已經說不說反正都是一樣，對不對？

（她坐在沙法上，恐怖的-looking 着他）

他 （深思的）這裏多麼安靜啊……這空的屋子……開着的門……窗外的秋天……真安靜啊，真安靜……好似全世界都是奇怪的安靜。（啞場、沉默、他看錶）汽車馬上就給我們開到。（舞台後面發出汽車的喇叭聲）你看，一點都不錯。

——幕——

【劇情說明】 一個似乎很平靜的黃昏，在城外秋野一另破舊的別墅裏，來了一位冒名工程師安得列夫的他（其實就是她所畏懼的阿諾興），訪問本劇的女主角安娜（一個自作聰明的女子）。他們就在這裏，如演戲般地互相鬥智，花言巧語，裝模裝樣地相互角逐。他的全部手段，就是爲了更加深刻地揭露安娜的眞面目。結果，她終於失敗了，潰敗到什麼角色都不能再假扮，祇得束手待捕。破舊的別墅裏那緊張的空氣，似乎又平靜了下來。

【導演計劃】 Y·雅魯納爾的劇本「破舊的別墅」是很有演出的吸引力的。極少數的登場人物（一起只有二人）辛辣的劇本結構，劇情發展的曲折，出乎意外的結束，以及特殊有意義的「警惕」的政治主題，使這劇本很適合於業餘劇團的演出。

處在演出這劇本的導演和演員面前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把握住演出上意識的效果。

它的主題當然是很易於把握的：法西斯間諜的破壞行為以及英勇的內務部工作人員和民衆敵人的鬥爭。不過，一方面要能够使自己把握住這一主題，同時，比較繁複一點的，就是要把它傳達給觀衆。

劇本在意識上的指示是：警惕些！記住敵人是老練而狡猾的，要會識別敵人！劇本本身有着明確地傳達這種意識的可能。這種可能性的達到在劇本裏，並不是靠那種呆板地構就的計劃書而是活生生的人。在這種主題上一般劇本的錯誤是把敵人弄成懦弱而愚蠢，是可以赤手空拳地擒獲的。雅魯納爾處理得很對，當他引出那敏銳而聰明的敵人的時候，他不是拿它來減低警惕性而是增加它。有許多劇本描寫我們蘇維埃警探人員時常是失敗的。他們也是被呆板地描寫着的。他們總是非常地幸運；結果是內務部的緊張的英雄專業在舞台上看起來成了非常簡易的事。這就是沒有傳達出那種含有警惕性的主題的真實的效果。雅魯納爾處理得很對，他把敵人估計得比內務部工作人員還要幹練而聰明。

在演出的時候應該記住，這個劇本演員有把它演成一齣冒險劇和偵探劇的危險；這是最最需要留意

的。要表演出的不是一個幹練的刑事偵探（像福爾摩斯那樣的氣概），而是一個真實的勇往直前的蘇維埃的愛國者。

內務部工作人員阿諾興這個角色的複雜的性質是應該要理解的。須記住，在剛開始的時候阿諾興是知道他的手槍沒有上子彈的，他這樣做只是想澈底探明她的真相而已。可是這場戲必需要做到這樣，隨便在什麼時候不要使觀眾，當然還有「安娜」發覺這是在做戲。

爲了達到這樣的目的，演阿諾興的演員在每一個恰當的階段上對於演出的真實性，都要懷有完全的信念。演員在每個階段上必需做得那樣：好像真的他是安得列夫，去會見他母親的朋友，似乎真的上了子彈的手槍落到了敵人的手裏，在他的文件夾子裏帶着重要的文件，他真的只有和敵人兩個人，而不是在已經有人包圍着的地方。當演員有了這種完全的信念的時候，他在各種情境裏表演出來的動作就會逼真而自然了。

那末應該怎樣表演出這完全是在做戲，阿諾興在玩弄她呢？這只可以在台上顯出真相，當阿諾興停止做「工程師安得列夫」而露出真面目的時候，阿諾興必需要露出十二分的鎮靜和對於處置敵人的自信力。我們在這裏必需看見完全另外一個人——不是有點神經質的「工程師」，而是另外一個鎮靜而沉着，的內務部工作人員。不僅是她，甚至觀眾對於改變行狀後的阿諾興也要驚訝起來。這樣一個浮躁而神經質

的人，遭遇着不可救藥的危險，而忽然之間急轉直下——變了另外一個人。他鎮靜而嘲弄地奚落她：「你要開槍，槍可不肯給你開。」拿出捲烟匣子，點起烟來抽着，現在在他的一舉一動之中我們可以看見一種使他可能這樣明朗而敏銳地進行他的任務的強大的內在力量。

以前我們已看見，這個人那樣變化無窮地行動着，激烈地由一種境况向另一種境况轉變着：一刻兒他怕了，一刻兒他不相信了，一刻兒又甯靜起來了（這現在明白完全是在做戲）。現在他的行動完全正常而有規律——好像一個步步可以勘算定似的人了。他把這女人大大的嘲弄了一番，她現在已經無力地露出了她的毒牙。可是他很能够自持，所以在外表上我們可以看見一個鎮靜的人。只有在他那諷嘲的眼睛裏和稍含憎意的折疊着的嘴唇上可以感覺到同這敵人的真實的關係。

假使演阿諾興的演員能够將這種種完全表演出來，他也就可以把意識上的效果完全傳達出來了。比較容易的是女間諜「安娜」，她也做着雙重戲。演這個角色的女演員必需要好好地表演出她那種不同的態度，最要緊避免做作。切不要演那種未能理解的東西以及不能够表演出來的東西，像不要在不笑的時候笑起來，這觀眾馬上就會猜到的。

當她扮作「安娜」的時候，她應該做成一個稍微有點輕狂而離奇的女人，可是又很熟練地裝作仁慈而和愛的樣子。她很親熱，像母親一樣地同她的客人談話。她的話都是很溫存的：「親愛的，」「可笑的蠢傢

伙。」她望着他，尤其在起初的時候，帶着很高興的樣子（她想這樣來媚惑他和取信於他）關於手槍和文件的巧妙的問題當然問得要偶然，但也不必過分掩飾。應該要問得簡便些，好像並沒有深入一步的意思似的。

當她露出本來面目的時候，第一應該避免做成一個惡魔樣的女人，「吸血鬼樣的女人。」她只要堅強而富於自信力，說着像有權發號施令的軍官或太太樣的腔調。她堅信自己的成功，對那在她掌握之中的男子嘲弄着，口齒伶俐得沒有答辯的餘地。

當她裝做女演員的角色的時候是比較難演的，這裏很容易流於做作。爲了要避免這種情形，應該不要做得過分慌張。首先應該立刻把持自己並且找出與「工程師」的正確的關係。找出了的真實的關係會給演員一種表演上必要的自覺，並且避免掉做作的危險。最正確的關係在這裏是好像成人對被欺騙着的孩子。（譬如說在門後有一個兵站在那裏，假使小娃娃不肯睡的話，他就要把他抓去了。）試以這樣的關係去對待工程師，就是好像對待一個被騙着的孩子，這樣就容易成功了。過了一會，她有點改變了——對他已經好像一個教師對待一個做錯了什麼事的小學生一樣。她說些平淡的話，然而有點教師的（教訓的）口氣。她教訓他，叫他要聰明些，並還揶揄他的怯懦。

最後，在結束的時候，終於失敗了，她潰敗到什麼角色都不能再假扮，她的失敗完全無法挽回了。她不十分年輕，她無論如何不止三十歲。

現在把導演的節絡較顯著地附在這裏。各節在發生劇情的新的轉折的時候交互轉移下去，下面就是它們的撮要。

(一) 開幕時的狀況 阿諾與一個人，四週望望和查對地址。

(二) 探聽真相 大家都做着戲，雙方各自熟練而巧妙地做着自己的「角色」，而觀眾全完全不覺得。大家竭力想探聽出對方的秘密。

(三) 意外的曲折 她獲得了手槍，現在她統馭着一切。

(四) 角色變換了 阿諾與機警而巧妙地奪回了手槍。然而老練的女間諜在危急的情況之下立刻找到了出路。

(五) 再度墮入「陷阱」 再度的勝利鼓舞起了她更大的勇氣，現在她比較強硬而粗暴，並且她堅信着最後的勝利。

(六) 誰得到最後的勝利的才是真正的勝利者 阿諾與在她那裏探得了所要知道的一切之後，他戲不做而正經起來。女間諜驚慌失措而嗚呼哀哉！她無力地憤怒也沒有用了。

我們再指出一點，在這末了一節裏演阿諾與的演員是很吃重的。最根本的就是要找出一種確當的態度（鎮靜的和堅定的）以及正確的姿態（輕蔑的和憎惡的）。

個別的指示也是需要做的。

除了一般普通應慎重注意的地方之外，在舞台面的動作的造作上（這裏都應於事前確當地決定的），對於從一節轉移入另一節時，也就是劇情急轉時的每一個動作的造作應該給以密切的注意。不用說，在這種地方一有疏忽是會破毀全部的演出的。所以轉入第二節，第三節，由第三節轉入第四節，由第四節轉入第五節，由第五節轉入最後一節，都必需要沒有一些楞角地轉移下去。這一些都應該要預先排練純熟：怎樣奪手槍，怎樣後退，怎樣命令他，怎樣叫「後面」！落下文件夾子以後應該怎麼樣等等。只有在觀衆以為演得很認真而沒有像把真實的鬥爭寫成打油詩般的東西的時候，才可以完全確信。

還有一點，最後的汽車喇叭聲是有着很重大的意義的，最好要用真的喇叭（真正沒有辦法的時候也可以用舊式的橡皮喇叭來代替）。如果連這東西也沒有時候，且以照下面那樣來演出：

阿諾興 「我們的車子馬上就要來了。」（那時在門口現出一個紅軍兵士，穿着內務部的制服）

兵士 少校同志，車子來了！

阿諾興 （對她）你瞧，多麼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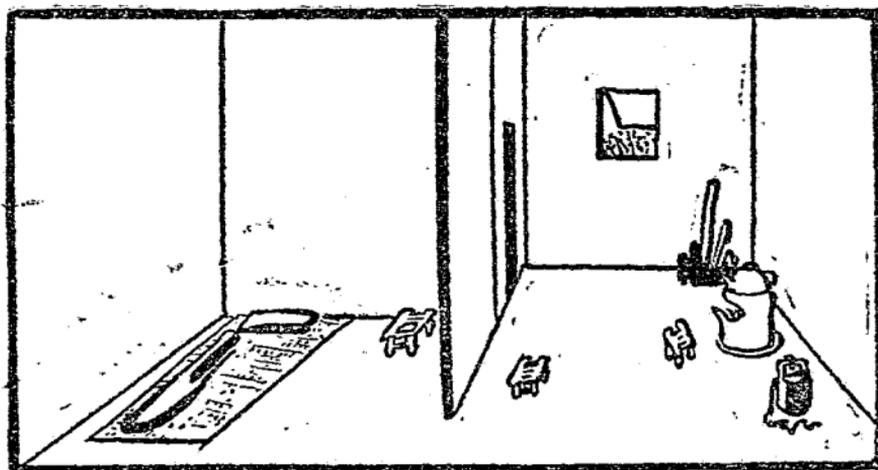
幕

（梅葉洛夫史斯基作冰之譯）

嬰兒殺戮

日・山本有三著

田 漢 譯



人物 警察 小山圭介（四十三歲）

少女 慈妮（十八歲左右）

荒貨收買者

農人

隣婦

酒舖的徒弟

女苦力 松原阿曉（三十歲左右）

時代 現代，春

地點 近都市的郡部

舞台 巡警駐在所兼住房。緊接駐在所有寢室與廚房，廚房裏腰門關着，成爲後門的出入口。後

門的櫺子窗的對過可以瞧見櫻花。晚邊。

（慈姑娘茫然地坐在屋子裏。已而小山巡警啓駐在所的玻璃門回來。）

慈妮 爸爸您回來了。

小山 回來了，外面灰塵子大得厲害。（脫靴進屋）

慈妮 頂好馬上就換衣服。

（慈姑娘起身拿衣服與她的爸爸）

小山 唔，好罷。（一面脫制服換和服）外面看花的人多得了不得。

慈妮 好像很熱鬧哩。就是我們這兒也有許多看花的人們打門前經過。

小山 怎麼樣？明天不是我值班，我替你守屋子，你也去看看花罷。

慈妮 我？

小山 你看護得很疲勞，瞧你樣子比從前瘦多了。稍微去看看花把心裏舒暢舒暢也好。

慈妮 我不要看花。我一身好像軟了似的，無論作什麼事一些也沒有興趣。

（門口有買荒貨的經過，口裏喊着：「有破爛東西賣不？有破爛東西賣不？」）

小山 那也是不錯的。

慈妮 我看了那些見着花就高興得了不得的人心裏真是厭惡。

(買荒貨的又在叫「有破爛的東西賣不有破爛的東西賣不」)

小山 好像買荒貨的來了，替我叫他一聲。

慈妮 是。(從後門的窗子裏小聲兒叫)買荒貨的，買荒貨的!

荒貨鋪 (推開後門)是您這兒叫我嗎?

小山 是，請進來罷。

荒貨鋪 好，每躺承您照顧，今天天氣好極了哇。(進屋)

(小山打開「押入」Oshire，(壁櫃)從箱裏取出六七件衣裳把買荒貨的看)

小山 老板，這樣的東西你們要不要?

荒貨鋪 哦，衣服嗎?好極了，我出重價錢受了罷。

小山 不過都是些舊衣服。

荒貨鋪 說那裏話。先生，我們買荒貨的也有幾行幾等，同一個做舊貨生意的當中我是最專門

做舊衣服的，所以比起別個同行的特別出得起價錢。(檢點衣服)都是女人的衣服啊。

小山 因為內人死了。

荒貨鋪 那真是傷心的事呀。沒有太太您一定去了一個大幫手罷。(還是檢點衣服)哦，還雜

着小孩子的衣服

小山 接着大小孩又死了，所以都用不着了。

荒貨鋪 大少爺也過了？那您一定很灰心的罷。既然有這樣的緣故我更加出重價錢替您受了。

小山 能賣多少錢呢？

荒貨鋪 是呀。（心裏計算）一共七塊五角錢，我替您受了罷。這簡直是再好沒有的價錢了。

慈妮 爸爸，那不太可惜嗎？

荒貨鋪 （拿起一件綢的大褂）是這件嗎，小姐？小姐們穿這個可太樸素了啊。

慈妮 不，不是我要穿。

荒貨鋪 這領子不是半幅的倒好，就可惜是裁作半幅的呀。要是整幅的時候價錢還可以多些。

小山 怎麼樣，還加一點好不好？

荒貨鋪 是呀，那麼再加三毛罷，說句老實話，這在我們小店真是賠本生意。

小山 那麼就是這個價錢罷。

荒貨鋪 就是這個價錢嗎？多謝。（荷包裏取出錢來）那麼這是七元，這是八角。請你點一點。

小山 （收起錢）怎麼樣，生意很賺錢罷。

荒貨鋪 不是在你先生面前說，現在這個世道真是艱難極了。每天混碗飯吃都不是容易事呀。

小山 不錯。

荒貨鋪 真是世事太壞了，不是怎麼的嗎？不是早一晌有一個女人扮着男子在做工嗎？

小山 報上載過這樣的事，怕是因為靠女人的工價不夠生活罷！

荒貨鋪 實才單幹着安分守己的事是不夠吃飯的。人這個東西真是可怕，爲着要吃飯，什麼事也得做。對不起，談了許多廢話。謝謝，每躺承您照顧我。（辭去，剛一出門就叫着：「有破爛東

西賣不？有舊衣服賣不？」一路叫出去）

慈妮 一賣掉了，我覺得很可惜的。

小山 那固然不錯，不過留着使人記得他們來難受，所以我索性把牠賣掉了。並且還得付藥賬呢。

慈妮 哦，真是藥賬還沒有付哩。

小山 可是我真覺得能夠再多欠一點藥賬冰賬也是好的。

慈妮 現在欠下的已經不容易付，要是欠得更多可怎麼辦呢？

小山 要是欠得更多，也許病人就好了。

慈妮 真是要能夠稱心如意的好好地照扶他們，也許就不致於那樣了。

小山 那樣一想起來，好像他們兩個人都是我白白地殺掉的一樣，真是難過。

慈妮 噯呀，爸爸別那樣想，這也是怪不得您的。

小山 這是因為我沒有力量的不好。

慈妮 可是因為沒有錢不能夠如願地照扶病人的人，世上很多，也不止爸爸一個人，您又何必那樣難過呢？

小山 因為這樣，所以更難過啊。若是世上這樣的事一件也沒有可多好。

慈妮 那固然不錯。真是還要多一點錢的時候。

小山 這都是傻話！——喂，擺飯來，我肚子餓慌了。

慈妮 是。可是一點菜也沒有，我去買點豆腐來罷。

小山 什麼也不要。不是還有豆子嗎？

慈妮 有。

小山 就得了，就得了。

（慈妮端出托盤，作晚飯的準備。其間小山開燃電燈，裝好佛壇上的香。外面日已歸山天

色昏暗，一會兒兩人就食桌。

小山 就是吃飯的時候，也覺得有什麼不足似的。

慈妮 至少若是能夠留着謙弟……

小山 唔，那孩子若是在，可熱鬧得很——咳，還想他幹嗎，想他幹嗎！

（兩人默然就食。突然外面玻璃門開了，一農人闖入駐在所來）

農人 先生在屋裏嗎？

慈妮 誰呀？

農人 了不得哪，要請先生去走一騎。

小山 又發生了什麼案子嗎？

農人 是。

小山 又是火車壓死了人嗎？

農人 不，不是那樣的事，比那個還要了不得。

小山 是怎麼回事？

農人 竹亂裏挖出小毛毛來了。

小山 怎麼？小毛毛？

農人 我安排明天一清早挑到城裏去賣，到我們屋子後面的竹山裏去挖筍子的時候，隨着我的鋤頭滾出一個小毛毛來了。我想這不是媽媽虎虎的事，所以急忙跑來告訴先生。

小山 哦。我馬上去。

農人 有勞先生。

慈妮 您又出去嗎，爸爸？

小山 唔。拿我的制服來。

慈妮 是。（拿出制服）

小山 （一面穿制服）村會裏已經去告訴了沒有？

農人 剛纔派人去了。因為這不比別的東西，若不請先生快去查查，回頭可麻煩了。

小山 那是不錯的。

慈妮 爸爸，飯呢？

小山 回來再吃。可是你先吃了吧。

慈妮 是。

小山 那麼，我去一下就來。（同農人去）

（慈妮獨自一人用飯，隣婦由後門進來）

隣 婦 好呀。

慈 妮 哦呀，隔壁的大嫂子來了。（將中止食事）

隣 婦 已在吃飯嗎？你別管我，儘管吃你的罷。

慈 妮 那麼，對不起。

隣 婦 慈姑娘，吃過了飯去洗澡好不好？

慈 妮 我很想同你去，可是……

隣 婦 您爸爸不在家？

慈 妮 是。因為有了急事，剛回又出去了。

隣 婦 忙得很。出了什麼事嗎？

慈 妮 聽說竹亂裏挖出小孩子的死屍了。

隣 婦 噯呀，討厭。我看，一定是無聊的人生了孩子沒有地方放纔丟在那裏呢。

慈 妮 一定是那樣的。

隣婦 這些惹人麻煩的東西真是可恨，出了一件什麼事就得去，也真是不容易呀。

慈妮 可是這是職務上的事也沒有法子。

隣婦 雖然是職務上的事，別的人可大不是這樣做。不過像您府上這樣忠厚的人家怎麼也又老是這樣不幸，太太少爺一個時候都死去了呢。

慈妮 這都是命，我們已經這樣忍受了。

隣婦 雖說是命，可是慈姑娘，也怎麼能夠甘心呢。

慈妮 我們除了這樣想還有什麼法子呢？（吃完飯）

隣婦 世界這東西真是不好，我真是憤慨得很。

慈妮 （走到廚房洗着碗盞）哦呀，那爲什麼呢？

隣婦 今天我在工場裏一面糊着洋火盒子一面心裏這麼仔細地想，像現在這個孩子，我一點也不覺得做人的趣味。

慈妮 沒有那樣的事。

隣婦 不，這是真的啊，雖說是命，若是像這樣子我覺得倒不如做洋火棍子的好。

慈妮 唧唧！（笑）

隣 笑什麼？這是真話啊。第一洋火棍子不是肚子就不餓嗎？因此就不做工也不要緊，也不

必怕挨工頭的罵，那是多愜意的生活呀。

慈 妮 可是大嫂。

隣 不，這是真的啊。確是洋火棍子可以看得貴重。你試到我們工場裏來看看，一時說別擱在下面哪，一時說別弄溼了哪，一時又說別讓它太乾燥了哪。那就像華族的獨生子一樣受着懇勸極了的待遇。但是我們做女工的可真是可憐；一時又說你打盹，一時又說你好談閒話，一時又說你能力太低，一年三百六十天沒有一天不受着人家的嘴臉和斥罵，真是不值得。實在到了那裏面，人並沒有看得比洋火棍子貴重。

慈 妮 哦呀，那樣的嗎？

隣 婦 我要是有飯吃真不到那樣的地方去。可是，姑娘，人就不該肚子要餓，拿你這個真沒法子辦。

慈 妮 真是沒有比吃飯再艱難的。

（酒鋪裏的徒弟從後門進來）

徒弟 來遲了對不起。（把東西擱在廚房）

慈 妮 豆醬拿來了嗎？

徒 弟 拿來了，還有洋火和引火柴。（一面說一面頻望地板下）

慈 妮 你那樣望着地板底下做什麼？掉了什麼東西嗎？

徒 弟 不是，我看有狗沒有。

慈 妮 狗？那有什麼狗。地板脚下，不是祇有土龍和耗子嗎？

徒 弟 可是，也許鑽在這底下。

慈 妮 你若老是逗着狗頑，我可要告訴先生。

徒 弟 你儘管去告訴他也不要緊。

隣 婦 你真是個刁嘴的徒弟。

徒 弟 你不知道可以賺得五百塊錢呢。

隣 婦 什麼五百塊錢？

徒 弟 那一帶的前面不是有一所窰磚牆的大屋子嗎？那暴發戶的，聽說他家裏逃出了一隻

狗，而且聽說有人尋得那隻狗的，賞錢五百元哩。

隣 婦 這真是開頑笑，逃了一只狗會懸起那樣重的賞。哼，這裏沒有飯吃不知道怎麼辦的人

很多，既然有那樣多錢用在狗身上，何不也用一些在人身上呢！

徒弟 他們家裏聽說每天把牛肉餵狗哩。

隣婦 他家裏的傭人多半是還吃外國米罷？

慈妮 爲尋一只狗出五百塊錢真是可惜呀。

隣婦 有錢的人家用不了的錢儘多着哩。

慈妮 可是，要錢用的人家一個錢也沒有。咳，要是有那樣多錢，死去的人恐怕不死也行了。

隣婦 話雖是這樣說，慈姑娘，有了錢人反而死的早啊。

慈妮 那是爲什麼呢？

徒弟 那是因爲太吃飽了罷。哈哈哈哈哈！（一面笑着，趁勢抱着桶子辭去）少陪了，每天多承

照顧。（去了）

隣婦 哦呀，談了好一陣空話了。那麼我先去了，您爸爸回來了的時候你快來罷。

慈妮 好，我隨後就來。

隣婦 那麼，少陪了。（出外看天空）噯呀，真是討厭的天氣。

慈妮 又落起來了嗎？

隣婦 雖然沒有落，可是陰暗得怕人。櫻花時節的天氣真是沒有法子，少陪了。

慈妮 少陪了，慢走。

（一會兒小山巡警由大門回來）

慈妮 回來了爸爸。

（安排取掛在柱頭上的和服）

小山 不，就是這樣好。肚子餓了，先吃了飯再說罷。

慈妮 哦。因人家來得時候不對，我知道爸爸一定要餓，所以飯還沒有收拾去。（一面說一面把托盤推到小山面前，替他盛飯）

（小山吃飯）

慈妮 爸爸，那丟小孩子的女人捉到沒有？

小山 那裏就能捉到。還剛發見小孩子的死屍。可是犯人馬上就要查出來的，那種兇惡的女人天一定不容她的。

慈妮 真是。可是既然有把他殺掉的那樣多餘的生命，我甚至想替謙弟去抱一個來呢。

小山 對呀。而且慈兒，那是個長得白白胖胖的像頂健康的小孩子啊。多半是用手巾或什麼

東西勒死的罷。喉嚨子那裏全然變成紫色了。

慈妮 真是豈有此理。世界上也有這樣狠毒的人。

小山 沒有死過什麼人的東西，那裏知道生命的貴重。一個人可以滿不在乎地殺掉自己的兒子，這真是個惡鬼似的東西。可是一想到要去捉這個大胆的犯人我也精神百倍起來。喂，倒杯茶來。

慈妮 不吃了嗎？

小山 這醬蘿蔔鹹得很。

慈妮 不知道怎麼，這一次的鹽格外的鹹。爸爸，您疲倦了罷。洗一個澡好不好？

小山 不，我不要洗。你倒非去不可。你不已經有四天沒有洗澡嗎？

慈妮 是。

小山 太晚了，這一帶很不安靖，還是早去的好。

慈妮 那麼我去一下罷。

小山 你去罷。（衣袋裏取出簿子寫着什麼）

慈妮 恐怕不謹慎我把後門關了去罷。

小山（還寫着）對哪，關上也好。

慈妮（走下廚房沒有鋪地板的地方，打開後面的紙門安排關雨板的時候）噯呀！

（發出可怕的呼聲）

小山（驚）怎麼啦？

慈妮那裏有什麼東西。黑的。

小山黑的？（急跳到廚房裏）

慈妮一團黑影子走到這裏又走到那裏。我怕。

小山（看外面）不是什麼也沒有麼？

慈妮不有的。你看，在那裏。

小山唔。好像有人站在那裏。（對着外面的人）那一位（聽不清回答）呬什麼？不認識路嗎？

外面的人不是，我有一點小事要求先生。

小山有事情找我嗎？

外面的人是。

小山那麼爲什麼又站在這後門口呢？

外面的人 對不起。我不大好意思進門。

小山 有什麼事情，請你走前門進來。（對其女兒）後門我來關，你快到澡堂裏去罷。

慈妮 是。

小山 小心地走。而且天好像快要下雨了，拿把傘去罷。

慈妮 是。

（慈妮安排從大門出去開玻璃門時，女苦力松原阿曉羞怯地站在門外）

阿曉 剛纔對不起得很。

慈妮 說那裏話。請從這裏進來罷。

阿曉 是。（很惶恐地走進駐在所來。穿着剛由作工的地方回來的衣服）

慈妮 （對小山）爸爸，我去了。（去）

小山 是你嗎，說有事情找我的？

阿曉 是。

小山 那麼，什麼事呢？

阿曉 （拿出一個點心盒子送到小山面前）請不要嫌棄。

小山 是這樣倒不好辦了。

阿曉 請留給少爺吃罷。

小山 我家裏沒有小孩子了。早一晌死掉了。

阿曉 (觸着她的痛處，她恐懼地說) 啊，是那麼……

小山 那是沒有關係的事。那麼，你說罷，你有什麼事？

阿曉 先生務必請你收下罷。我有椿非求您不可的事。

小山 有什麼託我的事祇管說罷。可是這種東西我絕對不受。

阿曉 那是固然。

小山 你是個女人好像什麼也不懂得，可是辦公事的人無論什麼人的東西是不能受的。所以你祇管放心。我決不會因着收了人家的東西或是不收有什麼差別。你最好是快些把事情告訴我。

阿曉 (慄慄地) 是。

小山 好，把那點心盒子收了去——那麼，你拜託我什麼事呢？

阿曉 (半晌低首無言之後) 先生，生了孩子就得報告署裏嗎？

小山 那自然得報告。

阿曉 可是那孩子馬上就死了。要是死了，不報告也不要緊罷？

小山 卽算死了也得報告清楚。

阿曉 可是雖然生了，馬上就死掉，那和沒有生一樣嗎？

小山 不，那不能那樣說。

阿曉 還是得報告嗎？

小山 你生了孩子嗎？

阿曉 (沉默一會之後) 是。

小山 你怎麼至今不報告呢？

阿曉 因爲人手不夠。

小山 請你丈夫來報告不好嗎？

阿曉 沒有丈夫了。

小山 死了嗎？

阿曉 是。

小山 那麼我替你報告罷。雖遲了可是沒有法子。

阿曉 無論怎麼樣非報告不可嗎？

小山 那是不行的。不報告就有罪。

阿曉 (垂首) 有什麼法子呢，先生。(又把剛纔的點心盒子羞怯地送到小山前面) 我求

您照您一個人的意思辦了罷。我求您。

小山 那不能那樣做。

阿曉 先生，請你寬恕了我罷。請您遮瞞遮瞞罷，先生，請您大發慈悲罷。

小山 (猛然捉住女人的手) 喝！你這東西把自己的孩子殺了。

阿曉 嘿——嘿，天冤枉。我決不是那樣的——

小山 撒謊。不然你爲什麼這樣怕報告。

阿曉 不，我那會殺掉自己的孩子……

小山 那麼那孩子怎麼死的？

阿曉 死掉的，僅僅是死掉的。

小山 好好的孩子有忽然死掉的道理嗎？

阿 曉 是病——病——病死的……

小 山 病死的什麼時候死？

阿 曉 前——前天。

小 山 前天。（威嚴地）那麼屍體怎樣處置了呢？

（女默然無言，忽然摔開巡警的手想逃去）

小 山 你這東西真是好大胆。

（巡警馬上就捉住了她，要加以細綁）

阿 曉 先生，您做什麼？（抵抗）

小 山 你要抵抗我不答應你。

阿 曉 我現在若是被您捉住，若是被您捉住……（放出悲聲的抵抗）

小 山 別鬧，還不與我服服貼貼的！

阿 曉 （頹然）現是若是被您捉住……（哭倒）

小 山 （阿曉細好）好大胆的東西，你還想拿點心盒子來籠絡我嗎？喂，抬起頭來。

阿 曉 （依然低着頭）

小山 叫你抬起頭來沒有聽見嗎？（抓着阿曉的頸使她抬起頭）

阿曉 （默然抬起頭。兩眼放出痛烈的光）

小山 喝！你怎麼把自己的兒子殺了？

阿曉 （無言）

小山 怎麼做出這種狠毒的事來你說！

阿曉 （無言）

小山 叫你說出來，聽見了沒有！（搖之）

阿曉 （頹然無力向前倒下，仍然不答）

小山 你真是個大胆的東西。怎麼不響？還不答應我嗎？

阿曉 （仍無言）

小山 是不是，你一定是做了無廉恥的事？你剛纔還說你沒有丈夫哩。因此你生了一個私生子，是不是？

阿曉 （無言但搖頭否認）

小山 撒謊。你一定拿起他沒有辦法，纔那樣做了。男的是誰？你說男的是誰？

阿 曉 (用聽不出的小聲在說什麼)

小 山 什麼不是私生子的確是你丈夫的兒子？可是你不是說你丈夫死了嗎？

阿 曉 (以極小聲) 雖說死了，止是三個月前死的。

小 山 三個月前死的。那麼的確是你丈夫的兒子了。

阿 曉 (淚聲) 是。

小 山 喂，那麼你真是個比鬼婆還惡的東西，忍心把自己親生的孩子殺死了。這是怎樣一個畜生。你一點不覺得孩子可憐嗎？

阿 曉 (不答，但痛哭)

小 山 我在不多幾天以前剛把孩子死了。雖然是病死的，我無論如何總捨不得他。可是你這東西却做得出那樣忍心害理的事！

阿 曉 孩子真是可憐。先生，您是知道的。

小 山 別說這樣像人的話。你這種東西還曉得孩子的可憐嗎？以你那種可怕的心腸。

阿 曉 先生，雖然怎麼窮，可是愛子之心還是有的。

小 山 那麼，你爲什麼把孩子殺死，你休想說些可憐的話來打動我，我不會受你騙的。爲什麼

緣故殺自己的孩子。說出理由來，說出什麼理由！

阿曉（一邊哭）因為可憐我的孩——孩子所以纔殺了他。

小山 什麼？因為可憐自己的孩子所以殺了他？喝！別說這樣的鬼話！既然可憐自己的孩子就應該好好的撫養他，你把你的孩子殺了，還說是可憐他嗎？

阿曉 這——這是不錯的。

小山 那麼，你為什麼做出那樣的事呢？

阿曉 是的。（一面揩眼淚）好好地照扶孩子是做父母的責任，真正那是世界上做父母的照例的事。可是我們那裏能和這個世界上的人一樣。

小山 為什麼不能一樣？

阿曉 您問為什麼，先生。

小山 仔細地都說出來！

阿曉 說是白說了，這不是說的話。

小山 好。那麼我問你，你說你的丈夫在三個月前死去了，是為什麼死的？

阿曉 是病死的。

小山 是什麼病死的？

阿曉 據說是肺病，吐了差不多一升的血死了。

小山 唔。那麼，你做苦力是在你丈夫死了之後嗎？

阿曉 不是。在一年半以前。

小山 那麼，你的丈夫從那時候起就害了病嗎？

阿曉 害病還是以前的事，不能做工了是從那時候起。

小山 那麼，你就替你丈夫做工，是不是？

阿曉 是。

小山 那麼，你家裏一定很窮呀？

阿曉 三四天不吃飯是常有的事。單止這樣還好，又加上後來把兩個孩子都死了。

小山 也是一樣的病嗎？

阿曉 是。胡亂地吐血。因為哽在喉嚨裏難過，我多少次把手指伸在喉嚨裏把血塊給他挖出

來。

小山 那麼，你一年半的中間，把丈夫和小孩都死了，是不是？

阿曉 是。

小山 那麼這背父生的孩子，你不是得好好地撫養他嗎？

阿曉 是的。

小山 那麼又何以殺掉他呢？

阿曉 （放聲大哭）

小山 喂，怎麼啦？

阿曉 （一邊哭倒）先生們再也不會懂得。

小山 那是爲什麼？

阿曉 我們的孩子與其讓他活着，不如叫他死了倒是做好事，與其叫他看見這個苦惱的不

堪世界，不如讓他在什麼不知道的時候死了倒是真正體貼他。

小山 你瘋了嗎？

阿曉 不，沒有瘋。可是，先生，還不是的嗎？讓一個病人睡在那裏一點也不能去看護他不是可

憐嗎？那真是可憐呀。

小山 可是把一個很健康的孩子殺掉不更加有罪嗎？

阿曉 那固然不錯。不過那孩子反正也是一樣的結果。現在家裏還躺着一個這孩子的上一個阿哥呢。

小山 可是你說不該殺他。

阿曉 是。我也不知道想過多少次。因為那個緣故，想起又不做，一直到现在，實在在肚子裏的時候，我就想墮掉他。可是那樣一來，我自己的身體恐怕受不了——不，決不是我怕死。我要死了，不知道多麼快樂，可是我怎麼樣也死不得，我要死了，害病的孩子，和年老的父親就得餓死。

小山 那麼，你家裏除了小孩子之外還有老人家嗎？

阿曉 是。

小山 老人家因為年老了不能做工嗎？

阿曉 是的。因此無論怎麼樣我非得做工不可。我做工，到小孩子生的前一天，我還是做工。不是哄先生的話，孩子一生出來，雖然怎麼樣窮還是覺得孩子可愛。勞奶奶也沒有給他吃一口，他却媽媽地望着我笑——看着那種樣子，真愛得恨不得吃掉他。

小山 那是不錯。

阿曉 可是像世人一樣儘顧着小孩子的時候，我們的肚皮要餓，這是我一個人的時候倒不要緊，可是老年人和害病的孩子却過不下去。

小山 唔。那麼，你是因為孩子若在，會要妨礙作工，所以把他殺了嗎？

阿曉 是。也不是說他妨礙我，祇是孩子若在的時候，就絆住我不能去下力。

小山 唔。這樣的啊。（長嘆一聲）

阿曉 先生，真是對不起。

小山 可是你太不想想了。殺了他，會要犯罪，你難道不知道？

阿曉 知道。

小山 那麼爲什麼這樣做呢？

阿曉 除此沒有別的法子。

小山 把孩子給了人家不好嗎？

阿曉 給人家嗎，先生，白白地也給不掉，沒有襯着錢的孩子誰要？窮人真不知道可憐到什麼

地步。先生，這完全不是壞心事幹的，你老人家寬恕了我罷。

小山 聽了你的話雖然覺得可悲，可是在我的職務上，不能聽了這個話就是這樣自私地算

了。

阿曉 這要求先生的恩。

小山 這不行。屍體沒有發覺又當別論，既然小孩子的屍體掘出來了，那可沒有法子。

阿曉 啊，孩子的屍體掘出來了？

小山 是的。你不是把孩子埋在竹亂裏嗎？

阿曉 啊，完了。（伏着哭）

小山 那麼，到了現在頂好是一點不隱瞞的說出來。這是減輕你的罪的唯一方法。你的名字
叫什麼？（取出簿子來寫）

阿曉 （哭着不說）

小山 喂，你不說可沒有你的好處。你叫什麼名字？

阿曉 （一邊哭）是，我叫阿曉。

小山 （一邊寫記一邊冷靜的訊問）丈夫呢？

阿曉 叫松原定二郎。

小山 三月前死掉了。那麼他的職業呢？

阿曉 他是苦力。

小山 住所住在什麼地方？

阿曉 住在下目黑。

小山 唔。府下荏原郡目黑村，下目黑。是幾號門牌？

阿曉 二千三百五十七號。

小山 二千三百五十七號。不是同人家住的，是不是？

阿曉 是。

小山 那麼，孩子是什麼時候生的？

阿曉 前個月十號。

小山 二月十號。男孩子，是不是？

阿曉 是的。

小山 殺死是什麼時候？

阿曉 (很痛苦地) 前天晚上。

小山 怎麼樣弄死的？

阿曉 那天我也是和今天一樣地做了工回來。我背了小孩子走到行人坂的時候，小孩子在背上火焙似的哭。我想要給奶給他吃，怎奈沒有奶，沒有法子。

小山 爲什麼沒有奶？

阿曉 恐怕是吃的東西太壞了的緣故，這個五六天以來，奶忽然沒有了。

小山 那麼後來呢？

阿曉 後來我沒有法子，雖然沒有奶，也把奶子塞在他口裏。

小山 後來呢？

阿曉 後來他哭了一陣，不知什麼時候他丟了奶子睡着了。

小山 你是那時候把他弄死的嗎？

阿曉 （無言，垂首，像要離枝的殘葉）

小山 用什麼東西弄死的？用手巾嗎？

阿曉 （無言）

小山 喂，是用什麼東西弄死的？

（突然阿曉起了腦貧血仰面而倒。小山大驚，正要抱住她，外面玻璃門一開，慈妮進來）

小山 啊，你回來得正好，快來幫忙。

慈妮 是。

小山 喂，把她扶到房裏去。（兩人努力把阿曉扶到房裏睡了）不要枕頭，把頭給放低腳給

墊高。

（替她墊好腳）

（慈妮替她脫草鞋）

（小山端了一杯冷水，對她的臉和胸含嘆）

慈妮 爸爸，不給解繩子，太可憐了。

小山 是。得把繩子解了。（急解繩）

慈妮 （一邊摩擦她的腳）這個人很可憐哩。

小山 你聽見了嗎？

慈妮 是的。我不好進門，在外面站了好一會。

小山 哦！世界上可憐的人真多啊。

慈妮 啊！好像轉了氣了。

小山 還讓她躺一會。產後不久，又要做苦工，又要着急，所以起了腦貧血了。

慈妮 爸爸，你還是要把這個女人帶起去嗎？

小山 是呀。不能不那樣辦。不過實在我也犯了和他一樣的罪。

慈妮 那有的事，爸爸。

小山 不，這個女人殺了她的孩子。我殺了你的弟弟和你的娘，所不同的，就是我没有直接下手。

阿曉 （急爬起來）是的，我不是。是我殺的，對不起。

小山 醒來了嗎？

阿曉 是真做錯了，真做錯了。可是先生，我從此以後我一定改心。請您老人家寬恕我。（見慈妮）啊，小姐。剛纔真是對不起。您一定把您駭壞了罷。對不起，我做錯了事，因此我沒有胆子進來。真是人不能做壞事。我祇想裝做沒事的走過去，可是怎麼樣也不行。孩子的樣子，日夜都貼在我的腦子裏不能離開。扯着索子打地基的時候，好像一下下都撞着埋着的孩子的頭，叫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可是又怕現在被官府裏捉去不得了，所以纔到先生這裏來求情。（忽見自己手上的繩子解了，急對小山）先生，繩子給解去了嗎？多謝，多謝。（很歡喜地

對小山道謝)

小山 (無言)

阿曉 (向慈妮) 小姐，活了命了。(滿心歡喜地致謝。慈妮很爲難，默然垂首不語) 我每天祇能賺一塊五角錢，可是祇要去做工，總可以過日子。先生，活了命了。我什麼話也沒有說，我祇有感謝先生。

慈妮 爸爸，她那樣說着，您不能替她想想法子嗎？

小山 (緊閉着口垂首不語)

阿曉 哦。我還是啊……(哭倒)

(一時極嚴重的沈默)

阿曉 (已而帶哭說) 先生，請您細罷。

慈妮 現在細了你，你不是很爲難嗎？

阿曉 有什麼法子呢？我已經斷了那個念頭了。

慈妮 可是……

阿曉 像我這樣的人，一生都好像被人細着似的，反正都是一樣。

慈 妮 可是害了病的孩子和老年人不爲難嗎？

阿 曉 我—想起他們來。（輕輕地哭起來）

小 山 喂，回家去見見孩子罷，這一點子的決斷我還可以做到。

阿 曉 （一邊哭）我還見他做什麼，見了心裏倒放不下。

小 山 那也是不錯。

阿 曉 先生！

小 山 怎麼？

阿 曉 我要求您一樁事。

小 山 什麼事？

阿 曉 這裏還剩了些工錢，請您替我送到家裏去好不好？

小 山 這容易，給你送去罷。

阿 曉 多謝。那麼，拜託先生。（把錢包交給巡警）

小 山 好。我代收了，一定給你交去。

阿 曉 多謝。

(停一會)

阿曉 先生!

小山 唔。

阿曉 得坐幾年牢呢?

小山 是呀。我也不大清楚，兩三年的苦頭怕得吃罷。可是你的情形既然是這樣，那麼也許判着執行猶豫，就是這樣放你回來也未可知。總而言之，你一樁一件老實地說好哪。

阿曉 多謝。(停一會)先生!

小山 唔。

阿曉 還要問您一件事情。

小山 無論什麼事問好哪。

阿曉 您說孩子給挖出來了，現在在什麼地方?

小山 交給公所裏去了。

阿曉 還讓我看一眼，好不好?

小山 不，那還是不看的好。

阿 曉 不 看 的 好 麼？

小 山 看 了 心 裏 捨 不 得 倒 難 過。

阿 曉 不 錯。可 是 埋 他 的 時 候，他 的 眼 睛 是 這 樣 恨 怨 的 樣 子 呆 呆 的 從 土 裏 面 望 着 我。啊，一 想

到 那 樣 子……

（一 會 兒）

阿 曉 先 生，請 細 罷。

小 山 不，就 是 這 樣 可 以。

阿 曉 （誠 心 地 感 謝 小 山）

小 山 那 麼，同 到 署 裏 去 一 下。

阿 曉 是。

（小 山 帶 起 阿 曉 去 了。慈 妮 目 不 轉 睛 地 送 着 他 們，夜 風 含 着 驟 雨，颯 然 在 屋 瓦 上 發 出 寂 寥 的 聲 音）

【作者小史】山本有三是現代日本著名作家，與秋田雨雀、菊池寬、芥川龍之介、有島生馬、藤森成吉等，同時蜚聲文壇。

「嬰兒殺戮」寫成後，轟動一時，其時適值日本社會運動蓬勃之際，此劇暴露現象，故在日本國內更番上演，遠及窮鄉僻壤，可見盛況一般。中譯本亦在國內迭次演出，效果甚佳。

【劇情說明】警察小山圭介散班回來，遇着收買舊貨的，就把他死掉的妻兒的衣服全賣掉了。他正在吩咐女兒慈妮預備晚飯的時候，突然一個農夫闖進來報告他在竹林裏挖出一個嬰兒的屍身。小山祇得又穿起制服去查勘這件案子。

小山辦完了事，回來告訴女兒，那是一個白白胖胖的嬰兒，被人勒死的。

天晚了一個陌生的女工走進來自首，懇求小山幫她忙了一樁事。他的丈夫三個月前亡故，留下一個遺腹子，生下不久，她因為無法養活這小生命……就勒死了他，葬埋在竹林裏。原來她就是凶手！

母親殺了自己的孩子。她說：「與其叫他看見這個苦惱不堪的世界，不如讓他在什麼也不知道的時候死了，倒是真正體貼他。」

然而，這究竟是犯罪的行爲。

小山祇得莫奈何的把她帶到公署去。

夜風含着驟雨，颯然在屋瓦上發出寂寥的聲音。

這個不幸的女人，名字喚作松原阿曉。

【導演計劃】「嬰兒殺戮」是有着世界性的人間悲劇。它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階級的慘狀，雖然僅僅是暴露。戲的格局寫得非常填密。整個戲側重在警察和女工的身上。警察始終徬徨在法律與人道正義的歧路上，責任心與同情心的衝突，自身的感觸，把他陷於痛苦的深淵裏。女工是一個很令人憐憫的悲劇的主人公，她有着一般女性所有的偉大的母愛，但是生活的重壓，逼使她去「犯罪」；她惶恐，她慚惡，她慚恨，良心譴責她，法律緊緊的追躡着她；她也是處在矛盾的交織下。

自然，重頭的戲在女工自首以後。可是，這以前的戲也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借買舊貨的來說明警察的家庭狀況，妻子相繼亡故，家道貧窮。又借鄰婦口中說出工人生活的痛苦，資本家的殘酷，更借酒鋪徒的尋狗來控訴：「逃了一隻狗會懸起那樣重的賞，而沒有錢的不知有多少。既有錢用在狗身上，何不也用些在人身
上呢？」

農人的報訊是高潮的起點。警察查案回家後，發現窗外的黑影，又是一個波動。

警察與女工對話的場面，需要心理的表演，情緒才會深刻動人。女工的囁嚅不敢啓齒是開始攫獲觀眾注意的地方。她兩次猶豫的想把點心匣子獻給警察以及許多無言的場面，是加強吸取觀眾的注意的方法。等到案情明白，警察猛然捉住女工的手時，情緒發展已至頂峯。然後，慢慢的沈下來，女工敘述她的家庭和孩子被勒斃的經過，讓觀眾靜默地浸浴在悲哀裏。再等到女工突然暈倒的時候，調子又激盪起來。女工托警察將她剩餘的工資送回家裏，又要求看一看孩子的屍體，這中間有許多的 *Pause*；等到女工說「先生，請細罷！」這時差不多是進入了沈默的悲哀狀態。最重要的，警察在後半段不能做得過火，不可顯露凶暴。我們要使觀眾對女工同情，同樣的也使人對警察同情，在女工陳述的時候，他雖然沒有話或話極少，也不可忘記用情緒來反應和襯托女工的話，以資幫助整個戲的演出。

最後的風雨音響效果要做得好，使觀眾的記憶上對這齣悲劇烙上格外深刻的痕跡。
窗櫺外的一片燦爛的櫻花，是對於悲慘的現實的一種嘲笑。切勿忘記這重要的舞台裝置！



中華民國廿八年三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三版發行



世界名劇精選 第一集



編者 舒 湮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